**目** **录**

[窗外有片红树林 陈慧中(1)](#bookmark1)

[绿荫里的红塑料桶 孟冰(62)](#bookmark2)

[不知秋思在谁家 白峰溪(128)](#bookmark3)

**窗外有片红树林**



陈慧中

人 物 表

毛 毛——毛手毛脚的初二男生，15岁。

黄主任——毛毛父亲，毛毛学校的教导主任，50岁。 秀 兰——毛毛母亲，工人，46岁。

佳 佳——毛毛的女同学，邻居，15岁。

大个子——热心的义工大哥哥，“市义工联”理事，24

*岁。*

蔡爷爷—身患重病的军休所老干部，75岁。 潘 明——盲女，18岁。

香 妹——戒毒所学员，后为花店个体户，15岁。 周记者— 《深圳特区报》记者，34岁。

溜旱冰的两青年和义工若干。

**时** **间：**当代，夏天。 **地** **点** **：**深圳。

(1)

〔毛毛家中。这是一楼单元房的客厅，正中有一大 窗，进屋的人大都得从窗前走过。窗外隐隐可见几 棵金凤树，正开着一簇簇火红的花。室内有一套转 角沙发，配有茶几、电话，左侧是父母及孩子卧室的 房门。

〔高大健壮的毛毛正懒洋洋地读书。他身倚沙发，脚 放茶几上，满脸无奈。

毛 毛 (念书)“不仅——而且” ……“不仅——而且” ……

“递进复句” ……转折复句呢?—— “虽然——但是” ……(越读声越低)“……但是 … … ”

〔秀兰在卧室关切的声音：“毛毛，怎么没声音啦?”

毛 毛 (不满地)这么认真还不够呀?没声音?(大声)“转

折复句——‘虽然——但是’……”(边说边偷偷从茶 几下摸出一双特大的拳击运动手套玩赏起来)虽然 考上大学不错，但是(小声)考不上也没什么 …… (干 脆套上手套，离开沙发，但不忘高声“读书”)“并列复 句"……“并列复句”——-—拳王阿里誉满全球，毛毛 拳术全校一流!并列嘿嘿 …… (兴奋地与虚拟的对 手打了起来，突然想像被对手猛击一拳，一个翅趄倒

在地上，忍住“巨痛”)“虽然——但是”……(抹去嘴 角的“血”,一跃而起，反击)“转折复句”……(渐渐反 败为胜)转折转折转折——(越击越猛)不仅……打 翻你在地，而且揍肿你的眼睛!(疯狂进击)“递进复 句”……递进递进递进……

〔刚好此时黄主任从门外进来。 **黄主任** (怒)你 — —

毛 毛 (始料不及，大惊失色)爸爸，我、我在划分复句 …… 我、我马上“转折”——(吐吐舌头，坐到沙发上捧起 书本)“转折复句”……

**黄主任** (捡起那双手套直哆嗦，朝卧室喊)秀兰— 〔秀兰应声走出。

**黄主任** 看看，看看，看看咱的宝贝儿子!昨天玩了一天电子 游戏机，今天又——

**毛** **毛** (咕哝)放暑假的第一天 ……

**黄主任** 放暑假?你还敢放暑假?哼，还满开心哪! **秀** **兰** 唉，你慢慢跟他说嘛……

黄主任 慢慢说，你叫我今后这个教导主任怎么当?考初中， 离重点线几十分!结果学校总算照顾他插了班，知 名人士啊——黄教导的宝贝!我们只能盼他发愤争 口气，可两年过去了，这回初二期末考试，他竟然考 到—- (掏随身公文包中表格)全班倒数第三名!你 看看，你看看 -

**秀** **兰** (接表格)啊?语文五十三 ……

**黄主任** 头疼啊头疼!过去毛主席说：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 农民”。现在呢?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孩子!十五 岁了，一丈高，九尺无用!你——你究竟今后要做什

么人啊?(摇头)不可救药，不可救药!

〔毛毛一副破罐子破摔的神情，扭头望窗外。

**黄主任** (将毛毛的头扳过来)我叫你望窗外，望窗外。

读 — - 书!

毛 毛 (咕哝)牛顿没望窗外的苹果树，能发现万有引力?

**黄主任** 还牛顿?“暑期作文补习班”报名了吗?

**毛** **毛** 明天就去。

**黄主任** 那本《初中语文难点分析》呢?

**毛** **毛** (扬了扬手中那本书)刚读了“复句”这部分…… **黄主任** 今天上午必须读完一半，还得做笔记!

**毛** **毛** (低声)知道了。

**黄主任** 从此不准玩电子游戏，也不准练拳击! **毛** **毛** (低声)知道了。

〔黄主任进卧室。 毛 毛(叹气)真没意思!

〔秀兰端来一杯人参汤。

**秀** **兰** 快点儿读书吧，这人参汤等会儿喝下去。

毛 毛 妈 ， 参 汤 没 用 ! 秀 兰 啊 ?

毛 毛 不可救药!

秀 兰 你爸也是一片苦心，他希望你能上大学。他急啊!

他年轻时很有才，可上山下乡一去就是十年，想读书 没书读啊!生你那年，他才读完电视大学，现在评职 称，一填表他就火……

毛 毛 变态!老子没上正规大学，这笔债硬要儿子还，不公

平!

秀 兰 你呀!

毛 毛 真 没 意 思 !

**秀** **兰** 你呀，有吃有穿的，还老是“没意思”!

毛 毛 我也不知道什么才有意思!(突然想起)妈，你去过 咱们深圳的红树林吗?

**秀** **兰** 没有。

毛毛 听说，那儿靠着大海， 一望无际。红树林里的水鸟， 翅膀特别有力，有成千上万只呢，整天在那儿自由自 在地飞啊飞啊!国家已把它列为惟一的水鸟自然保 护区。妈，这个星期天就去?

**秀** **兰** 你爸正生气呢……先把书读好吧。 **毛** **毛** 闷死啦!

秀 兰 你呀，要是能像楼上佳佳一点点就好了 …… **毛** **毛** 像她?要我堂堂男子汉像她?哼!

**秀** **兰** (笑)你呀!(发现什么)哎哎，伸出手来——

〔毛毛顺从地伸出手，秀兰掏出指甲剪为他剪指甲。 毛毛 嘻嘻，不好意思啦。(趁秀兰不注意，用另一手从后

裤袋掏出一本书来读)

**秀** **兰** 只要你能好好读书，妈怎么都愿意。

**毛** **毛** 妈，我就读，保证认真!(埋头读新书) **秀** **兰** 这就对喽!(入内)

〔黄主任走出房门，见毛毛认真读书，火气消了一半。 黄主任 毛毛呀，你还记得两年前刚读初中，你怎样向我保证

的?

毛 毛 奋斗一年，名次跃到全班前十名。爸，这是你逼出来 的空话，不可能呀!入学，我是分数最低的，现在进 到了倒数第三名，已经(小声)不错啦!

黄主任 (高声)得了这个第三名，还不错?第三名，不错?

〔周记者挎相机上。

**周记者** (高声)第三名，不错啊!黄主任—— **黄主任** 周记者!(握手)

**周记者** 这就是你儿子呀?(对毛毛)叫什么名字? **毛** **毛** 毛毛。记者叔叔好!

**周记者** 毛毛你好!(对黄主任)黄主任，我一直想见见你儿 子是什么样。早就知道你这教育的行家格外注重孩 子智力早期开发，听说有个抱着婴儿的邻居问 你——“黄主任，你说我儿子最好什么时候开始受教 育?”你问：“多大?”邻居说：“才两个月。”你的回答绝 了——“那你的教育已经迟了两个月!”黄主任，你儿 子太幸运了，从小就抓起!一看果真是聪明出眉眼 哪……

**黄主任** ( 如坐针毡，岔开话题)哪里哪里。周记者，今天 你——

周记者 好事!全市中学生辩论赛，你们丽景中学的杜佳佳 得了第一名。《特区报》这一期《校园》副刊，准备登 她的辩论稿，还有对她的采访。你们学校几个尖子 的作文也一起发，让社会认识认识丽景中学。

**黄主任** (高兴)太好了!

**周记者** 你的儿子也写一篇。 **黄主任** (一惊)不行!

**周记者** 全校第三名，怎么不行?

**黄主任** (支吾)不行，他他他是班里第三名。 〔毛毛忍不住偷笑。

**黄主任** (狠狠瞪了毛毛一眼)还不快点儿去叫佳佳!(对周 记者)刚好住在楼上。

〔毛毛不大情愿地走出，那本刚看的书遗留在沙发 上 。

**周记者** 你很注意扩大孩子的读书面呀!(走过去翻阅那本 书)《青春霸业》?这书名 … …三浦松木著? … … (念)“认真阅读本书并附诸实践，将给你带来前所未 有的成就感 …… "嘿嘿，这么神!(翻开目录念)“一、 尝试与街上陌生人交谈半小时；二、尝试与父母吵一 次架；三、尝试断然出一趟远门……”(发现书里一张 纸条，念)“暑期计划- 到红树林去 …… "

**黄主任** (抢过书)教唆! **周记者** 你儿子的?

**黄主任** (急掩饰)我儿子哪会看这种书，是是是是我 …… **周记者** 你 ?

**黄主任** 搞搞研究嘛。(将书藏进自己的裤袋) **周记者** 对 对 。

〔毛毛带佳佳走了进来。佳佳很漂亮，也注重打扮， 上身是杏黄的“佐丹奴”T恤，下边是苹果牌牛仔裤， 还有一双极高级的旅游鞋。

佳 佳 (甜甜地)黄主任。

黄 主 任 佳佳，这是报社的周记者。 佳 佳 (甜甜地)周叔叔好!

周记者 佳佳同学，我们准备采访你。我没目睹你辩论的风 采，你能重现一个片段让我看看吗?

佳 佳 (落落大方地)可以，我当时的辩题是——《提倡购买 国货利于经济的发展》。在辩论高潮我这样说—— (挺胸，神采飞扬，语调斩钉截铁)“发展中国家要想 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，最基本的就是应提倡购买国

货，保护自己的市场。我们的国家是拥有世界上最 大市场的国家，在近代史上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 的教训还不深吗?当今，一些新殖民主义国家，正在 利用它们的经济优势，企图把我们国家挤出赛场。 为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追逐 所谓外国名牌而不购买国货?朋友，如果你还有一 点爱国心的话，你就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像我一样购 买国货!谢谢大家!”

〔周记者与黄主任听得如痴似醉，连连鼓掌，而毛毛 却无动于衷。

毛 毛 (突然冒了一句)酸! **周记者** 怎 么 ? 酸 ?

毛 毛 评委瞎了眼!瞧你身上—— “佐丹奴”、“苹果 牌”——哪件是国货?

〔佳佳这个骄傲的公主突然目瞪口呆。

**周记者** 也是的，这么一来，这组文章……价值就……不那么 大了。我们等别的时候再议吧……

〔佳佳无法承受这一打击，哭着奔出门。 **黄主任** 佳佳，佳佳 —

〔毛毛内疚，不识趣地跟出去。 佳 佳 (在门外停步，冷笑)确实是酸! 毛 毛 啊 ?

佳 佳 乌龟吃不到葡萄，就说葡萄是酸的!(跑下)

毛毛(生气)谁是乌龟啦?我又不是倒数第一 ，(返至门 内，还不甘心地再往外嚷)我是倒数第三名!

**周记者** 啊 ?

**黄主任** (急得团团转)这个，这个……

**毛** **毛** (伤心地)周叔叔，我是个差生!(眼眶有点儿红)

**周记者** 差生?不，我就挺喜欢你的。不骗你。(看表)哎哟

得走了，黄主任，今后还得多多支持我们报纸啊!再 见!

**黄主任** (垂头丧气)再见。

〔周记者走过毛毛跟前，扮了个鬼脸，下。

毛毛(破涕为笑，朝门外高喊)周叔叔再见啊——(回头，

瞅见父亲阴沉着脸，蹑手蹑脚朝卧室走去)

**黄主任** (低沉地)完啦?

**毛** **毛** (傻呼呼地)完啦。

**黄主任** (厉声)就这么完啦?(掏出那本《青春霸业》在毛毛 肩上打了一下)我的好儿子呀!

毛毛爸，打人不好。

黄主任 (伤心)这十五年我打过你一次吗?(冷笑)一个教导 主任打他的儿子，像话吗?(越想越伤心，突然发疯 似的抄起一把鸡毛掸子追打毛毛)像话吗?像话吗? 像话吗……

〔毛毛杀猪般夸张地叫起来，满屋乱窜。

〔秀兰闻声，高叫着“别打啦!别打啦”跑上来 …… 〔 暗 转 。

(2)

〔市青少年宫一角。舞台正中有一座戴着红领巾的 雷锋半身塑像，两侧有两块路标，一是“深圳市义务 工作者(志愿者)联合会”,一是“青少年宫各类艺术 培训文化补习”。台角还放着一面大鼓和一个道具 箱。

〔毛毛背着一个大书包，垂头丧气上。

毛 毛 (朝侧幕)同志，“暑期作文补习班”在哪儿报名?别 急，人还没到?嘻，谁急呀?好端端的一个暑假，不 是爸妈硬逼的，谁愿意泡补习班呀?

〔佳佳身穿鲜艳的演出服，肩背手风琴匆匆上，不经 意与毛毛撞个满怀。

毛 毛哎哟……咦——佳佳? 佳 佳 哼 !

毛 毛 你也来这儿?

佳 佳 (傲慢地)两个任务：一是全市中学生形象大赛报名，

二是——(拍拍手风琴) **毛** **毛** 学琴呀?

佳 佳 哈哈哈哈!学琴?——青少年宫艺术团彩排!明晚 要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学生参观团联欢，往后几

天，还要陪他们到“民俗村”、“水上乐团”、“小梅沙”、 “欢乐谷”……我的署期，痛快，太痛快了!(故意挑 衅)你呢?

**毛** **毛** 我 … …

佳 佳 (穷追不舍)说说呗! 毛 毛 我 … … ( 捂 住 书 包 )

佳 佳 哈哈哈……还是快去念你的“作文补习班”吧!(转 身边走边拉手风琴，唱)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 开波浪……"(下)

毛毛(深受刺激，对佳佳的背影高喊)告诉你，这个暑期， 我要玩得比你痛快一百倍!(边喊边退，无意中撞着 那面大鼓，被鼓声吓了一跳，恼怒地一屁股坐到鼓 上 )

〔大鼓又发出一声巨响。

毛毛哼!(不耐烦地朝报名方向望了望，少顷，打了个哈 欠，倚着旁边的道具箱，打起瞌睡来)

〔周围的灯光转暗，剩一束光照着做梦的毛毛。

〔众人的声音：“考试!”“考试!”“上大学!”"上大学!”



〔父亲的声音：“不可救药!像话吗?像话吗?”…… 〔佳佳的声音：“我的署假痛快，太痛快了!你呢?你 呢?你呢? … … "

〔毛毛在恶梦中挣扎，突然，他听见一阵鸟叫，随后全 台灯亮。他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置身在童话世界的 红树林中。

毛毛(惊喜)红树林?(跳了起来，抛开书包，大叫)红—— 树——林——(快活地穿梭在林间，目不暇接地望着

满天的水鸟)水鸟啊水鸟，你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呀?

〔神奇的声音：“你也能飞呀!” 毛 毛 我?翅膀在哪儿呀?

〔神奇的声音：“每个人生下来，身内都藏有一双翅 膀。”

毛 毛 那 我 的 翅 膀 呢 ?

〔神奇的声音：“你找到红树林，就会像我们一样长出 翅膀来!”

毛 毛 (惊喜地大叫)真的?

〔灯暗后复明，红树林幻觉消失，毛毛仍倚着那面鼓 睡着，脸上露着笑意。

〔从“义工联”方向传来哨子声。随后大个子喊着“集 合喽——”上。他胸前挂着哨子，头戴标有“深圳义 工”的红帽子。

〔舞台忽然涌上不少戴红帽子的义工，举着两面红 旗，分别写着“远离毒品”、“热爱生命”。

**大个子** 参加今天活动的义工，到这儿排队!小刘、小陈，负 责抬大鼓!

〔众义工发现毛毛， 一下子围了上去，用红帽子撩拨 毛毛的脸。

毛毛(迷迷糊糊)红树林真红 … … (伸手抓住一顶红帽子) 〔众义工大笑。

毛毛(惊醒)啊?(不好意思地站起来)你们 … … 你们要到

哪儿去呀?

**大个子** 戒毒所，联欢!

**毛** **毛** (极感兴趣)戒毒所联欢?得买票吗? **大个子** 买票?

〔 众 义 工 笑 。

**义工甲** 是我们“义工联”组织去的。

毛毛“义工联”?我可以加入这个 …… “义工联”吗? **大个子** 你 — 一

**毛** **毛** (央求)我有钱，(拍拍书包)我爸刚刚给了我三百块。 **大个子** 三百块?

毛 毛 我懂，在深圳加入俱乐部什么的，都得先交会员费。

**大个子** (乐了)俱乐部?真有你的，小兄弟!告诉你，“义工”

就是“志愿者”。 毛毛“志愿者”?

**大个子** 任何人只要满十四周岁，品行良好，志愿从事义务工 作，不计报酬来服务社会，都可以加入义工联。这儿 不——收——钱!

毛 毛 太好了，那我今天就当义工。

义工甲 (笑)当义工还得履行入会手续。

义工乙 然后结合你的实际和意愿，安排到合适的服务组去， 有热线电话服务呀、信箱服务呀、老人服务呀、残疾 人服务呀、学生服务呀——多着呢!

**毛** **毛** 我、我什么组全都想参加!(走到大个子跟前)

**大个子** (与众义工相视而笑)积极性比天高哇!(对毛毛)你 叫什么?

毛 毛 毛毛，毛手毛脚的毛!

大个子 (又笑了)哎，应该说“毛主席”的“毛”啊。 毛 毛 那怎么行?我是毛头小子!

大个子 (爽朗大笑，拍了一下大腿)好吧，今天就为你这毛头

小子破个例——跟我们一同去，过后再办手续。 毛 毛(跳起来)太好了!喂，你叫什么呀?

**大个子** (笑)我叫大个子。

毛 毛 够意思，大个子!(拉大个子的手)

**大个子** 够意思，毛毛!(为毛毛戴上小红帽) 毛 毛(将书包抛上天)拜拜啦，“补习班”! **大个子** 你说什么?

毛毛我——我说—- “拜拜啦，补血康!”我妈老要我吃补 药，其实，活动才重要呢!

大个子 对。跑步集合! 毛 毛 (挺胸立正)是!

〔义工们抬起大鼓并擂响。 〔 暗 转 。

(3)

〔戒毒所广场一角。有一标语写着“热烈欢迎义工到 我所进行戒毒帮教活动!”,还有“远离毒品”、“热爱 生命”那两面旗帜。

〔侧幕传来联欢会的合唱声：“……让我拥有你真心 的面孔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…… "

〔香妹身着戒毒所学员服，从联欢会方向退下来，独 自坐到台阶上，闷闷不乐地摆弄一个小电子游戏机。 〔大个子搬道具从另一方向上。

**大个子** (停步)你……就是香妹吧?

〔香妹头也不抬，一味玩电子游戏。

**大个子** 刚才刘所长还提到你……你，怎么不看节目? 〔香妹依然无反应。

大个子 (想了想，坐到香妹身边)我知道，你是这儿……最小 的学员 …… (寻找合适话题)你再过几天就能出去 了，又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……

香 妹 (突然抬起头来，狠狠地)什么意思?(猛背过身去) 〔大个子一愣。

〔内喊：“大个子，快点 …… ”

大个子 哎……(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了香妹一眼，下)

〔毛毛搬道具上。

毛毛(停步，感兴趣地看香妹玩游戏机，时而情不自禁插 话)快快……右……左，右，进……进……退……(紧 张地大叫)跳，跳呀!(干脆抢过香妹的游戏机，自己 操作起来)

〔游戏机的音响效果一阵响过一阵，接着发出“游戏

结束指令”的音乐。毛毛自豪地将游戏机还给香妹。 香 妹 (惊讶)积分——871?

毛毛 小菜一碟!这种机，太小儿科啦，玩大的才过瘾哪! 电子游戏你最爱哪一种?

香 妹 你呢?

毛 毛有“俄罗斯方块”,还有—— 香 妹 还有“魂斗罗”!

毛 毛 对，还有“打坦克”——

香 妹 对，还有“塞外兵团”——

毛 毛 (兴奋地)对对，“塞外兵团”最过瘾啦——(模仿游戏 机枪战声)“啾——啾——”这些你全会玩呀?

香 妹 小哥们儿教的呗! 毛 毛 小哥们儿?

香 妹 我们那一伙，游戏机打得最棒的是“飞机场”--

毛 毛 “飞机场”?

香 妹 他最爱剃光头呀! 毛 毛 那老师不说他?

香 妹 ：老师?“飞机场”读啥书呀?他眼下在劳教所关着

呢!

毛 毛 劳教所?

香 妹 你打电子游戏一点儿不比“飞机场”差。

毛毛(高兴)是吗?(一想，很不自在)不，不能这样比 …… 这这这 …… (越想越生气)不能这样比!其实，这玩 意儿我已经多年不打了，(坚决地)也不想打了!我 每天得做好事，得读书，得思考，忙着呢!我这个脑

袋，光秃秃的“飞机场”怎么能比? 香 妹不能比?

毛毛 告诉你，我在学校里，好歹是个……(咬咬牙)学习委 员 !

香 妹 学习委员?

毛 毛 (指脑袋)里头——全是知识!

香 妹 (喜怒无常，情绪一下子变得很坏)我脑瓜跟你不 一 样，里头全是白粉!

毛 毛 (语塞)我 — — (找不到话题)

〔沉默。

香 妹 (突然自语)我……恨我爸!

毛 毛 (突然有了共鸣，叫起来)真的啊?你知道吗，我也恨

我爸! 香 妹 啊?

毛 毛 哼，昨天还打了我一顿!看——(露出手臂上的伤 痕 )

香 妹 (同情地)哎哟!

毛 毛 有时候老想，要是能做红树林里的一只水鸟，再也不 用看爸爸的脸色，多好啊!

香 妹 (极赞成)是啊，我也这么想过的啊! 〔两人笑。

香 妹 你爸为什么打你呢?

毛毛 哼，“老政府”,什么事都要管我 … …

香 妹(生气)有人管你还恨?我呀，要是早有人管，就不会 落到今天啦……你呀——(重重地拍了一下毛毛肩 膀 )

〔毛毛触电般地跳开，不由自主地摆出拳击自卫防备 姿势。

香 妹 (大笑)哈哈哈……最有意思的义工!哈哈哈 …… 〔毛毛收起两拳，挠了挠头皮，跟着笑了起来。

〔大个子复上。

**大个子** (惊讶地)看你俩乐的!(笑)你们谈吧，谈吧 …… (走

了两步，想起什么,招手)毛毛—— 毛 毛 哎—— (走过去)

〔香妹狐疑地注视大个子和毛毛。

大个子 (低声)刚才这儿的管教人员跟我交流了一下，香妹 是这儿的特殊学员，脾气很古怪，很难跟她谈心。管 教人员很想摸清她在哪儿买到的毒品，她就是不愿 说，工作真难做……

毛毛有什么难做的!(拍胸口)我全包了!

大个子 好!我看，我们这次的“一帮一”,就安排你帮她，而

且要追踪下去，一定要帮出成效! 毛毛放心!你忙你的吧!

〔大个子下。

〔毛毛走近香妹。香妹不语。

毛 毛 看你刚才乐的，怎么不笑了?哎，咱们到那边看节目

吧!

香 妹 不看。

毛毛 那我在这儿给你演个节目? 香 妹 不看。

**毛** **香**香

**毛** **妹**妹

毛毛不看也得看，准备开始啦!天皇巨星黄毛毛，特为香 妹举行表演专场——香妹快看-—(突然翻了个筋 斗 )

〔香妹一愣。

毛毛(拍拍身上灰尘)怎么不鼓掌?

香 妹 (愣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大喊一声)哥哥—-(扑向毛 毛，大哭)

毛 毛 (手足无措)怎么啦?怎么啦?(递手巾纸)

香 妹 (擦泪，努力平静下来)小时候，我一哭，我哥就给我 翻筋斗……后来，我爸包了二奶，后来就干脆跟我妈 离了婚……(又哭了)我哥跟了我妈，可他还常常跑 到学校里来看我。打从发现我跟社会上那伙人吸了 毒，他——他就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，一次也没来 看过我……

毛毛你别哭，别哭啊!

香 妹 没想到，今天，有个义工，愿意到戒毒所里来为我翻

筋斗……今天是我在这儿最开心的一天。哥哥，你

回去后，给我写信行吗? 毛 毛 当然行!

香 妹 (默默摇了摇头，低声)我不信…… 毛 毛 (急了)来——(伸手)

香 妹 怎么? 毛 毛 拉 钩 !

〔香妹笑了，伸出手去。

(钩起手指)拉钩上钓，一百年不许变!

(掏出小本子和笔)你还得给我——签个名!

毛毛(容光焕发，高声)行!(接笔)

〔幕内喊声：“毛毛，集中啦 — — ”

毛 毛 (高声)等一下，你没看见我在给学员签名哪!

〔音乐声中，毛毛挺胸，像大球星般地签名，签后调皮 地跟香妹握手，还用手指比着“V” 字，兴奋地向观众 席挥手致意。

〔 暗 转 。

(4)

〔毛毛家中。厅中央摆着一张方形的折叠桌，桌上堆 着一厚摞书，旁边有铺开的信纸。

〔毛毛将钢笔像指挥棒那样握在手中，口中念念有 词，在桌前来回踱步构思着。显然，他已沉浸在一种 亢奋的状态中。

毛 毛 “香妹你好，那次活动已经过了好几天了……”干脆 ——(跑到桌边记下)“那个筋斗已经翻过好几天了 ……"筋斗 …… (写不出)写筋斗比翻筋斗还难!(涂 掉)算了——“分别好几天了，我……一直在想，我们 该怎样热爱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呢?”怎样热爱怎样 热爱……(急速查书，翻了一本又一本)

〔内房传来收音机声音。 毛 毛 爸 —

〔黄主任内应“哎”,穿着睡袍拿着收音机从里房跑出 来。

毛 毛你就不能关掉收音机吗?

**黄主任** (高兴地连连点头)好的好的……毛毛，怎么不到里 屋呢?

毛毛还问哪?就那张小桌子，这些书怎么放得下?

黄主任 对对对，明天，我把我的书桌搬过去，全家支持你的

作文补习!(走至房门口，仍欣慰地再回头看一眼， 入内)

毛 毛(又想起什么)爸，爸，你那本《世界文豪名言录》快给 我找来!

〔黄主任内应：“哎—— ”

毛 毛 还有《高尔基论人生》、《雷锋日记》、《康熙大字

典》——

〔黄主任答应着“来喽来喽”,抱书跑上。秀兰也高兴 地跟出来看。

毛 毛 (接书，认真叮咛)爸，你有空就去抓紧读点儿书嘛， 一寸光阴一寸金哪!

黄主任 (又气又喜)好的好的!(与秀兰相视而笑)这棍棒教 育怎么这么灵?我电大那两年《教育学》白学啦! (笑着摇头入内)

秀 兰 毛毛，不要熬得太晚啊!(入内) 〔电话铃响。

毛 毛(接电话，惊喜)大个子!(小声)喂，今天打电话留意 点，我这事目前爸妈还不知道呢! ……你说吧!明 天上午，生命之光病人服务组……上医院，下午…… 老人服务组……老人院……太好了 ……噢……送温 暖……跟孤寡老人聊天……梳头，剪指甲……什么? 放心!绝对有经验!明天见!(放话筒)跟孤寡老人 聊天?(演习一番，以亲切的语调)“您没儿没女，就 把我当成您的儿子吧!”对，还得再来几个有趣的故

事 …… (坐到桌边翻书) 〔秀兰端 一 杯人参汤上。

秀 兰 (慈爱地)趁热喝了。

毛毛妈，你喝吧!你总让给我 … … 秀 兰 啊?

毛 毛(突然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)妈，你今后管我，我不生

气! 秀 兰 啊 ?

毛毛妈，你坐，坐下呀——(起身硬把秀兰按到自己的原 位上)哎哟，指甲剪呢?

**秀** **兰** (莫名其妙)那边那边—

〔毛毛迅速找来指甲剪，为秀兰剪指甲。 秀 兰 (异常高兴)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!

**毛** **毛** (进入义工角色)老人家，您没儿没女的—— **秀** **兰** 什么?你就是我的儿子啊!

毛毛(大声)对，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儿子吧!

秀 兰 ((大惊失色)啊?(下意识抽回手，被误剪着肉)啊哟!

毛毛(急叫)妈，妈 — —

〔 暗 转 。

(5)

〔医院病房内外。蔡爷爷着病员服，面壁躺在床上。 〔大个子拎一袋水果与毛毛上。

**大个子** 今天来的，都是“生命之光- -病人服务组”。你我 就分到这个房间。

**毛** **毛** 这是个什么病人? **大个子** 病人姓蔡，绝症! **毛** **毛** 绝症?

**大个子** (沉重地点头)直肠癌。

**毛** **毛** 那 我 主 要 —

**大个子** 安慰开导他们，用温情缓解他们的精神折磨，鼓起他 们配合治疗的信心。这类病人精神往往临近崩溃， 你要特别注意谈话方式!

毛 毛 (拍胸口)你绝对放心!

**大个子** 那进去吧!我先到医生办公室去。(将那袋水果塞 到毛毛手中，拍了一下他肩膀，下)

〔毛毛按了按砰砰乱跳的胸口，鼓起勇气入内。 毛 毛 蔡 — — 蔡 爷 爷 !

〔蔡爷爷依然面壁，毫无反应。

毛毛我们看 — — 看望您老人家来啦。

〔蔡爷爷不语。

**毛** **毛** (将水果放到床头柜上，不知怎样交谈)我现在，给您 削个苹果好吗?

**蔡爷爷** (一动也不动，突然冒出一句)我现在就写遗嘱! **毛** **毛** (吓了一跳)别别 ……

**蔡爷爷** (依然两眼发直，自语)我现在就写遗嘱!

**毛** **毛** 啊蔡爷爷，您您您听我说：人生自古谁无死——啊， 不对不对!(像抓到救生圈似的抓起小柜上的热水 瓶)蔡爷爷，我给您打开水去。(落荒而逃，出门外 喊)大个子——(跑下)

〔盲女潘明上，她很熟悉地摸进房间。 **潘** **明** (亲切地)蔡爷爷。

**蔡爷爷** (精神一振，像换了个人似的回过头来)潘明，快坐! (努力撑起身来，倚在床头)你爸睡了?

〔潘明牵住蔡爷爷的手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坐在蔡爷爷. 旁 边 。

**蔡爷爷** 潘明，还想你家那间卖掉的小店呀?别叹气，等你爸 出院了，店还可以再开一间呀!你看……

〔蔡爷爷吃力地探身开床头柜。潘明连忙扶住。蔡 爷爷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鲜红的电子鞭炮。鞭炮连有 一金币状的坠子，上刻“恭喜发财”四字。

**潘** **明** (接过摸了摸)鞭炮?

**蔡爷爷** 重新开张的礼物，蔡爷爷都给你准备好了。 **潘** **明** (激动地)蔡爷爷!

**蔡爷爷** 装电池的，开关在这儿——(手把手教潘明按开关)

〔电子鞭炮噼噼啪啪响了起来。 **潘** **明** (脸上露出笑容)嘻嘻嘻嘻 ……

〔毛毛急匆匆拉来了大个子， 一进门刚好撞见“放 炮”,忙上前猛抢过潘明手中的电子鞭炮，但又不知 开关在哪儿，急得团团转，好不容易才在大个子帮助 下关掉电子鞭炮。

毛毛(火冒三丈)你是什么人，给我出去!(发现对方是盲 人，呆了)你是……

〔大个子扶潘明坐下。 **蔡爷爷** 同志，你们听我说——

**大个子** 蔡爷爷，潘明妹妹，我们是义工，刚才我在医生那儿，

全了解到了 …… **毛** **毛** 了解到什么?

**大个子** 潘明很不幸：童年的一场大病夺去她的眼睛；去年， 她爸又患了尿毒症住进对面的病房，靠洗肾维持生 命，每两天就得一次。一年来，她变卖家产，向亲友 借钱，已经花了十多万!这病要根治，得做换肾手 术，那可得六万块!前天，她爸爸整天不吃饭，看着 她流泪。蔡爷爷觉得不对劲，从她爸爸的枕头下发

现了一大瓶安眠药! **毛** **毛** 安眠药?

**潘** **明** 蔡爷爷骂了我爸一顿。 **蔡爷爷** 他不该有这种念头啊!

**潘** **明** 蔡爷爷还说，将来要把他的眼角膜留给我! **蔡爷爷** 我一定要把它写进遗嘱!

**毛** **毛** (如梦初醒)原来，是这样的遗嘱啊!

**潘** **明** (紧握蔡爷爷的手，流泪)蔡爷爷，您不要再说了!我

不能要!刚才听到您儿子跟您吵嘴，您不知道我多 难受!

**蔡爷爷** 你别管，又不是他的眼角膜!

**毛** **毛** 怎么,刚才您是——是在生儿子的气? **蔡爷爷** 他刚让我骂出去，你就进来了。

〔毛毛跟大个子相视而笑。

**大个子** 蔡爷爷，潘明家这事，我们义工联也想伸出手来。 (对潘明)你爸换肾手术的费用不要着急，我们义工 要捐款，而且还要上街募捐!

毛毛对!(鼓掌)

**潘** **明** (激动)谢谢，谢谢义工联的同志!

**大个子** 我们还准备进一步募捐，送你去专门学校，多读点儿 书。“残疾人服务组”的义工，可以定期上门辅导你 的功课 ……

**潘** **明** (握紧大个子和毛毛的手)义工真好!

蔡爷爷 义工同志，你们也得帮帮我呀!为我去跟医生说说 情，每天下午能不能放我出去活动活动。我心情一 好，治疗不也更有效吗?

毛毛是啊，我也最讨厌老闷在屋里。

**大个子** 医生说您手术后各方面很稳定，再观察一段时间，说 不定能行。

**蔡爷爷** 哈哈，只要有时间给我活动，说不定临死前，还能弄

一个官来当呢! **大个子** 当官?

**蔡爷爷** 告诉你，我这老头，最讨厌那些跑官要官的，可我最

近特别特别想要官 …… **毛** **毛** 什么官?

**蔡爷爷** “癌症联谊会会长”! 〔众人笑。

**毛** **毛** 蔡爷爷，您……嘿嘿，真特别!

**蔡爷爷** 既然得了这个病，中了这个彩，怕了有啥用。

**大个子** 刚才医生跟我讲，直肠癌手术成功率最高。我们都 相信蔡爷爷中的就是这个彩!

蔡爷爷 (高兴)哈哈哈哈!(稍停)我呀，活了七十五足够了! 西南大剿匪我们同班六个战友，只剩下我……(眼中 闪着泪花)我怎么会，会整整比他们多活了五十年!

**大个子** (插话)蔡爷爷是军休所老干部，还带过第一批开发 特区的工程兵呢!

毛 毛 蔡爷爷，那您肚子里一定有好多有趣的事!

**蔡爷爷** 爷爷的肚子里?嘿，这肚子呀，还真藏有不少趣事 哪，特别是里头的肠子!

毛 毛 肠子?

蔡爷爷 是啊，我的肠子太不安分啦!今年没经过我同意，就 让癌细胞进里头“安营扎寨”;五十年前也没经我批

准，就跑出肚皮外“观光旅游”— 众 人 跑出肚皮外?

蔡爷爷 西南大剿匪，牛头山那一仗，这儿挨了弹片，肠子冒 出一截……

众 人 哎哟!

**蔡爷爷** 没事。记得我把肠子塞回去后，还跟着队伍冲上了 山头呢——

**毛** **毛** 蔡爷爷，当时您哭了吗?

蔡爷爷 (哈哈大笑)哭?哭鼻子还当解放军?咦，你们怎么 哭啦?好啦，咱们找些好笑的故事……(目光触及那 串电子鞭炮，若有所思地拿过来)有了，我倒想起了 一个。不过，这可不是革命故事……

〔众人靠拢蔡爷爷。

**蔡爷爷** 小时候呀，我爷爷跟我说过，我们村头的庙里，曾经

住过一个特会讲笑话的老和尚。他走到哪儿，笑声 就带到哪儿，大人小孩可喜欢他呢!后来，老和尚快 要死了，他握着孩子们的手说：“你们难过什么呀，我 死后，还是会照样给你们讲笑话的呀!”大伙儿纳闷 ———怎么死人还会讲笑话呢?不久，老和尚就死了，

按照和尚的习俗，得火化—— **毛** **毛** 用火烧?

**蔡爷爷** 是呀。那天一点火，孩子们突然听到老和尚身上“砰

——噼噼啪啪—-—砰——噼噼啪啪—— " …… 众 人 啊 ?

蔡爷爷 原来，临死前，老和尚偷偷在身上藏了一串鞭炮。 众 人 原来是这样!

蔡爷爷 (深情地把那串电子鞭炮捧到胸前，捏紧)将来上路

时，爷爷身上也藏有一串鞭炮，那多开心啊!

〔一束光照在毛毛脸上。他瞪大眼睛，努力在思索什 么 … …

〔 暗 转 。

(6)

〔十几天后，还未开张的“自强盲人按摩所”门前。

〔门前挂有那串“恭喜发财”的电子鞭炮，门旁还有一 小块围有矮篱笆的草地，里头插有一块小木牌，写着 “春意在脚下，草地勿践踏”。篱笆散塌了一截，蔡爷 爷正朝远处叨唠着。

蔡爷爷 好端端的篱笆犯你们什么来着，为什么老要这样糟 蹋!前天是大人，昨天是小孩，今天又是小伙子! (高叫)你们究竟为什么!

〔前方传来溜旱冰青年的怪叫声。

**蔡爷爷** 这儿不是旱冰场啊!(叹了口气，心疼地捡起散落一

地的短竹，重新扎篱笆)

〔潘明拿着一束短竹和铁丝走出门来。

潘 明 蔡爷爷，我也来。(剪出几段铁丝，配合蔡爷爷扎篱 笆 )

〔毛毛背着捐款箱上。 **毛** **毛** 哎哟，蔡爷爷也来了?

**蔡爷爷** 我拼命跟医生磨，最后医院终于同意特殊处理，每天

下午“监外执行”。

毛毛 那太好啦!潘姐姐，这几天，形势大好!我们上街募

捐，一下子就一万多!

**蔡爷爷** 那就是说，连同医院、居委会的那一笔，已经三万出 头啦?

**毛** **毛** 对。(对潘明)再努力几天，就可凑足你爸的手术费

啦!我一高兴，赶紧跑来看你家的新店…… 潘 明 我家的?(笑)

毛毛对呀!听大个子说，这屋子，是居委会搞来的，照顾 特困户，店租特低，你爸出来一看该多高兴!再下一 步，你读书的钱，我们也会筹到的。

潘 明 不不，我想好了，如果有了那笔钱——(停顿，摇头) 我不读书。

毛毛(吃惊)不读书?(着急地开导)潘姐姐，你不对呀! 潘 明 怎么?

毛 毛 (努力想说“有水平”的话)你……要、要知道，读书有 多重要!就拿我们义工来说，不论是大个子还是我， 都爱书如命。读书的滋味……滋味……简直没得 说!读书可以让你……让你知道外面的世界。你完 全能读得很好，美国就有个双目失明的女作家叫保 尔 ·柯察金……

潘 明 (笑弯了腰)哈哈哈哈 …… 毛毛怎么 ……

潘 明 保尔 ·柯察金是盲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英

雄人物，是前苏联的。 毛 毛 苏 联 ?

蔡爷爷 对，小说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 毛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?

潘 明 对。美国盲人女作家是海伦 · 凯勒。她不到两岁时，

因患急性胃炎、脑炎，导致又盲又聋又哑。后来她在 老师安妮 · 莎莉文的帮助下，以顽强的毅力，学习了 文学、历史、数学、物理、天文、地理、自然等学科，并 于1900年进入拉德古利大学就读。她写的《我生活 的故事》、《我的宗教》在美国和欧洲影响非常强烈， 我最喜欢她那篇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……

〔毛毛羞得无地自容，突然给自己脸上一巴掌。 **蔡爷爷** 毛毛，你……

〔 静 场 。

毛毛(努力挤出笑容) 一只蚊子。(背过脸去)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 | 〔潘明觉出什么,要走近毛毛，被蔡爷爷拉住。 |
| **蔡爷爷** | (转换话题)潘明，你这么爱读书，为什么—— |
| 潘 明 | (指着门口挂着的那串电子鞭炮)爷爷给我的喜炮， 我不想只挂在我爸重开的小店里，我应该跟多一些 的盲人姐妹一起分享。这几天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 我多幸运，遇到这么多好人!可总是“接受”、“接 受",我心头在感激之余又好像缺了点儿什么。什么 时候，我也能尝到“给”的快乐呢?我想好了，我要和 福利院几个姐妹，自食其力，服务社会——在这儿办 个盲人按摩所。 |
| **蔡爷爷** | (恍然大悟)原来你想开的是——盲人按摩所?好! |
| **毛** **毛** |  |
| **潘** **明** | 招牌写好了，可是设备呀、资金呀，还…… |
| **蔡爷爷** | 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对，我有一个战友就在“残联”,我 马上去打电话，看看能不能有低息的贷款。 |
| 潘 明 | 哎哟，那太好了! 〔蔡爷爷下。 |

潘 明 (自语)想干一件事真难呀——残疾人，只有一扇翅 膀的鸟!

毛毛不不，潘姐姐，我服了你——你剩下的那扇翅膀，带 劲!我呢——(难受地)我从来没有飞过，我什么都 不懂，我什么翅膀都没有!我……

潘 明 不不，毛毛，你听我---

毛毛(大声)不，你不知道，(低缓)我是个差生!这你得为 我保密。开头，我是因为贪玩才做义工的，我真是个 ……废物!

**潘** **明** (沉吟片刻，温柔地)废物?傻弟弟哟，你不知道我多

感谢你呀!正是你，在为潘姐姐插上翅膀呀! 毛 毛 我 ?

**潘** **明** 你没日没夜地募捐，还有蔡爷爷写进遗嘱的眼角膜，

不就是在为我插翅膀吗?

毛 毛(笑)那我 … … 自己的翅膀呢?

潘 明 它会长呀!你才十五岁，又不缺眼睛不缺胳膊!阿 基米德说过：“只要给一个支点，我会把整个地球撬 起来!”……

毛 毛 “只要给一个支点，我会把整个地球撬起来”?(憧 憬)我梦见一只大鸟对我说，只要找到梦中的红树 林，我就会长出翅膀来……

潘 明 这不是梦!

毛 毛 真的?

**潘** **明** (伸出手)来——

**毛** **毛** 怎 么 ?

**潘** **明** 拉钩——不准说自己是废物!

毛 毛 那……你得常给我讲海伦 · 凯勒，讲阿基米德，讲奥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 | 斯特洛夫斯基 …… |
| **潘** **明** | 行 ! |
| **潘** **明** **毛** **毛** | (用手指拉钩)拉钩上钓，一百年不许变! |
| **潘** **明** | 现在就开始讲! |
| **毛** **毛** | (亲热地握紧潘明的手)潘姐姐! |
| **潘** **明** | ((笑)走!(步履自如地引毛毛入内)  〔两个小青年脚穿旱冰鞋滑出来。穿花衬衣的青年 甲口中还叼着香烟。两人滑花样时，再次撞倒了篱 笆，可依然若无其事，嘻嘻哈哈。 |
| **青年甲** | 那老头等会儿又要大喊大叫啦! 〔两人呼啸而去。  〔蔡爷爷漫步从另一方向复上，无意中发现篱笆再次 被毁，愣住了，像小孩般哭泣起来。  〔毛毛喊着“蔡爷爷”,走出。 |

毛毛蔡爷 … … (发现蔡爷爷哭泣，不知如何是好)蔡爷爷， 您，您——哭啦?

**蔡爷爷** (连忙擦泪)哦，爷爷……哭了吗? 毛 毛 蔡 爷 爷 ， 怎 么 啦 ?

**蔡爷爷** (蹲下抚摸破损的篱笆，痛苦地)第五回了 ……人们 哪，你们为什么——

毛 毛 蔡爷爷，战场上，土匪打得您肠子冒出来，您都没哭 啊，可现在……

蔡爷爷 (难受地)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土匪，爷爷才伤心哇。 〔毛毛内心深为震动，他久久地凝视蔡爷爷的脸。 〔蔡爷爷又开始重新修篱笆。

毛 毛(义愤地)蔡爷爷，您进去歇着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

(硬把蔡爷爷推入门内，将义工的红帽子塞进裤兜， 对远处喊)喂，过来，叫你们呢!

〔两小青年复上。

**毛** **毛** (指篱笆)你们干的好事? **青年甲** 我们干的又怎么样?

**青年乙** 就因为有我们干的好事，那老头才有他的好事呢! **毛** **毛** 混蛋!

**青年甲** 哟哟，瞎子的“保镖”?嘻……

**毛** **毛** 瞎子?(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吐出)你— 你才是 (爆发)瞎子— (挥舞拳头猛击过去)

〔两小青年迎战。毛毛只几个回合，就打得两人倒在 地上。

毛 毛 (威严地)起来!

〔两小青年爬了起来。

毛 毛 知道我是谁吗? 〔两小青年摇头。

毛毛(学香港电影里黑帮巨头的口气)这一 带谁人不知我 这"黑桃老K"?

**两青年** (惶恐地)啊?

**毛** **毛** 知道刚才那老爷子是谁吗?

〔两小青年摇头。

**毛** **毛** 是我们老大的干爹! **两青年** 啊?

**毛** **毛** 这回便宜了你们，还不快去——(指了指篱笆)

〔两小青年顺从地蹲下去修篱笆。

〔蔡爷爷与潘明搬着写有“自强盲人按摩所”大字的 招牌出。

蔡爷爷 (比划)将来就挂在这儿 …… (发现两个青年在修篱 笆，连忙走过去，万分欣慰地)好，好啊!有错就改， 改了 ……

**两青年** (猛地跪下，齐声)干爹饶命! **蔡爷爷** (大惊)啊?

〔 暗 转 。

(7)

〔“义工联”值班室。正中墙壁上有行“深圳市义务工 作者(志愿者)联合会”的黑体字，上方有会徽和弧形 排列的“参与、互助、奉献、进步”八个字。靠墙有沙 发，左右两边有两个玻璃隔成的小间。右边玻璃壁 上写着“热线电话”,左边的则写着“信箱服务”。

〔大个子正在玻璃间里答热线电话。

大个子 ……没关系，这是我们的承诺。今后，您什么时候需 要倾诉、需要宣泄、需要帮助、需要一个理解您的人 的时候，尽管拨这2243000。再见!(放下话筒)

〔在大个子打电话时，毛毛扛红旗拎着捐款箱从外头 走进来。他将东西靠墙壁放好，擦擦汗，再拿热水瓶 倒水喝。看得出，他已经成了这儿的自家人了。

**大个子** (边念边做电话记录)第23个来电 … … 内容……呼 吁保护外来工的权益。

毛 毛(凑近看记录，很感兴趣地拿起话筒，找着主持人的 感觉)您好，义工联热线……

〔大个子抢过话筒放好，冷冷地盯了毛毛一眼。 毛 毛 嘻嘻嘻……大个子，明天上街募捐，几点出发? 大个子 (仍冷冷地盯着毛毛)你是深圳义工?

**毛** **毛** 啊 ……

**大个子** (严肃地)你不是已经加入黑社会的组织了嘛—— “黑桃老K”!

**毛** **毛** (明白过来，傻笑)嘻嘻……你，……知道了? **大个子** 义工打人，你是第一个!今后，你不要来啦!

毛 毛 (着急地央求)我错了，大个子，大个子哥!我，我今 后再也不敢啦!你们就让我当下去吧!我爱当义 工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……(突然想哭)

**大个子** (口气软下来)哭什么呀，毛头小子! 毛 毛 (掏出检讨书)这是我的检讨书。

大个子 (又好气又好笑)你原来早准备好了? 毛毛蔡爷爷要我写的。

**大个子** 向那两个小青年道歉了吗? **毛** **毛** 明天就去。

**大个子** (忍不住笑出声来)你呀! 毛毛(松了口气)嘻嘻嘻 … …

大个子 要不是你刚立了大功，我决饶不了你! 毛 毛 立大功?

**大个子** 公安局来了电话，说由于你提供了那条贩毒的线索，

今天端掉了一个贩毒窝点。 毛 毛 (欣喜若狂)真的?

**大个子** (调皮地)骗你是小狗!

**毛** **毛** 那线索都是香妹告诉我的。

**大个子** 所以嘛，帮教失足青少年，有时你确实比我强!(拍 毛毛肩膀)好好干，兄弟!

毛毛(大受鼓舞)嘻嘻 …… (突然想起)大个子，下次上街 募捐，我有个主意。

**大个子** 说!

**毛** **毛** 咱变变花样——义卖!

**大个子** 义卖?好主意!你怎么想到的?

**毛** **毛** 我这嗓子会吆喝呀!不义卖就“资源浪费”啦—— “卖冰棍，请看深圳义工卖冰棍喽——冰棍有价情无 价， 一根冰棍一颗心喽!”(唱)“如果人人都掏钱买， 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!”

**大个子** 没想到我们的毛毛还有这么好的嗓子!

毛毛(又摸话筒)如果在热线电话里，我这嗓子也不会难

听 的 。

**大个子** 不不，“义工联”规定，想主持“热线电话”必须考试上 岗。主持人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，心理学呀、社会学 呀、文学呀都得懂一些，说话得很讲艺术的。比方 说，你要提出一个跟对方相反的观点，又怕他一时接 受不了，你可以先用“虽然——但是”的句式缓冲一 下——“虽然李先生的话确实是有感而发，但是，咱 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一想呢……”—

毛毛(激动地大叫)这个是转折复句，我学过，学过!我最 近还摘录了好多名言，“热线电话”肯定用得着。(掏 出小本子，随意翻某页，念)“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认 可之中，他就学会了自爱；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 之中，他就学会了争斗；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分享之

中，他就学会了慷慨。” 大个子 太好了，我也得记下来! 毛 毛 那你得让我接一次电话。

**大个子** 别开玩笑!我们还有 一 条硬规定——必须大专毕

业 。

**毛** **毛** (当头一棒)大专毕业?(无话可说，随手翻桌上的

书，念书名)“《成人高考速成》”,借给我吧?

**大个子** 干什么?这是我女朋友的。

**毛** **毛** 让我看看呗。正规大学我可能…… **大个子** 可能什么?你才念初二呀!

**毛** **毛** 反正借给我，以防万一。

**大个子** 开什么玩笑!里头的范文，百分之八十选自你们中 学课本。

**毛** **毛** 啊?(扭头就走) **大个子** 哪儿去?

**毛** **毛** (头也不回)回家做暑假作业。

**大个子** 对，当义工不能忘了读书。开学了，更要注意，你是 个学生呀!

毛毛(笑)这还用说!(顺手在沙发前的小几上拿起几封 信，塞进书包)

大个子 哎哎，你干什么?这是社会上寄给我们“青少年信 箱 ” 的 。

毛 毛 (理直气壮)我也帮助回复几封嘛。

大个子 哎哟看你——“信箱组”的义工也必须考试上岗。

毛毛哼，这也太死板了。(稍停，央求)这么吧，就一封就

一封，写完后再让你过目，可以啦才寄出去，行吧? **大个子** (笑着擂了毛毛一拳)你这小子最贪心!

**毛** **毛** (笑着，闭着眼睛像打扑克洗牌那样，郑重地抽出一

封，一看信封，大惊失色)寄信人——杜佳佳! 〔 暗 转 。

(8)

〔舞台前方左右放两张卧床，展现两个空间——毛毛 和佳佳的卧室。

〔佳佳床头挂有青春偶像“小虎队”的少男彩照。毛 毛床头则挂着那双特大的拳击手套。

〔这边毛毛倚在枕头上读信。那边佳佳则将信纸铺 在枕头上重现写信情景。两人都穿着内衣。

**佳** **佳** (边写边念)“敬爱的义工老师，您好!” **毛** **毛** (看信)嘻嘻，“敬爱的”!

佳 佳 “最近，我遭受了命运残酷的捉弄。我实在受不了， 受不了!”

毛毛(急得在床上跳起来)命运残酷捉弄?佳佳，你千万 不能，不能去死啊!(继续看信)

佳 佳 “多难以开口啊!我只得向您倾诉，向您求救!” 毛毛(更着急)你尽管说，快说呀!

佳 佳 “是这样：我最近将要参加全市的中学生形象大赛，

可我万万没有料到，会偏偏在这个时候 毛 毛 怎么啦?

佳 佳 (哭腔)“脸上长出了两颗青春痘…… ” 毛 毛 ( 舒 了 口 气 ) 老 天 !

佳 佳 “我连续喝了九瓶‘战痘的青春'口服液，可那两颗该

死的痘，还依然坚守着阵地…… " 〔佳佳的表演区灯灭。

毛毛(气鼓鼓地掏笔写信，边写边念)“佳佳同学，我是995 号义工，很高兴读到你的来信……”不能“高兴”。 (划掉)“来信收到，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你的两颗 痘，还有‘战痘的青春’口服液确实吓了我一跳。对 于这两颗痘……”两颗痘……(写不下去)哎哟，要是 潘明在就好了，不知道海伦 · 凯勒有没有长过青春 痘?(随口哼歌)“青春啊青春……”(不知不觉转唱 到流行歌《潇洒走一回》上面)“我用青春赌明天 ……"(猛地想起什么)不麻烦海伦 · 凯勒啦，就拜托 叶倩文——(急速写信，念)“叶倩文是‘我拿青春赌 明天’,你呢，‘你拿青春来战痘'值得吗?你只为两 颗青春痘万念俱灰，就想不到有人失去两只眼睛而 欲哭无泪!我想提供地址，让你认识两个人： 一个是 双目失明的同龄人潘明姐姐， 一个是身患绝症的蔡 爷爷。他们是你我都想像不到的人，对你会有启迪 的。最后我想送你一句话——”(急速查书，念)““人 并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，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。’你 本身就漂亮，也完全能够美丽!”

〔毛毛的表演区灯灭，佳佳的表演区灯亮。

佳 佳 (兴奋地写信，念)“敬爱的995号义工，真没想到这 么快就收到来信，我第一次尝到了倾诉的快乐。我 不断想像您的模样， 一定是宽宽的肩膀，方方的脸 庞，还有一双善解人意的大眼睛!”(停顿)“我是一只 骄傲的小孔雀，在家里在学校，都是别人围着我转，

可读了您的信和认识了蔡爷爷、潘姐姐，我才重新认 识了我自己 …… "

〔佳佳表演区灯暗。舞台中央深处灯亮，照亮毛毛家 那个大窗，毛毛正在窗外通道上练着拳击。

〔佳佳兴奋地捧着信边读边走过来，被毛毛挡了路， 站住。

〔毛毛回头见拿着信的佳佳，摘下拳击手套，傻乎乎 地笑着。

佳 佳 (瞪眼)毛病!(快步下)

〔毛毛愣在原地。 〔暗转。

(9)

〔街上，舞台深处竖有一个标志发廊的旋转灯柱，柱 后可进某发廊。斜前方还有一个信息张贴栏。

〔毛毛头戴义工红帽子，推着一辆小推车吆喝着上。 车上放有餐巾纸、小梳子、女人头巾、女人头饰之类 的小玩意儿。

毛毛(在车上摸出一沓传单，高喊)义卖喽，义卖喽，请看 市“义工联”为特困家庭义卖喽!(依次掏出头饰、梳 子)多漂亮的头饰，多精巧的梳子!女士们，先生们， 伸出你的手，掏出你的钱，献出你的爱，挽救一个垂 危父亲的生命，温暖一个双目失明女儿的心房吧! 义卖喽义卖喽——

〔发廊那边走出香妹。她脸色红润，衣着整洁。 **香** **妹** (惊喜地)毛毛哥!

毛 毛(笑)香妹，我生意做到你家门口来了。 香 妹 怎么,做起小生意了?

毛毛哪儿呀，“义工联”的，救人，义卖!你，你这发廊——

香 妹 嗯，这店是我爸开的。我爸怕我再……说要换个环 境，要到你们红荔村去开个花店。

毛毛太好了，鲜花生意其实在深圳是很好挣钱的。

香 妹 这发廊从今天起就不开了，我爸和我正忙着收拾一 大堆旧家当呢。

毛 毛 旧家当 …… (突然想起什么)哎，你这儿有那种按摩

床吗?

香 妹 有啊。

毛 毛 太好啦!

**香** **妹** (不悦地)你也要开发廊?

毛毛 不是的，有一帮残疾人朋友想开个盲人按摩所，“义 工联”很支持，可资金、设备还差一截，你这按摩床， 能不能—--

香 妹 啊哈，几张破床，你要就搬去好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 呢!

毛 毛 (跳起来)真的?

**香** **妹** 还能假?而且啊，你要搬，现在就得搬。 **毛** **毛** 现在?

香 妹 上午家当处理完，下午门店就要转让出去啦。 毛 毛 好。(一想)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?

香 妹 好吧。(入内)

毛毛(兴奋地自语)今天又干了 一 件大事!(目光触及小 推车)那这义卖——

〔溜旱冰的两个小青年喊着“毛毛——”上。他俩衣 着比上一回整洁多了。

毛 毛(大喊)福安，财生——(老友般拥抱)去哪儿? **青年甲** 福田股份公司招工，我俩刚去报完名。

**毛** **毛** (高兴)好哇! **青年乙** 你 这是—

毛毛“义工联”搞义卖—— (递传单)

**两青年** (看传单)我们能帮点儿什么忙吗?

**毛** **毛** 那这样吧，福安等会儿咱俩一起搬几张床，财生你就

替我在这儿义卖。 **两青年** 行 。

**青** **年** **甲** 那我们先到那边卖，搬床时你再喊我。 **毛** **毛** 好。

〔香妹内喊：“毛毛哥，快来吧。” **毛** **毛** 哎——

**青年乙** 哎哎——(指毛毛头上的红帽子)能不能——

〔毛毛笑着将红帽子戴到青年乙头上。 **两青年** ( 欢叫)义卖，义卖喽—(推车下)

〔毛毛入内。

〔黄主任夫妇边谈边上。黄主任乐呵呵揣着两本新 买的精装书。

**黄主任** 总算买到了!等会儿，毛毛肯定很意外，嘿嘿……

**秀** **兰** (笑着接书)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?对对，这几天，毛 毛到处打电话，要的就是这一本!(珍重地放进提包 里)

〔两人走过那个信息张贴栏时，黄主任被某条广告吸 引 。

**黄主任** ( 念 )“英语强化班”。

**秀** **兰** (拉开黄主任)菜还没买呢。

**黄主任** 你先走……我看看毛毛能不能再穿插着学点儿英 语 。

〔秀兰笑着下。

**黄** **主** **任** (凑近看信息栏)“每周一、三、五晚上 …… ”

〔毛毛跟香妹吃力地抬 一 张按摩床出，放在发廊门

口 。

毛 毛(重重地仰卧到床上，试试床的弹性，仰天大叫)舒服 啊 !

〔香妹咯咯咯笑个不停。

〔黄主任隔着信息栏皱了皱眉头。 毛毛(更夸张地重复)好舒服啊!

〔黄主任疑惑地从信息栏这边伸出头去， 一看是儿 子，怒不可遏地奔过去，拎着毛毛耳朵，将其拖下床 来。

**香** **妹** (挺身而出)你是什么人?(用力掰开黄主任的手，心 痛地抚摸毛毛耳朵)

**黄主任** (火上浇油)你是什么人?还——还——还不放开! (拖开毛毛)

香 妹 (再次拖过毛毛，紧握其手)别怕他!(大声对黄主 任)告诉你，我们红道黑道都有人!

**黄主任** (更惧怕地)啊?(对毛毛)还不快走!你再跟她鬼 混，我就不要你这儿子!(拉起毛毛就走)

香 妹 (一时反应不过来)儿子?(发现毛毛已被拉走，按摩 床留在原地，着急地朝毛毛去的方向拼命拍床)哎哎 哎——(跺脚，朝远处高喊)毛毛哥，我等着你啊!

〔 暗 转 。

·47 ·

t

(10)

〔紧接上场，毛毛家。

〔黄主任夫妇在一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毛毛却一言 不发。

**秀** **兰** 毛毛，你倒是说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? 〔毛毛不开口，望着窗外。

**秀** **兰** 眼看你天天都背着书包出去，这作文班念得好好的， 怎么会变成——

**黄主任** (冷笑)天天都背书包!(拎起那个大书包，往地面一

倒，女人的头巾、头饰掉了一地) **毛** **毛** (被激怒)你搜我的房间?

**秀** **兰** 毛毛，爸妈都是为你好，你说清楚呀!

**毛** **毛** 本来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跟你们说清楚。可今天，爸爸 不分青红皂白就在大街上羞辱我，说我去鬼混!现在， 又没经我同意就搜查我的房间!告诉你们，我会说的， 但是，(一字一顿)爸爸得先认认真真跟我道个歉!

**黄主任** 向你道歉?

**秀** **兰** 毛毛，别太犟了，他是你爸爸啊!

**毛** **毛** 爸爸就怎样了?这个世界最容易的就是当爸爸啦， 又不用考执照，谁想当都可以!

**黄主任** 你你你——放肆! 〔静场片刻。

毛 毛 不道歉，那……我走啦!(断然朝门口走去) 〔黄主任往门口一拦，目光冷峻。

毛 毛 ( 唱)“我是一只快乐的小小鸟……”(突然跳出窗外， 跑下)

**秀** **兰** (急追到窗边)毛毛，你去哪儿?

〔毛毛内应：“红——树——林—— ” 〔黄主任夫妇各自叹口气，对视。

黄主任 唉，教子无方，江郎才尽——没辙啦!(重重地坐到 沙发上，随手抽出沙发旁的报纸，突然被某条标题吸 引 )

**秀** **兰** 你还有心思看报!(抢报纸)

黄主任 哎，别别别—(念)“让世界变得更加温暖——深圳 义工在行动……深圳市义务工作者队伍，即志愿者 组织，是全国第一个义务工作团体。她以出色的工 作催生了‘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',赢得了社会和人 们的赞誉……‘义工联’开设‘热线电话服务'、‘青少 年信箱服务’、‘中小学生服务’……"(感兴趣地)听 听——(念)“中小学生服务，这种服务的对象 …… 一、因家庭经济困难，孩子无法……”(跳过下行) “二、……”听听——“因心理等原因，无心向学的问 题学生”——咱那个活宝就是这一类!(继续念)“其 优越之处在于：义工是以大朋友身份上门辅导，与孩 子的沟通，远远胜于家长与老师……”(重重拍了一

下大腿)有救啦! 〔 暗 转 。

(11)

〔紧接上场。舞台右上区灯亮，出现“义工联”热线电 话间。

[毛毛正挤在大个子身旁，很感兴趣地看着大个子接 电话。

**大个子** 对对，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啦。再见!(放下话筒)

又是一个跟父母吵架的! **毛** **毛** 我也跟父母吵过架!

**大个子** 啊?

**毛** **毛** (急改口)那是以前，我现在处理得非常非常好。 **大个子** 那你的经验特别有用。

〔幕内喊声：“小张，你过来一下!” **大个子** 哎 - - ( 走 出 )

〔电话铃响。

毛毛(犹豫 一 下，偷偷回头，横下心抓起话筒，亲切地)您 好，义工联热线!(突然瞪大眼睛，用手捂住话筒口， 失声叫道)我的妈哟!

〔另 一侧灯亮，那是黄主任正在家中打电话。 黄主任 喂喂，我是急于求援的学生家长，喂喂喂——

毛毛(定了定神，装出粗嗓音)我是995号义工，您别急，

慢慢讲，我们会全力帮助您的!

**黄主任** 我那宝贝儿子念初二，是个十足的问题学生，我真拿 他没办法，请你们派出助学小组救救我!

毛毛(又好气又好笑)放心——我的编号正是995(读成 “救救我”),“救救你”是我们的承诺。

〔大个子上。

**黄主任** 995,拜托啦! **大个子** 你怎么能——

毛毛(急忙把话筒塞到大个子手中)快，又是跟父母吵架 的 。

**黄主任** 我家住在红荔村六幢103——

**大个子** (打电话)您能不能把问题说详细点儿? **黄主任** (着急地)见面细谈。救救我，越快越好!

**大个子** 放心，我们马上赶到。(看着毛毛，对话筒补上一句) 995号义工，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!(放下话筒)

毛毛(失声)妈哟!(没对准座椅，跌坐在地上) 〔 暗 转 。

(12)

〔紧接上场，毛毛家中。

〔秀兰忙着收拾客厅。黄主任急切地来回踱步，时而 看看表。

**黄主任** (对秀兰)快点儿，“义工联”的同志就要到了。 〔大个子拉着毛毛上。毛毛神情很别扭。

**大个子** 挺起胸来!第一次家庭服务的确有点儿别扭，多想想

我们神圣的责任，你就会找到那份感觉!(想按门铃) **毛** **毛** (大声)慢!饶了我吧!(转身想溜)

**大个子** (急拉住毛毛)你每次义工活动都风风火火的，这次

怎么啦?

**毛** **毛** 这次我根本没做准备。

大个子 没做准备?上一 回去戒毒所搞帮教你有啥准备?结 果最成功的是你!其实，跟捣蛋的学生沟通，你远远 比我强。(又要按门铃)

毛 毛 (大声)慢!我肚子疼，我去买盒“驱风油”。

**大个子** 哎，(拉住)“驱风油”哪个家庭没有呀?进去!(按门 铃 )

〔门铃响了。毛毛如触电般，差点儿昏过去。大个子 连忙紧紧抱住他。

黄主任 (惊喜地)秀兰，来了来了——(从门上“猫眼”往外 瞧，发现毛毛，狂喜)神了——这义工真是神啦!刚 接到电话，就帮咱把儿子找回来了!

**秀** **兰** 真的?(赶紧也从“猫眼”里往外瞧)哎哟，我的儿哟! 〔秀兰开门，与黄主任两人恭侯门边。

**大个子** 我们是“义工联”学生服务小组的。您就是黄先生 吧?您好!(落落大方，上前握手)

**黄主任** 您好您好，太感谢您啦!

〔毛毛眼睛看着脚尖，双手不知怎么放才好。 大个子 (把毛毛拉到一旁)肚子疼得厉害?

毛毛不 ， 全好了 。

大个子 那你——你呀，初进“援助对象”的家，我们应该主 动、大方、热情!人家出了个捣蛋儿子，本来就有点 儿自卑，那我们就更得加倍热情——瞧，这样主动去 ——(示范，微笑伸手)“您好—- ”

毛 毛 ( 咕 哝 ) 这 多 别 扭 !

大个子 (严肃地)连“您好”两字都不会说，还当什么义工? (走至黄主任夫妇身边)来，毛毛——(示意开始)

〔毛毛硬着头皮走至黄主任跟前。黄主任夫妇紧张、

兴奋地注视着毛毛。 〔静场片刻。

毛毛(微笑着，落落大方，像总理接见外宾般向黄主任伸 过手去)您好!

**黄主任** (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慌忙握住毛毛的手)您好， 毛毛!

秀 兰 (激动得在一旁老擦眼泪，定过神来)大家坐，大家坐 呀。吃糖，吃糖!(捧来糖果盒)

**大个子** 谢谢!(礼貌地从盒中拿了一颗糖果，见毛毛随手抓 了一大把，狠狠踩了一下毛毛的脚)

毛毛哎哟—— (转傻笑)嘿嘿 … … (剥糖吃) 〔大个子无可奈何摇摇头。

**黄主任** (寒暄)您住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?

**大个子** 不远，只隔一条街。你们住在这儿，环境真不错。这 是——两室一厅?

**黄主任** 对对，参观参观——(带大个子四下看看) 〔毛毛跟着大个子参观。

**黄主任** 这是我们夫妇的卧室——

**大个子** (随口)光线真充足。(继续参观)哦，厨房是在这边 ——您儿子住在哪儿?

**黄主任** (指了指毛毛的房门)在这儿—— 〔毛毛漫步走了进去。

**秀** **兰** (端来饮料)义工同志，吃瓶“粒粒橙”。

**大个子** (正想跟毛毛进去看看，听到招呼，礼貌地返回沙发 边坐下)谢谢，谢谢!(切入正题，对黄主任)您儿子 眼下在哪儿?

**黄主任** (摸不着头脑)眼下——不就(指毛毛房间)在里面嘛。 **大个子** 哦，在里面。

〔毛毛又从房间里漫步走出来。

**大个子** (对毛毛)咱俩兵分两路，我在外边跟家长谈，你进

去!(用目光示意毛毛大胆开始工作) 〔毛毛再次走进自己的房间。

**大个子** (对黄主任)995呀，是有经验的!您尽管相信! **黄主任** (误会，附和)我绝对相信您!

**秀** **兰** 到如今，我们就全靠义工同志啦!(入内)

**黄主任** 哎，喝呀，快喝呀—

〔蔡爷爷上，看门牌后按响门铃。

**黄主任** (开门)您是—

**蔡爷爷** 请问您是黄主任吗? **黄主任** 我就是，您——

**蔡爷爷** 你们学校的杜佳佳同学，说您想……

**黄主任** (高叫)蔡爷爷!快进来快进来——(对大个子)我来 介绍——

**大个子** (跟蔡爷爷相视而笑)蔡爷爷，老相识啦!

**黄主任** 那就更好啦!是这样，楼上有我们一个学生，最近拿 了一篇演讲稿给我看，里头写到了蔡爷爷，给我印象 太深了!学校新学期里决定加强素质教育，我就想， 能不能请蔡爷爷做校外辅导员 ……

**蔡爷爷** 我是个闲不住的老头，用得着我，尽管说!我早就是 居委会“关心青少年活动组”的成员了!

**黄主任** 只是怕影响您养病 ……

**蔡爷爷** 没事。经过手术后观察这些天，医生已正式告诉我， 手术是成功的。

**众** **人** 成功啦?

**蔡爷爷** 医生说至少可活十年。我一算，这还得了?我今年 七十五，再加十年-  -那我这老不死的也太贪心啦! 〔众人笑。

**蔡爷爷** 大个子，你怎么在这儿?

〔大个子笑了笑，看了一下黄主任。

**黄主任** (尴尬地对蔡爷爷)不瞒您说，真不巧……今天 ……

家里出了点儿事 …… **蔡爷爷** 啥事呀?

黄主任 (咬咬牙)算了，家丑外扬就外扬吧!我拿我的小子

全没办法，最后只得请义工来“重拳出击”!

蔡爷爷 哎，又不是“严打”,什么“重拳出击”!孩子究竟怎么 啦?

黄主任 气死我啦!不自爱，父母的脸，全让他丢光了!

大个子 小声点儿!(往里一指)您知道，我们的义工正给您 儿子做工作呢!

黄主任 什么什么?里面有义工? 大个子 怎么没有呢?

黄主任 您这位995明明在这儿啊!

〔毛毛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房门口。 毛 毛 (大声宣布)我—995号义工! 黄主任 (差点昏过去)你?

蔡爷爷 没错，毛毛才是995。(指大个子)这位是义工联的张 理 事 。

大个子 (笑了笑)黄主任，似乎您对年轻一点儿的义工不大 信任?

黄主任 哪里，哪里，我是……是……

大个子 实际上，毛毛同志是我们“义工联”里的一块宝啊! 他善于用一种朋友的姿态做青少年工作，一下子就

能跟帮教对象拉得很近。这一点，我不如他。

蔡爷爷 最近，他还帮助公安机关查获了一个贩毒团伙呢! 黄主任 啊 ?

大个子 毛毛，刚才和那孩子谈得怎么样了?

毛 毛 (极深沉地)问题非常严重。黄主任您感觉到了吗? 黄主任 (环顾周围，苦叹)怎么都想不到，问题是……是这样

严重!

**蔡爷爷** 哎，别灰心!毛毛，你拿出你的想法来。

毛 毛 (侃侃而谈，模仿黄主任的语调)毛主席说过：“严重 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”。现在呢，“严重的问题在于 教育家长”!……在交谈中，我发现黄主任的孩子有 满肚子苦水……

〔秀兰端一盘荔枝走出，见状目瞪口呆。 **秀** **兰** 怎么……

**黄主任** (急忙把秀兰拉到一旁)糟啦糟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

请来帮助毛毛的义工— **秀** **兰** 就是毛——

**黄主任** (急忙捂住秀兰嘴)不能说，不能说。说了，不就自打

耳光了吗? **秀** **兰** 怎么办?

**黄主任** 怎么办?哑巴吃黄连，把戏演下去! **秀** **兰** (忍不住笑出声来)咯咯咯—

**黄主任** (跺脚)你——

**秀** **兰** (笑)不是黄连，是蜜糖!(转身)大家吃荔枝，“增城 挂绿”——比蜜糖还甜!

〔佳佳喊着“黄主任”,手捧奖杯闯了进来。

**佳** **佳** (兴奋地)蔡爷爷已经来了?对不起，我本来该陪您

来才对，可刚巧“中学生形象大赛”今天决赛…… **黄主任** 怎么样?

佳 佳 (高举奖杯)第一名!大赛相当激烈，除了比仪表，还 比唱歌、跳舞、演讲!我主要是凭真情实感的演讲夺 分，当中我讲了蔡爷爷和潘明姐姐，打动了在场每个 人!(动感情地)蔡爷爷，本来，我、我是不应该拿这 个杯的……

**蔡爷爷** 为啥呀?

佳 佳 (害羞地)不说啦，是您和潘明姐姐给了我灵魂的洗 洁净，我、我才明白，真正可爱的中学生该是什么样 子!谢谢您!

**大个子** (笑)你呀，还得谢谢那位耐心给你写信的义工!他 就在这儿!

佳 佳 ( 激动)995?

黄主任 (叫了起来)995?

佳 佳 对呀，我做梦都想着他呢! **秀** **兰** (喜不自禁)是吗?

**佳** **佳** 没想到今天——(用热情的、火辣辣的眼神凝视着大 个子)

**大个子** (笑)等一会儿!995现在正在帮黄主任教育孩子呢! **佳** **佳** (安慰毛毛)这是好事，义工是好朋友。

**大个子** 继续吧——

**黄主任** 要不，佳佳先回去?

**佳** **佳** 不，我要听995说话!(再次热情地凝视着大个子) **大个子** 继续吧!

毛毛其实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 黄主任您怎么能断定，您的孩子就是“一丈高九尺无 用”的废物呢?可怕的是，您的孩子差一点儿也被您 牵着鼻子走，认定自己是废物!

**佳** **佳** (越听越不对劲，站起来)啊?

**黄主任** (急忙把佳佳按到座位上，连连丢眼色)佳佳，你在学 校里是最听话的，今天黄主任要求你，好好听完995 义工的讲话。

毛毛一个孩子，如果生活在耻辱之中，他就学会了自卑；

如果生活在认可之中，他就学会了自尊；如果生活在 接受之中，他就学会了爱别人……

〔秀兰根本不听毛毛的滔滔不绝。她留意到毛毛的指 甲又长了，马上掏出指甲剪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抓过毛 毛的手。毛毛边讲边习惯地伸过手让母亲剪指甲。

〔众人面面相觑。

**大个子** (忍无可忍)毛毛同志!

**毛** **毛** (不解其意)就要完了!(接着讲) ……如果生活在鼓 励之中，他就学会……(挥手，被剪着肉)哎呀!

**秀** **兰** (着急)我的儿!疼吗?(心疼地吻毛毛的手指) **大个子**

我的儿?(恍然大悟)原来——哈哈哈 ……

**蔡爷爷**

**大个子** 世上怎么有这样的好戏!

〔众人大笑不止。

〔香妹手中捧着一束鲜花，带潘明上。

香 妹 毛毛哥—— 毛 毛 香妹，潘姐姐!

**香** **妹** 我的花店就在你家附近，过来认认你这个邻居。还

有，昨天对你爸不好，也向黄伯伯来道个歉。

潘 明 昨天，毛毛和香妹搬床是支持我们的“自强盲人按摩 所”。

**黄主任** (笑)误会了!(接花)毛毛刚才已经把我教导了一番 了 。

毛毛爸爸，我刚才 … … (不好意思)

**黄主任** 哈哈哈……995,呶——(将花束硬塞到毛毛怀中) 〔周记者高喊着“黄主任”,手拿报纸，兴冲冲闯入。

**周记者** (兴奋地)毛毛，快快快，过来过来，这样——(不分青

**毛** **毛** **周记者**

**黄主任** **秀** **兰** **毛** **毛** **周记者**

佳 佳

红皂白，给毛毛示范了一个威武形象，要拍照) (莫名其妙，拼命躲开)干嘛干嘛?

(对黄主任递过报纸)是这样，毛毛那篇《我暑假的义 工生活》在《特区报》发表啦!

(共同捧报，高兴得两手直发抖)真的呀?

(不相信)我没有投稿呀!

是我们老总无意中在《义工通讯》上发现的，给你改 了改。今天一发表，读者纷纷来电，老总指示再搞个 独家采访。

(走过去)祝贺你，995!

毛毛不不，我是什么熊样儿我清楚。要讲认真学习，我比 你差远了!我，我……(环颐四周，突然将花束塞到 潘明手中)谢谢你潘姐姐!

**周记者** 我想，采访标题就叫——《一个勇于奉献的少年义

工 》 。

毛毛“勇于奉献”?我，我只觉得……觉得救别人就是在 救自己!

众 人 救别人就是在救自己?

毛毛是啊!我第一次发现我对别人有用，我好像长出了 翅膀，多快活啊!短短的暑假见到了这么多从没见 过的人，长了这么多的见识-—嘿，活着，原来这么 有意思!

**周记者** (对黄主任)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! **黄主任** (对众人)不可思议的传奇戏剧!

**周记者** 这个年龄，有什么传奇不能发生呢?

**黄主任** (对众人)没想到，今天老子栽在儿子手里——您好，

毛毛!(伸出手去)

**毛** **毛** (大声)爸爸——(搂住黄主任)

**黄主任** (拿出那两本书)毛毛，这是什么?

**毛** **毛** (接书，大叫)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?

**黄主任** 慢。(从毛毛手中抽回一本，笑)这一本，是老爸给自

己留的。 **众** **人** 啊 ?

**黄主任** 好些年啦，应该再看一遍啊!(挠了挠头皮)这些年， 我总是恨铁不成钢，可却很少想想钢是怎样炼的!

(停顿)孩子，明天爸爸就带你去红树林!

**毛** **毛** 爸爸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红树林啦!真的!

〔鼓声激荡，由远及近。墙壁、窗户等景物突然缓缓 向两侧移开。

**毛** **毛** (高叫)爸爸，你看——

〔音乐声中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神奇的天地：海鸟飞 舞，涛声阵阵。那一簇簇、一排排红丽的丛林上，还 结着奇异的“红果”,原来那是藏在丛林后面义工们 的红帽子。义工们呼啦一声向着众人跑来——里头 还包括那两个溜旱冰的小青年。毛毛接过他们递过 的红帽子，分别为蔡爷爷、潘明、佳佳和香妹戴上。 最后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走向自己的爸爸，为调皮立 正的黄主任戴上红帽子。

〔刹那间，红光满天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流光溢彩。众 人笑着、唱着、舞着……

〔幕缓闭。

——剧终

**绿荫里的红塑料桶**

孟 冰



**人** **物**

董喜财——某部队班长。

肖 乐 — —某部队代理排长。 谷 三——某部队连长。

官 梅——某大学中文系女生。 蒋晓红——某大学中文系女生。 江 燕——某大学哲学系女生。 苏 菲——某大学中文系女生。 杨惠萍——某大学法律系女生。 部队战士甲、乙、丙、丁等。

**时** **间** **：当代。**

**地** **点** **：冀中平原一座军营内。**

〔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以它的宽厚和平坦展示着大 地的风韵，散发着浓郁的野香。

〔田间的色彩是丰富的，远处是一片嫩绿，近处是一 片金黄。

〔军营以它严整的布局，坐落在这黄灿灿绿油油的田 间，硬是在柔软、温馨的土地上垒起方方正正、见棱 见角的围墙-舞台上所展现的便是这围墙里的一 角。

**(一)**

〔傍晚。车声，人声，口令声。

〔落日的余辉留下 一 丝丝柔和的金线挂在树梢和房 檐之间。

〔军营里， 一间普通的战士宿舍。从门口贴的纸条可 以看出现在是女大学生宿舍。

〔宿舍里上下床和桌椅板凳摆放整齐。 一 只崭新的 挂着灯罩的灯从舞台上方垂吊下来。

〔军营里的大喇叭哗哔剥剥地响了 一气，播放着热情 洋溢的讲话：“同学们，(稍顿，加强语气)亲爱的同学 们，你们来自首都北京的名牌大学，是九十年代有文 化、有知识、有理想的一代新人，你们是时代的宠儿， 是天之骄子!我代表‘红一团'全体指战员对你们来 我部军训表示最热烈、最最热烈和最诚挚的欢迎!” 〔幕后隐隐传来部队里特有的那种整齐的掌声和大 学生的笑声：

“看你这样子!时代的宠儿!” “听见没?天之骄子!”

“美得你!走错了，那是二排三排的宿舍!” “我是哪个排的?喂，我走丢了咋整?”

“这是谁的行李?”

“姓什么你还记得吧?”

〔女学生们似乎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可以大笑一气。 〔蒋晓红拎着一只红塑料桶奔上。

蒋晓红 (嚷嚷着)一排一班的弟兄们，咱们的宿舍在这儿呢! 〔大喇叭仍在播放着欢迎稿：“……同学们，你们为加 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》'高等院校及高级中学学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 练’的要求，来我部进行军训，我代表…… ”

蒋晓红 欢迎!欢迎!(发现床头上贴有小纸片，写着学生姓 名) ……哟，连床位都分好了?(找到自己的床位，是 上铺)蒋晓红! ……我在这儿?(看别的床)杨惠萍? ……江燕……宫梅 ……

(想起什么,急忙跑到门口喊起来)宫梅!宫梅—— 〔杨惠萍走来，看上去显得文静一些，像是有什么心 事。她行李不多，也拎着一只红塑料桶。

〔蒋晓红打量着杨惠萍。

**杨惠萍** (笑着点点头) ……我叫杨惠萍。 **蒋晓红** 蒋晓红，是中文系的。你呢?

**杨惠萍** 法律系的。

**蒋晓红** (高兴地)听说你们法律系丢了一个人?找到了吗? **杨惠萍** (摇摇头) ……不会找到的，她根本就没来!

〔片刻，江燕像 一 阵轻风飘来，显得潇洒，显得自由自

在。她站在门口向后面喊着—— **江** **燕** 哎——当兵的，把东西放这儿吧!

〔战士甲扛着江燕的行李，提着一只红塑料桶走来。 他把东西放下，擦了擦汗水。

江燕行啦，没你的事啦。

〔战士甲点点头，转身欲走。 江 燕 (突然地)……等等!

〔战士甲停住脚步。

江 燕 当兵的，你们这儿有超市吗? 战士甲 什么超市呀?

江 燕 好啦，没你事儿啦。 〔战士甲转身走了。

蒋晓红 (追到门口冲战士甲背影)哎——解放军同志，谢谢

啦!

〔江燕瞟了一眼蒋晓红。蒋晓红不示弱地看一眼江 燕，却对着杨惠萍说话。

蒋晓红 说实话，人家解放军对咱们真是够热情的啦，从 一 下 火车就问咱们饿不饿，渴不渴，还抢着帮咱们拿行 李。 ……再说了，谁不是爹娘生父母养?有人还真

把自己当什么天之骄子呀? 〔江燕想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

〔大喇叭里的广播声又响了起来：“同学们，你们来自 首都北京名牌大学，是时代的宠儿，天之骄子，我代 表 …… "

〔肖乐搀扶着宫梅走来。宫梅一瘸一拐，轻轻地抽泣 着，看上去她年龄最小，显得小巧玲珑。

**蒋晓红** (急忙近前)宫梅，怎么啦? 宫 梅 (啜泣着)脚 ……

肖 乐 她从卡车上往下跳，把脚给崴了。

**蒋晓红** (扶着宫梅坐下，对肖乐) ……谢谢啦! 肖 乐 不，应该是我谢谢你们!

**蒋晓红** (不解地)为什么?

**肖** **乐** 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军营生活由于你们的到来从此 会变得丰富多彩，我们这片绿色的军营添上你们这 些嫣红姹紫也似乎忽然换了个季节 ……

〔周围几个女学生都有点愣神。 **蒋晓红** (一愣)你是——

**肖** **乐** 一排三班班长，代理排长，肖乐，肖邦之“肖”,欢乐之

“乐”。还有，我喜欢音乐，也很高兴认识你们。 **蒋晓红** (大方地上前握手) ……你好。

〔肖乐点头一笑。 **蒋晓红** 那我们一班长呢?

**肖** **乐** 噢，他眼睛发炎，去医院了…… **宫** **梅** 我们班长厉害吗?

**肖** **乐** 这个……我想可能理解不一样，严厉不同于厉害吧? **蒋晓红** 严厉是一种态度，而厉害是一种性格。

肖 乐 (笑了一下)……是这么回事。(对宫梅) ……我可以

走了吗? 宫 梅 谢谢。

江 燕 (抢过话头) ……我们没有挽留你的意思。

肖 乐 (看着江燕)……我也没有想留下来的意思。再见! (笑笑，走了)

蒋晓红 (赞赏地) ……咱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是抗麻包的战 士，其实他们挺有文化素质的。

江 燕 (有些不屑) ……我倒觉得他有点儿做作，酸不溜丢 的，俗酸。

宫 梅 不，我觉得他挺有绅士风度，长得也帅!

江 燕 (看着宫梅)……当然，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子对

来自异性的热情总是心旷神怡的。 〔不知何时，广播声已经停止了。

**宫** **梅** (突然地)什么味儿?……你们闻到了吗? **杨惠萍** 闻到了，……是酸味儿!

**蒋晓红** 这附近肯定有化工厂…… 江 燕 不会是核电站吧?

〔一个身材矮胖，戴着眼镜，背着双肩包的女学生上。 她耳朵里塞着微型录音机的耳塞，整个装束倒像一 位旅行者，她叫苏菲。

苏 菲 (兴奋地用广东普通话边说边比划着) ……哗!这个 军营好大!我差一点就找不到这里啦!……我听一 个男同学讲话，哗!……他怎么会有那么多让人伤 心的故事啦?结果我一边听一边就跟他走到男兵连 去啦!……哗，他们那里有一排军车!……我想去 摸一下，一位解放军先生不给过去的……那位解放 军先生好好奇怪啦，你讲话他不看你的，他讲话也不

看你的，搞不懂他在对谁讲话啦? 〔几个女大学生看着苏菲笑了。

苏 菲 哎呀，不好意思啦!这里是几个排、几个班啦?我有

没有搞错啦?

**蒋晓红** 你叫什么名字?

**苏** **菲** (随口说出英文名字)AMY…… 宫 梅 (惊奇地)艾咪?

苏 菲(想起什么)噢，不好意思啦，自从香港回归以后，爹

地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，叫苏菲。 江 燕 苏菲?“苏菲的抉择”?

苏 菲 是这个意思啦。就说上大学吧，妈咪让我去美国，爹

地让我去英国，他们两个人为这个事情吵得总是量 血压。我说让我自己来抉择吧，所以我就到这里来 啦。

杨惠萍 (指蒋晓红的下床)这是你的床。

**蒋晓红** 喂，同胞!换个床好不好?我和宫梅过去是同学，让 她到我这个下铺来，你到她原来的那个下铺行吗?

苏 菲 这很方便啦!把东西拿过来就可以啦!(突然地)

哗!……我的皮箱哪里去啦? 〔女大学生们愣住。

苏 菲 (几乎哭了出来)哗!……我把皮箱搞掉了!这下可 怎么办哪……

〔董喜财提着一个大皮箱出现在门口。他年龄不大， 个子不高，一只眼睛被纱布蒙着，但军容整齐，身体 和精神都透露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气质。他敲了敲

门 。

**蒋晓红** 请进!

〔董喜财犹豫了一下，咬咬牙，绷起了脸，摆出一副查 内务的严整神态进来。女大学生们也纷纷放下正在 收拾的东西，打量着董喜财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停顿。

苏 菲 (看到皮箱，急忙接过)哗!这是我的皮箱!……多 谢啦!

董喜财 (并无笑意，看了一眼女大学生们) ……欢迎你们的 话，广播里都说过了，我就不重复了。现在请你们都 站在自己的床前，要养成习惯，逢上级来检查，都必 须这样做……

〔女大学生们没有动。

**董喜财** 听说你们入学第一天就被送来军训，我想你们之间

也许跟我一样，都不太熟悉……下面，我们互相介绍 一下。(突然有点恼火) ……别那么看我，还挤眉弄 眼的……虽说我一只眼，这只眼睛发炎了，可我一 目 了然!我再说一遍：请你们站到自己的床前!

〔女大学生们纷纷站到自己的床前。苏菲犹豫着，因 为宫梅已经站在写着“苏菲”名字的床前了。

**董喜财** 我是你们的班长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家在山西，刘胡兰

的家乡文水县，知道吗? **宫** **梅** 刘胡兰?

**董喜财** 刘胡兰都不知道?就是毛主席题词的那个女英雄，

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…… **蒋晓红** 这个我们知道 ……

董喜财 (顿了一下)知道我就不说了。我叫……董喜财。 **宫** **梅** ( 脱口而出)喜财?

董喜财 (厉声地)对!喜财!喜欢的“喜”,金银财宝的“财”!

有什么不明白的吗? **宫** **梅** (胆怯地)没，没有。

**蒋晓红** 我 有 问 题—— 董喜财 要先喊“报告”!

**蒋晓红** 报告! **董喜财** 讲 !

**蒋晓红** 我们除了叫你班长，还可以叫你的名字吗?

**董喜财** 训练的时候必须叫班长!(勉强地) ……平时，可、可 以叫名字。

蒋晓红 (俏皮地)是，喜财哥。

〔女大学生们哄笑起来。

〔董喜财脸色铁青，女大学生们急忙收敛了笑容。

**董喜财** (看着杨惠萍床前的卡片)杨惠萍! **杨惠萍** 哎。

**董喜财** 记住，以后要答“到”! **杨惠萍** 到 !

**董喜财**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!

**杨惠萍** (茫然地) ……没有什么好介绍的。 **董喜财** 年龄?

**杨惠萍** 十九……噢，对了，我是法律系的，家在山东。 **董喜财** 山东?

**蒋晓红** 班长的家是山西，你俩是一山之隔? **董喜财** (走到江燕的床前)江燕!

江 燕 (早有准备，一口气地)到!我叫江燕，今年十九岁， 性别女，身高一米六八，体重四十七公斤，祖籍江苏， 出生在上海，喜欢看书，喜欢听圣桑的《天鹅》,还喜 欢吃零食，买化妆品。我所信奉的人生信条是：我为 人人，人人为我……请问班长同志，我这样介绍自己 行吗?

**董喜财** 复杂了一点。

**江** **燕** 顺便告诉你，我是哲学系的。 〔沉默，良久。

〔董喜财看看江燕挑战者似的神情，慢慢走开一步， 来到蒋晓红床前。

**董喜财** 蒋晓红!

**蒋晓红** 到!我是中文系的，出生在北京，是在胡同里长大 的，小时候常听爷爷奶奶讲老北京的故事……今年 二十岁。

**董喜财** (看着床头的卡片，又看看宫梅)……苏菲!

〔董喜财身后的苏菲向宫梅比画着，商量着谁来答 应 。

**董喜财** 我已经说过两次了，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床前! ……苏菲!

**宫** **梅** (因为站在苏菲的床前，只好答应)……到!

**董喜财** (一愣，盯着宫梅，缓缓地)……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在 香港什么地方?

**宫** **梅** (愣住) ……什么?……哦，我们家在香港什么地方?

……我们家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—— 〔几个女大学生忍不住笑了。

董喜财 (怒)笑什么?……别看你是大学生，我是当兵的，你 是大城市的，我是农村的，可你别想糊弄我!我知道 你是宫梅!中文系的， ……十八岁，数你小!(转身 对着苏菲)你才是家在香港的苏菲，对不对?

苏 菲 (点点头)是这样的，班长先生，我们两个想要把这个 位子换一下，她睡到我这里，我睡到她那里—一

**董喜财** 下来再说。……好啦，既然我们都认识了，现在我就 给你们提出第一个要求：请你们多准备几条手绢!

**女大学生们** (愣住) ……为什么?

**董喜财** 在今后的三十天内，你们肯定要哭鼻子，(看着宫梅) 说不定有的人一天之内就要哭两次以上!准备好手 绢，到时候好擦眼泪擦鼻涕什么的!

**宫** **梅** 我不信! ……我保证不哭!我敢和你打赌! **董喜财** 不行!军队有纪律，不能赌博!

**宫** **梅** 不是赌博——我要是输了，我给你买酒喝。 **董** **喜** **财** 我不喝酒。

**宫** **梅** 那我给你买糖吃 —

**董喜财** 我不吃糖。

**宫** **梅** 那你说买什么? **董喜财** 不知道!

**宫** **梅** (笑)那……就买巧克力! 〔众人笑。

**董喜财** 你自己吃!

**蒋晓红** 那她非输不可!

**宫** **梅** (对董喜财)……说定啦?

〔董喜财点头。

**宫** **梅** (伸出手)来—— **董喜财** 干啥?

**宫** **梅** 拉钩!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……

〔宫梅向董喜财伸出手，董喜财愣着。宫梅索性用手 指去够董喜财捏着的拳头。董喜财被碰触的那一瞬 间忽然转身。

董 喜 财 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吧，晚饭后看电视录像《西点军校 女学员》。今天不强调内务卫生，从明天早起开始搞 内务。我走了。(走到门口停住脚步，拉灯绳)对了， 这个灯的开关是新安上去的，有点儿接触不好，今天 晚了，明天我就给你们再换一个新的 … …记住，每次 开灯要多拉几下。(说着拉灯绳)一 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
六、七— 〔灯亮了。

〔女大学生们看着灯泡，面面相觑， 一起放声大笑。 〔切光。

〔幕间戏 — — 肖乐正为董喜财上眼药水。 **董喜财** 你点我鼻子眼儿里了。

肖 乐 你倒是睁开眼啊。(掏出一本书)这是我刚给你买 的 。

**董喜财** W……P … …

**肖** **乐** WPS。

**董喜财** 我知道，电脑程序输入。你就逼我上吊吧，光背一个 五笔字根，我眼睛已经急得发炎了——我是说给我 弄一个“汉王听写”,我一说话，它就出字……

肖 乐 为了省事 ?

**董喜财** 不是，我天生脑子笨。

**肖** **乐** 脑子笨就更应该学，越不学越笨，眼下多好的机会

**董喜财** 啥机会?

**肖** **乐** 大学生啊——大学生里的能人多着呢，八班有个男

生听说从小学就玩电脑，都叫他“机器人”。 董喜财 那正好，你跟连长说让我到男生班当班长。

肖 乐 男生女生都一样，都得带好。我听说你们班能人就 不少，那个叫江燕的外语就不错。

董喜财 不光是她，都是能人，要不今天一见面就闹得我一身

汗 。

肖 乐 这带女大学生确实得费心思，我也是一身汗，今天三

班有个女生就当着我的面要和我来个 Kiss。

**董喜财** Kiss?

**肖** **乐** 这是外语 ……

**董喜财** 我知道，就是亲嘴的意思，那你…… 〔 暗 转 。

(二)

〔晚上，月光朦胧。

〔仍是女大学生宿舍。

〔不远的地方传来口令声，是董喜财的声音：“ 一二 一 !立定 … … 向左转!抓紧时间准备休息，还有十 五分钟就要熄灯。解散!”

〔片刻，女大学生们陆续走来。

〔宿舍内一片黑暗，只有一丝月光依偎在窗口。

**蒋晓红** 注意!我要开灯了! … … 你们数着! 〔不知谁在笑着。

**宫** **梅** 等 等! … …晓红，让我来吧!

**蒋晓红** 好!让给你，谁让你是我的“小情人儿”呢!

**宫** **梅** (高兴地)我要开灯了，数着!

**江** **燕** 快点儿吧!

**宫** **梅** (边拉灯绳边数着)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—— 〔有人随声附和着，还有人用英语数着。

**宫** **梅** 六、七——

〔灯没有亮。 〔一片寂静。

宫 梅 怎么回事儿?坏了?

**蒋晓红** 都是你，偏要拉…… **杨惠萍** 可能是停电吧?

苏 菲 刚刚看电视不是还有电吗?

蒋晓红 听说是团里专为我们发的电……

江 燕 (站在门口)停电!这一片房子都是黑的!(突然地)

你们看!天哪!什么感觉?

蒋晓红 (急忙翻起东西)我有手电!

宫 梅 (也站在门口)什么“什么感觉”? 江 燕 一排排黑压压的平房 ……

宫 梅 像……像积木?不，像集装箱? 江 燕 (玩笑地)不!……像巧克力! 宫 梅 去你的!

**蒋晓红** (找到手电，将光柱照在自己脸上，做着怪样子，压低 声音)……姑娘们，“从现在起你们不是人!”……

〔姑娘们有的尖叫着，有的笑着。

**蒋晓红** 整个电影我就记住教官的这句话了。 **苏** **菲** 咱们的教官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吧?

江 燕 我看八九不离十，别忘了，这里也是军队! **宫** **梅** 你说喜财哥呀?我看他不会吧?

**苏** **菲** 如果他对我们很厉害，那我们就多叫他几声“喜财 哥”,再给他搞一个飞眼，就这个样子……(学飞眼) 听说香港的大学里就是这样啦，跟老师一发嗲，测验 都要多几分呢!

〔女孩子们哄笑起来。

江 燕 你这一套在这儿肯定没用!

蒋晓红 苏菲，这句话可是你说的，……那你就试试吧。

苏 菲 (认真地)我倒是可以的啦。不过现在做事情是要看

实力的啦，我要是减减肥，就可以“分分钟”啦! 江 燕 (玩笑地)……我看就让宫梅“杀”出去吧?

**宫** **梅** 我 ?

〔正笑闹的时候，传来敲门声。

**蒋晓红** (小声地)嘘!咱们的教官喜财哥来了，宫梅，就看你 的了!

**宫** **梅** 你这是出卖朋友!

**蒋晓红** (笑了，大声地)仅此一次! ……进来!

〔董喜财进屋，沉着脸，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。

董喜财 最近咱们团正在换线路，所以偶尔停会儿电 ……

〔蜡烛跳跃的火苗映照着董喜财的脸。

〔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地说开了。她们节 奏很快，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……

**蒋晓红** 班长，每天都停电吗?

宫 梅 班长，……熄灯时间太早，我们睡不着! 苏 菲 我睡觉前总是要听音乐的 ……

蒋晓红 班长，明天早上几点起床啊? 江 燕 我要起不来呢?

宫 梅 给我们发几片安眠药吧!

苏 菲 好不方便啦! …… 没有冲凉的地方!那个地方 …… 就是 WC,我第一次看到是几个大坑，还要排队啦



江 燕 要是停电，厕所里那么黑，搞不好会掉下去呢! **杨惠萍** (突然地)嘘——

〔女大学生们安静了，她们刚注意到董喜财一直阴沉 着脸。

董喜财 (缓缓地) ……记得刚看的《西点军校女学员》里有一

**句话吗?**

**蒋晓红** 记得!…… “从现在起你们不是人!”

**董喜财** 对!……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句话，从现在起你们 不是大学生!

江 燕 请问班长，那我们是什么?

**董喜财** 是预备役少尉军官!(将军衣放在桌上)这是发给你 们的军装，有大有小，你们自己调调!从今天起必须 穿军装，正课时间扎腰带!……记住，一吹熄灯号， 马上熄灯；一吹起床号，马上起床!起床动作要快!

十分钟后操场集合! ……完毕!(向门口走去) **蒋** **晓** **红** **班** **长**——

〔董喜财停住脚步。

**蒋晓红** (突然地)……你闻到了吗，又是那种味儿!

**董喜财** 咱们营房对面紧挨着一个糠醛厂，当时建厂的时候，

咱们提过，人家不听，已经有几年了……

**江** **燕** (气愤地)……严重的环境污染，可以告它!

**董喜财** 告?县里的外汇就靠这个糠醛厂了!(说完转身欲 走)

**蒋晓红** (突然地)喜财哥—— 〔董喜财又停下脚步。

**蒋晓红** (玩笑地)……你应该对小姐们说“晚安”。 **董喜财** (一愣，十分勉强地)……晚、安……

**宫** **梅** 晚安不是这么说的。 **董喜财** (愣了一会儿)咋说?

**宫** **梅** (烛光下浅笑嫣然)要微笑着说，因为它是一种祝福，

祝你忘掉今天所有的烦恼，在睡梦中见到自己最想 见的人：……喜财哥，晚安。

**董喜财** (愣了愣，笑了) ……晚安。 **宫** **梅** (抢先地)谢谢!

〔董喜财转身走了。

〔女孩子们互相挤眉弄眼。

〔沉默，只有那支蜡烛尽职尽责地燃烧着 …… **蒋晓红** 快抓紧时间准备睡觉吧， 一会儿该熄灯啦!

**江** **燕** 应该说，一会儿该熄蜡了。

〔女大学生收拾起自己的床铺。

**宫** **梅** (小声地)蒋晓红，我能穿睡衣吗? **蒋晓红** 你呀，还真讲究!

**苏** **菲** 哗，身上好难过，没有冲凉啦…… **蒋晓红** 凑合着吧!

江 燕 (无目的地感叹) ……我们本来就是主动或被动地逃 避自己!

宫 梅 晓红，把手电给我，我要写日记。

江 燕 得了吧!没完没了地写什么“灰绿灰绿的窗帘”啦， “快要窒息的恐惧”啦，累不累?

宫 梅 哎，我的日记本呢?

蒋晓红 (对宫梅)……告诉你把日记本收好，总乱扔! 江 燕 (突然地)我想喝酒 ……

苏 菲 这床板好硬啦!

杨惠萍 (轻声地)我也觉得，军营生活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 宫 梅 哪儿都不如北京好!

**蒋晓红** 没错儿，一到晚上，大酒店、剧院、音乐厅、酒吧、蹦

的、卡拉OK 什么的……

〔远处传来熄灯号，悠扬地拉着长音……近处有哨 音，还有值班干部大声地叫喊着：“……熄灯!吹熄

灯号啦!动作要快!”

**蒋晓红** (对屋外大声地)听见了! 江 燕 生命在今天结束了!

蒋晓红 把蜡吹了吧?

**宫** **梅** 等等!……我还没换好睡衣呢。

〔突然，电灯亮了，虽说不那么明亮，但由于长时间处 在黑暗中，仍使人觉得有些刺眼。

〔正在换睡衣的宫梅恰恰站在灯光下，她尖叫了 一 声，急忙用衣服裹住身体。

〔姑娘们欢呼起来，也许是为光明，也许是为宫梅苗 条而柔美的身躯，也许是一种莫名的发泄 ……

〔不远的地方传来值班干部的喊声：“……吵什么? 熄灯! … … 听见没有?好， 一 班怎么回事儿?熄 灯!”

〔姑娘们互相注视着。

**蒋晓红** 我第一次觉得灯光那么可爱! **宫** **梅** 灯光万岁!爱迪生我爱你!

〔杨惠萍吹熄了蜡烛。

〔哨声继续刺耳地响着，干部的喊声在继续：“……一 排 一 班!动作快 一 点!熄灯! … … "

**蒋晓红** 宫梅，你来拉灯绳吧。 **宫** **梅** (摇摇头)不 … …

**蒋晓红** 对不住了，弟兄们! ……数着!一 ……

〔蒋晓红拉灯绳，只数了一下灯便灭了，屋内又是一 片黑暗。

蒋 晓 红 ……开灯的时候要拉七下才亮；这倒好，黑灯的时候 比眨巴眼儿还快! ……操蛋!

〔“噗哧” — — 不知谁笑了。

苏 菲 (广东普通话)……“操蛋”是什么意思呀? 蒋晓红 ……就是祝你做个好梦的意思!

苏 菲 (打着哈欠)那我就祝大家都操蛋啦! 〔黑暗中，姑娘们悄声笑了起来 …… 〔 暗 转 。

**(三)**

〔若干天后的一个下午。 〔 连 部 。

〔几个班长、排长围坐在桌前，小声议论着什么。 〔肖乐和董喜财一先一后地进来。

谷 三 人齐啦，咱们开个会。 ……趁女学生们去洗澡，咱们 三言两语开个短会。在新指导员调来之前，你们这 些党员班长要充分发挥作用，特别是在思想工作上， 要深入细致，不能马虎，更不能简单粗暴!先说说有 啥问题 ……

〔短暂的沉默。 谷 三 (命令地)说呀!

**战士乙** 我说……我当不了她们的班长，女学生就是事多，总 是爱问这问那的， ……难伺候!

**谷** **三** 怎么难伺候?

**战士丙** 我们班的女生挺好，真有素质，训练第一天我就觉出 来了，走路也很标准。 ……就有一个早上不起床，起 床不叠被，还酸溜溜的，什么“吹肥皂泡的梦想”,什 么“告别了李白、杜甫…… ”——咋告别?你见过?

〔有人笑。

**肖** **乐** 这有什么……别把她们看得那么神秘。我认为现代

大学生自我意识强，兴趣广泛，智商高，知识面窄 ……尤其是女大学生，重感觉，排斥理性

**谷** **三** (打断) ……先说问题，然后再分析!一班长，你说! **董喜财**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没什么大问题。

**战士甲** 他们也有积极的一面，对部队有新鲜感 ……

**战士乙** 我们班有个女学生时时刻刻忘不了“市场经济”,她 带来了好多袜子，这么长的(比划),私下卖给同学 们； ……还有一个说会做美发，还带着家伙什儿，说 “每头十块”。我开始听不明白- “每头十块”,说 猪哪?

〔战士们哄笑。

谷 三 听见了吧?大学生来军训，不那么简单，但有一条， 她们既然是来军训，就是让我们训她们!千万不能 让她们训了我们! ……你们一定要严格管理!大胆 管!不要怕她们哭! ……管女孩子最好管， 一会儿 是哭一会儿是笑，要是没声儿咧，那就坏了!当然， 生活上还要关心她们，爱护她们，就像对待大熊猫

〔蒋晓红拿着一封信上。 **蒋晓红** 报告!

谷 三 (一愣，看看表)……不是洗澡去了吗，这么快就回来 了?

**蒋晓红** (进连部)报告连长，我写了一封信请部队首长转交 中央军委。

**谷** **三** (吃惊) ……哪儿? **蒋晓红** 中央军委!

〔谷三认认真真地接过信；在手里惦着。 蒋晓红 请问连长同志，信能转到吗?

谷 三 (片刻)……蒋晓红同学，可以问问这信里是什么内 容吗?

**蒋晓红** 反映一点儿实际问题。 **谷** **三** 是我们连队的问题?

**蒋晓红** 对，不过……

谷 三 对我们连，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，能不能先跟我们谈 谈?

**蒋晓红** (轻轻一笑)……谈也没用，这不是你能解决的。 **谷** **三** 有这么严重?

**蒋晓红** 对!

**谷** **三**(终于忍不住，爆发地)你说!到底是什么问题?

**蒋晓红** 太棒了!……像个爷们儿!只是不知道你在家里对 你老婆是不是也这样说话?

谷 三 (愣一下，看看战士们)嘿!让你说着了!我老婆对 我那是百依百顺，让她跪着她就不敢立着!

**蒋晓红** 总有一天她会站起来!

**谷** **三** (苦笑)还“总有一天”?……她早就站起来了  自 从她进了乡里的化肥厂，每个月开出八百四十块钱

工资，她就站起来了…… 〔蒋晓红笑。

**谷** **三** 你还别笑，光站起来不算完，人家是一站起来就要学

着走道儿，一会走道儿就着急忙慌地学着跑-  **蒋晓红** 那她—

**谷** **三** (突然地) … … 怎么扯起她来了?唉!我再问 一 遍， 这信里到底是啥内容?

蒋 晓 红 (一笑)……其实也没啥大问题，我只是想反映一下， 据我的调查，我们住的这几排房子还是三十年前盖 的，又潮湿又破旧，我们住几天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得 离开这里，可如果让战士们常年住在这儿，身体会得 病的。我想建议中央军委给你们团拨一点儿经费， 把房子好好修修……

**谷** **三** (愣了片刻)……给中央军委写信就为这个? **蒋晓红** (认真地)对!

谷 三 谢谢啦!实话告诉你，这个问题上级首长早就想到 了，你看那边新盖的楼房就是我们连的，等你们明年 再来，就可以住进新家啦。再说，咱们这是贫困县， 我们部队好几次给“希望工程”捐款，这一路上已经 有好几个学校是用我们的捐款盖起来的。还有，这 次你们来，本打算让你们住新房子，可你们老师说就 让你们住旧房子，让你们体验一下艰苦……对了，一 班长，你们班那个电灯开关换了没有?

**董喜财** 她们不让换，说现在这个总拉不着的好。

**谷** **三** 是这样吗? **蒋晓红** 是 !

**谷** **三** 弄不明白你们是咋想的?

**蒋晓红** 连长，这么说，我这封信就不用上交了? 谷 三 ……你自己觉得呢?

肖 乐 报告连长，我建议把这封信留在咱们连队的荣誉室 里，这毕竟是女大学生对部队建设的一片心意。

谷 三 我看行!就这么办吧!

〔蒋晓红高兴地将信留下，转身欲走。 谷 三 (突然地)等等!

〔蒋晓红停住脚步。

谷 三 (片刻) ……你刚才不是问我老婆吗?……没啥丢人 的!她……真的跑了，站起来就跑了 …… (看看下 属)你们都不知道，整天还嫂子长嫂子短的。有时候 我脾气不好，骂你们训你们，是心里不痛快……今

天，给你们也道个对不起吧! 〔 沉 默 。

**蒋晓红** 连长同志，你爱人……她没眼力见儿!(慢慢离去) **谷** **三**( 长长地出了口气) ……刚才说到哪儿了?

**战士丙** 大熊猫……保护大熊猫。

**谷** **三** 什么大熊猫?她们是女大学生 …… **战士甲** 可你刚说的是大熊猫!

谷 三 好啦，反正都一样，在咱们这儿，女大学生就是大熊 猫!国家一级动物!……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 她们!……你们要严格遵守规定，晚上不许和女学 生谈话，白天谈话必须在室外或开着门窗，纠正动作

不许碰女学生的手和身子……听见没有? **战士们** (霍地起立)听见啦!

谷 三 ( 梗着脖子)这还差不多!……散会! 〔 切 光 。

〔幕间戏——值班员率战士们列队上。 **值班员** 电脑学习班上课!

〔战士们手拿电脑键盘走下。 〔 暗 转 。

(四)

〔女大学生宿舍。

〔清晨。阳光从窗口照进来，形成一道一道的光束。 〔宿舍里五颜六色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挂得到处都是， 加上女孩子特有的小镜子、化妆品、吃的东西，使整 个宿舍里显得色彩丰富，琳琅满目。

〔苏菲正在用力折打着鼓鼓囊囊的被子，江燕漫不经 心地对着小镜子摆弄着化妆品，杨惠萍在准备洗漱， 宫梅抱着日记本写着什么,蒋晓红在打背包 ……

**蒋晓红** (提醒地)江燕，别忘了，一会儿全连集合检查内务卫生。 **江** **燕** 我认为，自然状态是生活美学中最高境界，为什么要把

好好的棉被叠成“豆腐块儿”?这是对棉被的异化!

**蒋晓红** 深刻! … … 那你为什么还要化妆?上帝只给了每个

人一张脸，而你却要把自己的脸异化 …… 〔江燕愣住。

**苏** **菲** ( 吃力地拍着被子)……哗，搞不好哇!

**宫** **梅** 班长说他们的被子一开始也不好叠，是用木板子沾

水拍出来的。 〔董喜财急上。

**董喜财** 可以进来吗?(进屋，教苏菲叠被)

**苏** **菲** 班长，我把“豆腐块”搞活经济成豆腐渣了，请你帮我 把它一定搞掂!

杨惠萍 被子不这样叠行吗? 江 燕 被子非要这么叠呀? 蒋晓红 我们叠不好。

宫 梅 你帮帮我们吧。

**董喜财** 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叠背包是培养我们养成纪律作 风的一种必要形式，看起来挺麻烦，其实是有窍门 的：搞活内务两要素，先整棉花后整布，这是要素；还 有口诀呢 —

**女大学生们** 还有口诀?

**董喜财** 被子对折各一半，上下隔层分四片；枕头包，放中间， 先整里边后整面：量好尺寸分好段，前后左右一条 线，方方正正“豆腐块儿”。(叠好被)

**苏** **菲** 哗，好漂亮啊!

**董喜财** 你们边整理，我边宣布一个通知。 ……团政治处通 知，军训结束期间要搞一个优秀军训日记评奖，请你 们平时有所准备。

**女大学生们** 日记评奖?

**杨惠萍** 应该告诉想出这个创意的解放军叔叔，宪法保护公 民的隐私权!

**宫** **梅** (神秘地)班长，我们的日记可都是少女的如醉如痴 的情感，都是姑娘的悄悄话……

**董喜财** (为难地)……连长说，咱们班的日记一定要得头奖。 **蒋晓红** 那就让连长自己写好了。

**江** **燕** (突然地)……我写!我 一 定写! 〔众人愣住。

江 燕 (笑着)班长，你放心吧!我一定写一篇给人看的日 记，就叫《一篇来自军营的调查报告》。我的日记可 以代表我们连参加评比……这也是我考查人的生存 状态的问题之一。

董喜财 (转身欲走，又停住脚步，拍着脑袋) ……从下星期开 始，说不定哪天晚上要搞紧急集合了，睡觉的时候别 睡太死了!

〔女大学生一下子沉默了，个个忧心忡忡。 **宫** **梅** (小声地) ……紧急集合非得晚上搞吗?

**蒋晓红** 就是! ……再说让我们搞紧急集合有必要吗?

苏 菲 哗! … … 一 听见吹哨子，我的心就像要跳出来；而 且，不好意思啦，我(摸着腹部)……就想去WC啦 。

**宫** **梅** (恳求地)班长，求你帮帮忙，什么时候搞紧急集合， 提前告诉我们一声行吗?

**蒋晓红** 对!喜财哥帮帮忙啦! ……到时候，我请客!

**苏** **菲** 这样很好的，我也可以出钱啦!(小声地) … … 港币 也有的!

董喜财 (笑了) ……闹了半天，也有让你们害怕的事儿啊? 〔女大学生们不作声了。

〔片刻，带着“值班员”臂章的肖乐上。他示意董喜财

出 来 。

肖 乐 (拉董喜财到一边，拿出半个馒头) ……这半个馒头 是从你们饭桌上拾的，炊事班说这是你们班扔的。

〔董喜财愣住。

肖 乐(提醒地)……看你的了，这可是你树立威信的好机会。

〔董喜财看着肖乐。

〔肖乐示意董喜财进屋。

〔董喜财脸色很难看。

〔肖乐进屋，董喜财跟进。

肖 乐 正好你们都在，请你们站好!

〔女大学生们立即在自己床前站好。

肖 乐 (亮出半个馒头) ……这是从你们饭桌上捡的，炊事 班的同志说，是你们班的同学扔的。

〔女大学生们一时怔住，所有的欢笑和无所谓顿时烟 消云散。

**肖** **乐** (看着她们) ……也许关于那首古老的“汗滴禾下土”

的歌谣我们不用再重复了，也许关于纪律方面的要 求我们也不必再次强调，我只请你们记住一条：你们 代表一班，你们代表着你们的一班长董喜财同志。 是谁扔的?我希望她有勇气站出来。(见没人承认) 没人承认，如果没人承认，一班长，那就让她们一人 一口把它吃了——谁扔的，

〔董喜财一把抢过那半个剩馒头，三口两口把它塞进 嘴里，并用最快的速度咽了下去。

〔肖乐震惊了，女大学生们震惊了。 **宫** **梅** 班长!(看着董喜财)是我 ……

**董喜财** 你哭啦?快掏手绢! **宫** **梅** ……是我 … …

**董喜财** (笑)我就知道是你。

*〔切光。*

〔幕间戏——值班员率扛着扫把的战士们上。 **值班员** 打扫卫生!

〔战士们拿扫把走下。 〔 暗 转 。

**(五)**

〔连部前的空地。

〔若干天后的一个中午。

〔在整齐的冬青树和鲜花丛旁， 一张桌子摆放在一块 黑板前。黑板上的美术字潇洒而飘逸：“我们同行

——大学生和军人关于理想的座谈会”。 〔片刻，江燕和董喜财抬着一张桌子走来。

江 燕 班长，你觉得在部队上干了三年，值得吗?

董喜财 (想着) ……值!要是不当兵，这会儿在家，也许能开 个小饭馆?日子也许比现在好一点儿?可这都是平 常人的生活。当兵可不一样，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当 兵的，要不，为啥每年还得报名，还有人验不上呢? 别看就当三年兵，我自己就觉得和从前不一样，要是 再回村里，让我当支部书记，我都敢!别看就我现在 这个模样，又矮又瘦，(比划着)……个头才这么高， 俗话说：抓在手里两头不露，蹦三蹦给蚂蚱带不上笼 头，撕巴撕巴凑不够一盘……

〔 江 燕 笑 。

**董喜财** 真事! ……可咱心里满登!咱知道了人这辈子最重 要的东西，得有个理想吧?得能经得住事儿吧?得

明白啥是大事，啥是小事，啥是大家，啥是小家吧? 再说，三班长也说过，人跟人不一样，我就是块当班 长的料，总不能都想当国务院总理吧?像你们大学 生那样，想的都是人家总理想的事 ……

江 燕 (笑) … … 对!对!

董喜财 (突然发现什么) ……哟，连长来啦!(急忙要走) 江 燕 哎，班长，最后一个问题：你对连长有什么评价?

**董喜财** (想了一下) ……千万别跟他说——他呀，标准的军 人，一生下来就会走正步，一天到晚都保持着军人姿

态，睡觉、撒尿都讲究个姿式!(说完急下) 〔江燕哈哈大笑。

〔片刻，谷三和肖乐上。

谷 三 哟，江燕同学，一个人笑什么哪?

〔江燕看见谷三笑得更厉害了。

〔谷三莫名其妙地急忙整理军容，江燕笑着扭头跑 下 。

谷 三(看着江燕的背影)… … 看见了吧?闹不清楚她们想 什么!……听着，一会儿开会，你要发言，讲讲为谁 当兵，讲讲奉献精神，讲讲对部队光荣传统的认识



〔幕后传来哨音和值班干部的喊声：“……全连集 合!”继而是一系列“立定”、“集合完毕”的口令声。

〔战士甲跑上，标准地行军礼。

战士甲 报告连长，全连集合完毕!请指示!

谷 三 请一班的同学和准备发言的班长到前边来坐!

战士甲 是!(转身下达口令)注意， 一班全体同学和发言的 班长到前边就坐!其他同学放板凳!坐下!(跑下)

〔一班的五名女生来到桌前坐下，董喜财、肖乐等班 长也分别坐在桌前。

**谷** **三** (对董喜财)一班长，开始吧!

董喜财 “(站起)是!同学们，今天咱们开个……班务会。说 是班务会，其实是班务扩大会，把全连同志都扩大进 来了。其实也没啥，咱们就当他们不在，连长说啦， 他们是旁听 …… (看看谷三)今天班务会的主要内容 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对理想的看法，希望大家畅所欲

言。下面请连长做指示。 〔片刻的沉默。

〔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。

谷 三 我嘛，大家都认识，免贵姓谷，五谷杂粮的“谷”,在家 排行老三，所以叫谷三……说是老三，其实是老四，因 为我前边是个姐姐，得病死了。说是老四，其实就是 老三，因为我前边还有个哥，从小就过继给我叔叔咧。 〔通讯员上来为谷三倒开水。

谷 三 军训七、八、十来天了，同学们很辛苦有不少同学带 病坚持训练，队列训练很有成绩，内务卫生我们也评 出了游动红旗……今天开会，我们就是要听一听同 学们对部队的认识，对军人的认识。咱们随便说，就 像小娃娃尿尿，走哪儿尿哪儿，请同学们畅所欲言!

〔远处传来雷声。 **蒋晓红**(站了起来)报告! **谷** **三** 讲吧!

蒋晓红 (想着)……我想先说说来参加军训的感想：过去在 家里独往独来，有时和同学聊天一聊就到天亮，白天 睡觉。……到了军营，第一感觉是身不由己，自由分

子的感觉没有了! ……当初我是想报考军校的，我 想当军医，看了电影，觉得在硝烟中抢救下来一个伤 员，然后把他治好，再和他相爱挺棒的，他的生命是 我给的! ……后来体检的时侯没通过，我还觉得挺 遗憾。 ……现在来到军营，又勾起我心里向往的事 情。唉，谁让咱没这个福气呢! ……说起军训挺逗 的，就说“稍息”吧，本来不是“稍事休息”的意思吗? 可偏要收腹、挺胸，那姿式又累又不舒服!手指头还 要摸裤线，还要注意到手指的第二关节的弯曲 …… 还有，为什么非要把被子叠成“豆腐块儿”?我们费 了好大劲才叠好，晚上睡觉都舍不得拆开……打扫 卫生也是，为什么非要用铁锨把土埂子拍得有棱有 角的?还说是连长的要求，让“苍蝇滑倒，蚊子劈 叉”——对吗，连长?

谷 三 是我说的 ……

〔女学生们笑了。

蒋晓红 另外我觉得负责训练我们的班长同志不了解女大学 生，或者说不了解我们女孩子，我们没办法交流。 ……女孩子重感觉，她们能指手画脚，自己却不知道 该怎么办，所以说，一个伟大的男人身旁总有一位更 伟大的女性，比如克林顿和他的夫 —

〔有的女大学生鼓掌。

**肖** **乐** 他背后也有捣乱的女人，比如莱文斯基! 〔有人鼓掌。

谷 三 刚才蒋晓红同学的发言，总的来说……还行! ……

但是跑题了，我们主要是谈理想!理想! 〔片刻的沉默。

〔雷声仿佛大了起来。

肖 乐 (站起来)报告! 谷 三 (笑着)讲吧!

肖 乐 (坦然地) … … 刚才听了 一排 一 班蒋晓红同学的发

言，我不能说她说得不对，但是由于我们生活的距离 遥远而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差异，这一点是正常的。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，假如她上了军校，假如她作为一 名军人接受了军队严格的纪律管理和作风培养，从 而具备了一种坚毅、自信、富有牺牲精神和整体意识 的素质，她又会怎样来看我们的军队呢?众所周知， 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”。如果没有 献身于它的一代英豪，怎会有共和国的国泰民安? ……至于理解，我认为，同是走向新世纪的年轻人， 你可以读书，实现自我设计，而我们则要付出汗水或 鲜血，如果你能理解，我感谢；如果你不理解，我也不 乞求! ……言归正传，说说理想吧……我们都在完 成一个生命过程，都想让自己的生命过程更辉煌壮 丽一些。我选择当军人，这神圣的职业可以满足我 对国家、对民族的责任感，可以满足我对残酷、对冷 漠和对血腥味儿的好奇，更可以满足我对荣誉和肩 章上那闪闪发光的金星的向往……将来，我一定要 成为一名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军官!我们 这支英雄的部队在红军时期、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 争、抗美援朝中战功赫赫，还参加过华北地区的大演 习和国庆三十五周年的阅兵式。我作为这支光荣部 队的一名战士，非常自豪!即便只有短短的几年时 间，可等我老了，当我的孙子问我“你年轻的时候都

干了些什么”的时候，我总不至于回答说：“我围在炉 子面前烤红薯!”

〔女大学生们为肖乐送来一阵掌声。 宫 梅 我想发言!

谷 三 喊“报告”! 宫 梅 报告!

谷 三 好，请发言吧。

宫 梅 我不会演说……我写了一首小诗，(掏出笔记本)刚 写出来，还没想好题目，反正就是叫《你们和我们》或 者《我们和你们》一类的名字。(念诗)“……我们不 曾相爱，我们不曾相识。过去我会说，一切还没有真 正地开始，就已经决定了中止，如果我明天见到你， 我们一定会不认识……现在我要说，你和我如此相 像，就像我们的影子，走过我们的过去，走过我们的 昨天，创造我们的爱情，珍藏我们的相识…… ”

〔女大学生和谷三都热情地为宫梅鼓掌。

谷 三 刚才宫梅同学的诗可以说写得相当不错，但又跑题 了：我们主要谈理想、理想。

宫 梅 那我就说说我的理想。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诗人， 一名手捧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。

杨惠萍 报告!我也想谈谈我的理想：我是学法律的，我的理 想就是当一名大法官。做一名新时代的包青天，这 就是我的理想。

江 燕 我们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班长是不是也谈谈他的理想， 好不好?

**蒋晓红** 班长，来一个!来一个，班长!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 三四五六七，快快快——(拍掌)

〔女大学生随声应和着。 **谷** **三** 一班长，想好了就说。

董喜财 我……像肖排长那样的理想我也有过，可我吃几碗 干饭我自己最清楚。我的理想就是踏踏实实在部队 上当上十几年兵，可真要是名额有限，真让我复员回 家了，那我的理想就是回村当个党支部书记，把我们 的穷山沟沟变个样样。说是这么说，闹成闹不成，还 是两回事呢!反正吧，当兵三年来，我就记住一句 话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。完毕。

江 燕 对不起——我忘了喊报告了!快要下雨了，我快点儿 说。我只想说一句，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必强求一 致，大千世界，变化多端。可是军队就是强调一致，这 是它的性质所决定的。自从来军训以后，对这一点我 好像能理解了。可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士兵呢?难道 就必须染上这单调统一的绿色吗?刚才肖排长和我 们班长的发言固然很精彩，但是没有鲜明的个 — 我认为丢掉了个性就失去了动力，淹没了个性就压抑 了创造性，就淡化了他个人奋斗的价值。

〔雨下大了，雷声滚滚。女大学生纷纷跑下。战士们 在风雨中坐得笔直，女大学生看到战士们这样又回 到座位。

谷 三 都回来了，这就对了。按说下这么大的雨，有什么话 应该回屋里去说，但是我认为还必须再啰嗦几句，我 想大家伙儿也能够理解。这么多天了，我也一直在 想，你们这些大学生和我们部队的战士有什么不同 呢?……后来我明白了!你们别的都挺好，有文化， 有知识，长得……也挺水灵，就是一条，你们千万别

把个人看得太重要啦!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一颗螺丝 钉!……你就是再有个性，再有能耐，也得拧在机器 上!就算你是不锈钢的螺丝钉，就算你是做航天飞 机用的，你也得拧上去!你要是松了，你就会影响整 个集体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。全体起立， 带回!

蒋晓红· 报告!我们一班全体女生请连长检查我们的队列训 练。

谷 三 好!通知炊事班，准备姜糖水。 众战士是!

谷 三 一班长，开始训练!

**董喜财** 是!(指挥女大学生队列训练)以蒋晓红为排长，间 距一半，向右看齐!向前看!向右转!向左转!向 后转!向后转!向后转!半边向左转 ……

〔女大学生队列整齐威武。 **董喜财** 立正!

苏 菲 报告! **谷** **三** 讲 !

苏 菲 (出列)我想说我很激动!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 情!很有意思，好像是在电影里看过这种画面，我很 高兴我现在就在这种画面里面!不好意思，我很想

哭一下，可以吗?因为我很高兴……(哭) **董喜财** 归队!

**苏** **菲** 是。(回到队列中) **董喜财** 正步走!

〔女大学生们在风雨中前行 …… 〔 暗 转 。

**(六)**

〔月上中天，那弯钩似的月亮像小学生剪的小纸片 一 样歪歪斜斜地挂在天幕上。

〔幕后传来大学生们的笑声和歌声，那歌声似乎也在 追求部队战士唱歌时的那种粗放豪迈。

〔女大学生宿舍内整齐的内务卫生与先前那种凌乱 不堪形成鲜明对照。大家正忙着准备生日晚会。

**蒋晓红** 你们听，男声连的歌唱得多卖力气! **江** **燕** 听说他们在准备篝火晚会的节目?

**蒋晓红** 咱们也应该唱唱歌……这些日子整天拔正步，我都 快傻了，得换换脑子!

江 燕 (小声地)嘘——(用嘴撇向一边)

〔苏菲委屈地抹着眼泪。

江 燕 (劝解着)……没关系的，我们本来就不是当兵的嘛! 蒋晓红 就是。训练出点儿错，别那么在意。

苏 菲 ( 被人一 劝，更伤心地哽咽起来)… … 好丢人啦! ……连累你们大家，不好意思啦!我就是卧倒以后

再一爬起来，就搞不懂东南西北了! 江 燕 (突然地)……寿星佬宫梅去哪儿啦?

蒋晓红 躲到哪儿写日记去了吧。几天就一大本子，邪了!

江 燕 你呢?十四天发了二十一封信，收到十二封回信



〔宫梅端着脸盆走了进来，将洗好的衣服晾在床头和 绳子上。

〔江燕走到屋外，正好碰见肖乐。他手里拿着一本 书。

肖 乐 (轻声地) ……你好! 江 燕 好!

〔肖乐朝屋里瞥了两眼。 江 燕 有什么事儿吗?

肖乐(指了一下胳膊上的红臂章)我值勤……随便看看。

〔小小的停顿。 江 燕 你拿的什么书?

肖 乐 《I STAND ALONG》(英语：《我孤独》)。 江 燕(惊异)……你也会说英语?

肖 乐 刚学，我正想向你请教呢。 江 燕别客气。

〔下边这段对话使用英语——

肖 乐 你觉得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?

江 燕 说话、看书……当然，说话要有对手，我愿意和我差

不多的人说话，要不不是光说就是光听 ……

肖 乐 我跟你的感觉一样!

江 燕 (高兴地)真的?可惜的是部队里像你这样的人不

*多!*

肖 乐 我想问问，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会喜欢当兵的吗? 江 燕 (想了一下) ……会的!

肖 乐 是董喜财那样的，还是像我这样的?

江 燕 (笑了)……你们俩有什么区别?

肖 乐 他总是很沉重的……好像心里有什么沉重的东西? 江 燕 (想了一下)……换种说法，那也是种很神秘的东西。

〔董喜财走来。肖乐冲他笑笑，走了。女大学生们鼓 掌欢迎董喜财。

**董喜财** (进屋，发现光线很暗)咋不开灯呢? **宫** **梅** (高兴地)我去点蜡!

**董喜财** (不解地看看宫梅，又看看门外) ……蜡?今天没停 电啊!

江 燕 班长，你一点儿情调都没有。 〔董喜财仍是摸不着头脑。

宫 梅 (哭笑不得)……喜财哥，你真的一点儿感觉都没有? **董喜财** 啥感觉?

〔女大学生们看着董喜财，终于被他的纯朴逗笑了

**蒋晓红** 军人万岁!

**江** **燕** 应该是喜财哥万岁!

**蒋晓红** 喜财哥，愿你和未来的喜财嫂子生一个大胖小子!

**宫** **梅** (没有笑，拿着蜡烛走到董喜财面前，眼睛里闪动着

泪花)……班长，我们交流起来真的那么困难吗? 〔短暂的沉默。

〔董喜财划着火柴，点燃了蜡烛。那飘飘忽忽的火苗 映着他的脸。

**董喜财** 你们说话我听不懂……

江 燕 (笑)……你只能是喜财哥!

**董喜财** (还想解释)我是说——咱们还是把灯打开吧! **蒋晓红** (大声地喊着)不许开灯!

〔董喜财愣住，女大学生也愣住。 **蒋晓红** (缓慢地) ……对不起!

[沉默。

〔董喜财慢慢向门口走去。

**宫** **梅** (突然地) ……班长，你别走!

苏 菲 我这里还有香港带来的糖果啦!

〔姑娘们分别从各自的床下翻出罐头、水杯等物。

〔广播声：“”下面是九连一排一班长为宫梅同学的生 日点播的歌曲，祝宫梅同学生日快乐。”歌声起。

**董喜财** 你们聚吧，我……就不参加了。

**宫** **梅** 不是我们，是我们一班……一班战士和一班班长。

〔董喜财仍愣着，感受着对他来说很陌生的那种友 谊 。

〔女大学生们将饮料倒好。

蒋晓红 (走到董喜财面前)班长，我刚才……请原谅!(递给 董喜财一杯“饮料”)班长……不，这时候还是叫喜财 哥吧……来呀，第一杯为咱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宫梅

生日快乐，干杯!

〔董喜财接过杯子。

〔大大小小的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声 响。女大学生和董喜财一饮而尽。

董喜财 哎，这饮料……怎么这个味儿呀?

宫 梅 下面我提议咱们每个人跟班长喝一杯，而且必须说 点儿什么,必须是心里想说的。

〔女大学生们积极响应，分别倒饮料。 宫 梅 顺时针方向。

杨惠萍 (端着杯) ……上来就我说，说什么呢?(想着)班长，

我总觉得……你离我们很远，很远，又离我们很近， 很近。

〔女大学生们点点头，像在品味杨惠萍的话。 〔董喜财刚要喝，被江燕拉住。

江 · 燕 班长，你也说句话呀。

董喜财 (呆呆地端着杯)跟你们在一块儿，说话挺费劲的



〔姑娘们笑了。

董喜财 (对杨惠萍)这么说吧，你觉得很远很远，那是……在

训练场上；你觉得很近很近……那是现在!

〔女大学生们一片喝彩声。

董喜财 (又一口喝完)……哎，这饮料咋有一种酒味? 苏 菲 (端起杯) ……班长先生，该我敬你了!

江 燕注意，香港小姐要讲话了!

苏 菲 过去，我好害怕当兵的啦……爹地讲，我爷爷解放前 在上海做生意，就怕当兵的，他的一个耳朵就是被国 民党的一个兵给搞了一下就给搞聋啦……我是不是 讲的太多了?

蒋晓红 没关系，香港同胞回到祖国怀抱，理应照顾啦!

〔苏菲喝了少许，董喜财又一饮而尽。

江 燕 (端起杯) ……班长，我想起一位哲人的话：近来，个 人的力量逐渐为集体的力量所替代。 ……我只想 说，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说“我”、“我们”,而现 在我们总是说“我们班”、“我们连”……来，为我们 班，为我们连，干杯!另外再说一句，我现在已经能 切出土豆丝了。

〔董喜财和江燕举杯互敬。

**蒋晓红** (笑着端起杯)喜财哥，我说什么呢?姑娘们，好好听 着!……喜财哥，我爱你!

董喜财 (已带了几分酒意)这……这不行吧!

〔姑娘们哄笑起来，在笑声中董喜财红着脸和蒋晓红 碰杯。

**董喜财** 不对呀，我咋头晕呢? 江 燕 宫梅，该你啦!

〔宫梅看着桌上的杯子，没有端起来。 杨惠萍 宫梅，该你啦!

**蒋晓红** 小姑奶奶!又怎么啦?……你看，喜财哥等着呢! 〔宫梅抬头看着董喜财，竟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……

〔姑娘们不知所措。 **蒋晓红** 怎么啦?

**宫** **梅** (哽咽地对董喜财) ……我，我要说的话让她(指着蒋 晓红) ……给说啦!

〔姑娘们愣了一下，而后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
〔突然，董喜财也笑了，那模样分明开始有些醉意，与 平时判若两人。姑娘们默不作声地看着董喜财。

〔董喜财又将一杯“饮料”一饮而尽。他像在笑，又有 点儿哭的神情。

宫 梅 喜财哥，你怎么啦? 苏 菲 他是不是喝醉啦?

宫 梅 (对蒋晓红) ……都是你，非要往饮料里对酒! 蒋晓红 班长，你没事吧?

董喜财 不知道……不知道咋回事，我高兴，可心里……老想 哭!

**宫** **梅** 那就哭吧!

**董喜财** (强让自己清醒着，狠狠摇摇头)不! ……我喝多了， 喝多了。

宫 梅 喜财哥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们是你的朋友。 董喜财 朋友?

杨惠萍 对!我们愿意和你交朋友!

董喜财 (苦笑)……不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就走了，你们回学 校上大学去了，可我还当我的班长。 ……我爹原来 是大队书记，六二年，来了个“五一五”地质队，那时 候，上山没路，大钻机……要人往上扛，我爹累得吐 了血。)……我当兵的时候，我爹就不同意，说让我跟 着包工队去县城里干活去，为的是能挣几个钱，好供 我妹读书……白天，乡政府敲锣打鼓把入伍通知书 送到我家。夜里，我爹又偷偷地给人家乡长送回去 ……第二天，乡长和武装部长又给送回来，我……一 横心就来……来了 …… (咬着牙，绷着那个哭也似的 脸 )

**蒋晓红** 喜财哥……你要是想哭就哭吧!

**董喜财** 哭? … … 有啥好哭的?连里有的兵家里还不如我 呢。 ……后来我爹就想让我妹妹考大学……上中学 的时候就把妹妹送到省城我舅舅家，为这，我妹给我 舅看了两年小孩。有一次烧开水，她还在看书，慌慌 忙忙地让开水烫了。后来，发生了感染，她的一只胳 膊给截了……看着你们，我就想起我妹妹……要不 她和你们一样，要不她也是大学生 ……

宫 梅 (带着哭音)喜财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哭出来吧!

董喜财 (摇头) ……不能哭，我是班长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多想 请你们吃一顿饭哪!可是不行，我爹他们那个乡办

企业破产了，每个月只给十五块钱生活费……家里

连一毛四一斤的粗盐都舍不得买! 〔暗处传来不知谁的啜泣声。

〔蜡烛烧到了尽头， 一下子灭了，黑暗里只有董喜财 梦呓似的声音。

董喜财 别看我整天训练你们，冲你们喊，好像挺厉害的，其 ……实，我心里美慕你们， ……有时候也，也嫉妒你 们，恨你们!不过，我会永远记住你们，记住你们每 一个人的模样。等我复员了，回到家里，娶上媳妇， 晚上往炕上一躺，脑袋里想啥?说实在的，我会想起 你们! ……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看见你们，世界上 咋就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女人 ……

〔黑暗里火星一闪一闪的，有人换上蜡烛。

江 燕 班长，你将来娶媳妇，会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?

董喜财 (回味着)……就是我们村的。要说她也挺可怜。她 爱人小根子也是当兵的，前几年救灾的时候牺牲了。 他刚死，小媳妇就生下个胖小子……一个小寡妇带 着个孩子，日子过得挺苦。 ……去年我接兵路过家 的时候，在路上碰见小寡妇了。她不说话，就是一个 劲儿地掉泪，弄得我这心里头……挺那个。咱是当 兵的呀，当兵的不向着当兵的向着谁?当时，我也不 知道是咋回事，只觉得心里一热，鼻子一酸，我一把 就把小寡妇给抱住咧。我说，我娶你咧，我给你儿当 爹 …… (苦笑)为这，她哭了三天，我娘也哭了三天 ……其实，大姑娘、小媳妇、小寡妇能差多少? …… 就这么着，我跟她就算订了!等复员回去了，我就到 她家去，倒插门……你们懂吗?(自个儿跟自个儿笑

了一会儿)……她，人不错。

江 燕 (愣了一会儿)你觉得这是真正的爱情吗?

董喜财 什么爱不爱的?过日子呗!她乐意跟我，我乐意娶 她，能过到一块儿去，就是一家子。……人活成啥样 都是自个儿找的，就说小寡妇吧，当初她嫁人的时 候，绝没有想到一步一步是这样走下来的：嫁人，死 了丈夫，生了孩子，做了烈士家属……我也想开了， 这辈子我也干不成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了，我就娶这 个小寡妇吧，我能让这个曾经爱过当兵的女人过上 几天好日子。这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件顶天的事情

啦，你们说对吧? 〔烛光亮了。

〔宫梅慢慢站起来。不知何时，她脱去了军装，那白 色的衣衫，那飘洒的秀发，使她在烛光下宛如一个圣 女。她慢慢向董喜财走去。

〔姑娘们注视着宫梅。

**宫** **梅** (对董喜财) ……班长，请你闭上眼睛! 〔董喜财听话地闭上眼睛。

〔宫梅俯身轻轻亲吻着董喜财的脸颊。董喜财没有 惊慌，甚至连动都不动，任宫梅轻轻地亲吻……

〔姑娘们默默地注视着。

〔突然传来谷三愤怒的喊声。片刻，只见谷三托着一 盒蛋糕、身着整齐崭新的军服走来，但全身上下被水 浇得如同一只“落汤鸡”。

〔穿着拖鞋、挽着裤腿的战士甲拿着空脸盆跟在谷三

*身后。*

谷 三 你混蛋! … … 我这是刚换的新衣裳!(闻着上衣)

……你这盆水是洗脸的还是洗脚的?

**战士甲** 是……是洗脚的，而且还顺手洗了双袜子……

谷 三 有你那么倒水的吗?一进厕所就往里边一泼 …… 战士甲 停电咧!厕所里黑，啥也看不见!

谷 三 平时你不是一开门就往地上泼吗?今天怎么想起来 往厕所里倒水咧?

**战士甲** 不是来女学生了吗?你总说让我们文明点儿 ……

谷 三 这回你倒文明了，可我一身臭洗脚水怎么参加人家 的生日聚会?

〔董喜财从女大学生宿舍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，正

好被谷三看到。 谷 三 一班长，你……

〔董喜财没有理会谷三，摇晃着转身欲走，险些跌倒。 〔蒋晓红冲出宿舍，上前扶起董喜财。

**谷** **三** (惊异地)一班长 ……

**蒋晓红** 对不起，连长同志，我们得送喜财哥回宿舍去。

〔董喜财挣扎着，掏出一个纸团向宫梅扔去。纸团落 在谷三脚下。董喜财言语不清地喊着什么。谷三捡 起纸团。蒋晓红扶着董喜财离去，苏菲跟在后面。

谷 三 (展开纸团看着，念出声)……"今晚十一时十五分紧 急集合”-—(大怒)不像话，还是班长呢!都他娘的 成了“地下党”咧!……五班长!

**战士甲** 到 !

**谷** **三** 叫董喜财跑步到连部来!

**战士甲** 是!……(转身又回)连长，就怕他自己来不了，还得 让那个女学生给搀过来。

**谷** **三** (摇着头)唉 ……

〔谷三和战士甲快步离去。 〔片刻，蒋晓红等走回。

〔黑暗中又只剩下一点烛光。宫梅、杨惠萍、江燕呆 呆地站着。

**蒋晓红** (稍顿)宫梅，以前咱说把喜财哥“拿下”,是说着玩儿 的，可我现在觉得，你得真地把喜财哥“拿下”!

**宫** **梅** (发着愣)为什么? **蒋晓红** 咱们得拯救他!

**杨惠萍** 他太可怜了 ……

**江** **燕** 问题是他自己是否能意识到?

**蒋晓红** 只能这样，让他爱上另外一个人，这样才能忘了那个

小寡妇!

**宫** **梅** 那以后呢?

**蒋晓红** (看着宫梅) ……那就要看你了，你会真地爱上他吗? 〔宫梅摇头。

江 燕 这太好玩了，不过也很残酷，万一咱们的喜财哥真地 爱上宫梅怎么办?

**蒋晓红** 走一步是一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 …… **宫** **梅** 这样行吗?

**蒋晓红** 来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……

〔几个女大学生凑在一起悄声说着什么 ……

*〔切光。*

〔幕间戏——战士们由值班员带领着列队走上。 **值班员** 洗 漱 !

〔战士们拿脸盆走下。 〔暗转。

( 七 )

〔一天下午。

〔女大学生宿舍。屋内的摆设整齐、干净。

〔江燕坐在小板凳上拿出一本书和笔记本，看来是又 要抄什么。苏菲靠在床边不停地打着哈欠。

江 燕 (少顷) ……苏菲，干脆躺下来睡会儿吧。

苏 菲 (半睡半醒地) … … 按规定中午不许躺在床上的。 (摇摇晃晃地站起来) ……其实，我就是不能坐下来

的，只要坐下来就想睡觉的。 江 燕 那以后回学校上课怎么办?

苏 菲 只好睡啦! ……上高中我就是睡过来的啦。

江 燕 (一怔而后笑了)那你考大学是在梦里考的吧?

苏菲(迷迷糊糊地) … … 几次都考不好，我的同学都考到 美国上大学去啦。 … … 我去用冷水搞一下头就好 了!(摇晃着走出，与看着信走来的肖乐相遇)你好!

**肖** **乐** 好 。

苏 菲 是不是来信啦?你看到有我的信没有? 〔肖乐摇摇头。

苏 菲 我的妈咪和爹地一定是死掉了，已经有一个星期没 有来信啦!(下)

〔江燕出现在门口。

肖 乐 (片刻)正好，我正想找你。 江 燕 找我?

肖 乐 我……我直说吧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不知道行不行? 江 燕 那要看什么事。

肖 乐 (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)这本英文军事著作，是一位

非常有名的军事专家谈现代化战争中高科技的作 用，是我从师参谋长那儿借来的——人家可是正经 的军事理论研究生——可参谋长马上要去军里参加 高科技读书班，这本书他要带走……没办法，我只好 下决心抄!现在我已经快抄完了，还差最后两章，如 果你能帮我抄一点儿 ……

江 燕 (惊)让我帮你抄书?

肖 乐 因为都是英文原文的，所以懂英文的人抄起来快一

些 。

江 燕 就因为这个?

〔肖乐点头。

江 燕 可我觉得，你说的这些只是一个借口! 肖 乐 借口?

江 燕 我认为，任何一个男人让女人帮他做事，都不可能没

有目的性!

〔肖乐听着江燕讲话。

江 燕 比如说，也许你是在用一种方法……接近我?

肖 乐 (片刻)你的直率像是一种装饰，也许是一种防范心

理?……反正总显得不那么自然!

江 燕 (笑了) … …可能的!我总觉得社会很复杂!一旦与 男人打交道，最好先一杆子插到底，把话说透，省得

互相猜 ……

肖 乐 (片刻) ……说下去。

江 燕 比如说你和我，你在想什么?只是想聊天解解闷儿，

还是想正儿八经地建立一个谈朋友的关系?

肖 乐 (压抑着) ……你能接受哪一种呢?

江 燕 不管哪一种，都需要真诚……哪怕只有一分钟!

肖 乐 听明白了。我承认我是对你感兴趣，那是因为你的 英语比我好，我想向你学习到更多的东西。你提醒 了我，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，但是我要说一点，我 请问你多大了?张口男人和女人闭口女人和男人! 我只是想说，你虽然身在军营，却缺乏对今天的军队 最起码的认识!你以为每天晚上在星星点点的灯光 下，有的只是站岗、放哨、紧急集合?你知道有多少 军人在挑灯夜读，拼命地吸收着任何途径来的一点 点知识，因为他们懂得要打赢未来的现代化战争，只 有士兵的忠诚是远远不够的!你知道我们的战士对 你们大学生是多么羡慕吗?他们甚至幻想跟你们一 起回校园上两年课再回到军营，哪怕是一分钱的津 贴费不发也是求之不得的呀!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社会固然很复杂，但你也不能 把人际关系想得到处是大坑、陷阱啊!将来你必定 还是要做学问的，谁都知道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 同样需要忘我的牺牲精神，听说居里夫人当年的实 验室的笔记本至今还放射着微量的放射性物质。我 说了这么多，也许说对了，也许说错了，但是我绝对 是真诚的，而且按照你的标准已经超过了一分钟! 再见!(转身就走)

江 燕 等一下!

〔肖乐站住。沉默片刻。

江 燕 如果，如果……你还愿意让我帮你抄书的话 ……

〔肖乐从书包里拿出书和本子交给江燕。

江 燕 (看到厚厚的本子) ……天哪，你已经抄了这么多?

这得要多少时间哪?

〔蒋晓红和杨惠萍走来。

**蒋晓红** 肖排长在这儿? **肖** **乐** 不欢迎吗?

**蒋晓红** (玩笑地) ……我是说，别让你们班的女生吃醋! 〔宫梅兴冲冲走来。

宫 梅 ……这回我了解清楚了，咱们营房门口那个糠醛厂 是县工商联合总公司下属的，每年赚外汇四十六万 美元。那种气味确实对人体有害，大大超过了规定 的限度。可是他们说，就是告他们，他们也不怕，法 院正在盖的新办公楼就是糠醛厂出的钱 ……

〔谷三大步走来，后面跟着董喜财，他使劲低着头。

谷 三(对蒋晓红)你们班人齐了没有?……一个、两个、三 个 ……

**蒋晓红** 不用数了，少一个苏菲。

谷 三 先不管她!(对女大学生们) ……正好，肖乐也在这 儿，现在我宣布，连里已报请营部并已得到批准，决 定从即日起……不，从现在起撤掉董喜财班长职务， 调炊事班工作，听候处理! ……一排一班由肖乐同 志担任班长!

〔女大学生们愕然。

谷 三 (对董喜财)你个人还有什么说的?

〔董喜财摇摇头。

**宫** **梅** (急切地)为什么?连长，这是为什么?

谷 三 (低声地)还是让董喜财同志自己告诉你吧!

〔宫梅走到董喜财面前，注视着他。

董喜财 (慢慢抬起头，将一个日记本递给宫梅，小声地)这是

你的日记本，还给你。 〔宫梅接过日记本。

**董喜财**(声音更小地)我……我看了你的日记。 **谷** **三** (纠正地)不是看了，是偷看!

宫 梅 (大声地)不是偷看……是从地上捡的，对吧? 〔 沉 默 。

**宫** **梅** (沉静下来)班长，这本日记你真的看了? **董喜财** (点点头)真的看了 ……

谷 三 (纠正地)是偷看!

宫 梅 (对董喜财)那你……看明白了吗? 〔人们奇怪地注视着宫梅。

〔董喜财摇摇头。

宫 梅 (似乎忘记了周围人的存在)……哪儿看不明白，我 讲给你听。是不是最后几页的朦胧诗?“……湿漉 漉街头缓缓融化了岁月，瓦格纳的交响乐随着粉黄 的乔其纱四处飘零…… "

谷 三 (打断)什么乱七八糟的!现在说的是要处理这件事 情!部队领导很重视，要求我们抓住典型事例进行 普法教育，争取挽回影响。我以全连指战员的名义 向宫梅同学道歉，同时决定给董喜财同志纪律处分!

宫 梅 (笑)就为了这本日记?咳!这是我成心扔在地上 的，就是想让班长捡起来看的!

〔谷三愣住。

**宫** **梅** 班长一直说我们像一张白纸，他就拼命想把他生活 里的那些东西教给我们……立正稍息、向右看齐、切 土豆丝什么的 …… (笑)可他那么死心眼儿，他不也 是一张白纸吗?……他说我们啥都没经历过，可他 经历过什么?他恋爱都没谈过就跟人订了婚!那个 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! ……我真的觉得班长心眼儿 好- 不，不光是心眼儿好，我觉得他很高尚!同 时，我也想让他觉醒，让他知道生活不是只有一条 路，而是丰富多彩的!还有……我还想让他知道，我 喜欢一个人……那个人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，训练 的时候，他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教我……我还气他，故 意分不清左右，可他不急，也不生气，总是给我讲，弄 得我都不好意思……平时不让洗军装，可我洗了，他 怕连里批评我，把自己的新军装拿给我穿……有一 次吃饭我没去，他把饭端回来，怕饭凉了，他就一直 这样抱在怀里……班长，你知道我喜欢的是谁吗?

**董喜财** (忽然地) ……我去炊事班了!(要走) **谷** **三** 你等会儿，这是怎么回事?

董喜财 连长，她们就喜欢这样，总爱开玩笑，动不动就对我 说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”、“我喜欢你”什么的…… 我……我不知道她们说的是不是真话，我想跟她们 沟通，可她们一会儿说一会儿笑，把我闹得一阵清楚 一阵糊涂。所以，我……就想看看她的日记里都写 的是啥?我想知道，她们心里到底想的是啥……连 长，是我错了!你处分得对!现在，我向宫梅同学赔 不是，对组织上的处理也没啥说的。可我心里不后

悔!一点儿也不!……我觉得心里亮堂，这是我头 一回干了一件自己想干的但又是确实不应该干的事 儿……连长，我去炊事班了!(急下)

谷 三 (恼火地)你这是什么态度?(追下) 〔众人沉默着。

蒋晓红 宫梅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这不是真的吧? 〔宫梅点头，又摇头。

杨惠萍 我说不行吧……这不是乱套啦? 江 燕 宫梅，你真是……太天真啦!

肖 乐 你简直是胡闹!你这是害他，你知道吗?我不管你 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，我只告诉你，你可把他害苦啦!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转志愿兵，这是改变他命运的大 事，这一下全泡汤啦!

*〔* *切光。*

〔幕间戏——值班员带战士们列队上。 **值班员** 小值日打饭!

〔战士们拿苍蝇拍去食堂。 〔 暗 转 。

(八)

〔 傍 晚 。

〔女大学生宿舍。

〔一轮满月清清爽爽地挂在天边。

〔不远的地方有女大学生的歌声。桌上有录音机、饮 料、水果等，角落里整齐地排着五个红塑料桶。

〔室内无人。

〔片刻，肖乐匆匆走来。

肖 乐 (四下看看，喊着)苏菲! ……苏菲! 〔苏菲边整理着军装边匆匆跑来。

肖 乐 (着急地)你去哪儿啦?她们回来没有? 苏 菲 没有啦。

肖 乐 (看表)唉!

苏 菲 班长同志，军训就要结束了，篝火晚会什么时间开始 啦?

肖 乐 ((没好气地)还晚会呢!人都丢啦! 苏 菲 (想起什么) ……刚才连长来过的。 肖 乐 说什么?

苏 菲 他讲晚上团里的领导也要来参加晚会的，还有男生 也要来，要和我们搞联欢啦……

〔肖乐看看表。

苏菲 班长，我有一点害怕。 肖 乐 怕什么?

苏 菲 已经很久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啦?

肖 乐 放心吧，一定能把她找回来。反正，反正她总不至于 跑到香港去吧!

苏 菲 (笑了)……不会的!不给随便过去的，就是过去了 也要被警察送过来的!

〔杨惠萍跑了回来。 肖 乐 (急切地)怎么样?

杨惠萍 (擦了擦汗)全办好了!递交起诉书的时候，那个人 愣了好一会儿，说，自打他来法院以后，接状子告糠 醛厂的还是头一回!

肖 乐 我是问你找到没有?

杨惠萍 (吃惊)怎么?宫梅还没回来?……我先在汽车站找 了一圈，后来连长让我和后勤处长去法院了……

〔谷三急匆匆跑来。

谷 三 一排长，你们班那个小不点儿回来没有?

**肖** **乐** 还没有。我在几个大商场里转了一圈，杨惠萍去汽 车站都没有。

谷 三 (把肖乐拉到一边)这下可麻烦了，董喜财也不见了! 肖 乐 (吃惊)啊?

谷 三 (思忖着) ……会不会人家俩一起走了?

肖 乐 (摇摇头) ……(肯定地)不……董喜财不是那种人! 谷 三 我知道，可是他人呢?这万一出点儿事，我怎么向人

家学校和家长交待呀?

〔蒋晓红、江燕跑回来。她们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

**谷** **三** (迎上)怎么样?找着没有? **蒋晓红** 我们都找遍了，没有!

**江** **燕** 没有!

谷 三 唉!……一排长，走!(带肖乐下) 〔杨惠萍给蒋晓红、江燕递上饮料。 〔 沉 默 。

**杨惠萍** (小声地)刚才，听连长说，喜财哥也不见了! **蒋晓红** (呆立在那儿)啊?

江 燕 董喜财?……这么说，宫梅肯定是和喜财哥在一块 儿?真不可思议!

蒋晓红 幼稚!……幼稚的情感!

江 燕 也许就是幼稚还有一些真诚，而一般的成熟不过是 一种世俗罢了。我佩服他们的勇气。

杨惠萍 宫梅是不是真的认真啦?

蒋晓红 (意识到什么)都怪我，当初真不应该让宫梅把喜财 哥“拿下”!

*〔* *切光。*

〔幕间戏——战士们打着快板上。 **值班员** 各班排练晚会节目!

〔战士们打着快板走下。 〔 暗 转 。

(九)

〔远离军营的一个角落。 〔董喜财追着宫梅上。

**董喜财** 宫梅，你站住、站住…… **宫** **梅** (站下)班长 ……

董喜财 我已经不是班长了……

**宫** **梅** (内疚地)我不知道会是这样，你只要回答我一句话， 我就回去。(盯着董喜财) ……你喜不喜欢我?你喜 不喜欢我?

**董喜财** 没想过 ……

**宫** **梅** 真的没有想过?……喜财哥，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说 假话吧?

**董喜财** (犹豫一下)想过，但是不可能。

**宫** **梅** 那就是喜欢!……喜欢，就没有不可能。

**董喜财** 我已经订了亲，她在家里等着我呢……她还带着孩 子 。

**宫** **梅** 那不是爱情!

**董喜财** 你说的那些事情……我不懂……

**宫** **梅** (气急地把董喜财拉到一边)你说，你喜欢我! **董喜财** (一愣) ……还有这样的?逼着让我说?

**宫** **梅** 你说嘛!

**董喜财** (摇头)……喜欢能咋的?

**宫** **梅** 你要是说喜欢我，就能娶我! **董喜财** ……你没病吧?

**宫** **梅** (急) ……你不信?那你……那你亲亲我吧! **董喜财** (吓一跳)啥?

**宫** **梅** (抱住董喜财) ……亲我吧! **董喜财** (推开宫梅)部队有纪律!

**宫** **梅** 《条例》、《条令》我学过，那里边没说不让亲……亲你 爱的人!

董喜财 我没说我爱你，我只是喜欢你。宫梅，不可能，我们 之间不可能，你是一个大学生，我是一个农村兵，我 们之间啥也没有，等你们走了，等你们回到北京，过 不了几天，你就会把我忘了……

**宫** **梅** 不可能!我宁可不去上大学!

**董喜财** 不去上大学干什么?你就愿意跟我回我们那个山沟 沟?白天挑水，晚上烧炕?

宫 梅 我愿意!喜财哥，以前我们这些女孩活得都很自信 的，觉得自己年青、漂亮、有前途，可现在，你让我觉 得没什么可骄傲的了，我没有信心了，你得还给我!

**董喜财** 还什么? **宫** **梅** 信心!

**董喜财** 你自己去找!

**宫** **梅** 我没有找到!我现在对自己没有信心!我喜欢的

人，他竞然不喜欢我! 〔 沉 默 。

**董喜财** 我们农村人心眼儿实，你就别再逗我啦!

**宫** **梅** 逗你?……好，你要是认为我再逗你，那我就真地逗

你一回!(转身欲走) 董喜财 你去哪儿?

宫 梅 你要不答应我，我……这就走! 董喜财 走?去哪儿?

宫 梅 回家!我去办退学手续，不上大学了!我把我所有 的东西都搬来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，等着和你一起回 老家——我就不让你和那个小寡妇结婚!

**董喜财** 你这是干什么?

**宫** **梅** 你们的感情不是爱情!

**董喜财** 跟你就是爱情?宫梅，你……你真是啥也不懂!告 诉你吧，你和那个小寡妇没法比!你差远啦!她伤 过心，她吃过苦，她知道啥是不容易!你知道啥?和 她过，不用多说话，一个眼神，她就明白，她会疼咱当 兵的!跟她过，我会想着她，我会不让她再伤心，我 会让她笑，让她高兴，让她觉得天底下当兵的一个样 儿，都是最可爱的人!

**宫** **梅** (失望地)我，我连一个小寡妇都不如吗?

**董喜财** 这又不是买白薯，不能比!(严厉地)走，跟我回去!

〔宫梅随董喜财下。 〔 暗 转 。

(十)

〔 军 营 。

〔战士甲吵吵着走来。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谷三跟 在身后。

**战士甲** 江燕同学，这是你那份调查报告的小样，给你。 **谷** **三** 你在这儿干啥呢?

**战士甲** 团里贾干事让我把这份调查报告小样送给江燕同 学，他说正式的明天见报。

〔江燕接过报纸看着，女大学生们围上前。 **蒋晓红** (兴奋地)《一篇来自军营的调查报告》-— 杨惠萍 副标题是“军训日记”?还有编者按呢!

**谷** **三** (不安地小声问)那上边写我了没有?

**战士甲** 有啊。(比划着)……写的还不少呢。 〔谷三愈发紧张。

江 燕 连长，这是我写的，我负责任!……这上面有你。 〔谷三点点头。

江 燕 连长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儿紧张，不像平时那么洒脱 ……你有点儿担心，不知道这上面怎么写的你?对 吧 ?

谷 三 (使自己放松)……没错，心里有点儿扑腾……其实

也没啥，你能把我写成啥样儿?……也就是说话有 点儿粗，爱发火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最怕我，背地 里没少骂我。有的人见了我假装没看见，一扭头就 过去了 ……这我不在乎!谁让我是连长呢?要是一 天到晚和你们嘻嘻哈哈，这队伍就没法带!说实在 的，要不是这身军装……不，我要不是连长，我要是 你们……你们随便一个人的哥哥，我比你们亲哥哥 都会疼你们!写吧!随便写! ……你们怎么数落我 都行!但是有一条，你只能数落我一个人，我身上好 的是军队的，是军队好!是军队培养的好!……我 身上不好的，跟军队没关系，是我个人的……

江 燕 连长，要不你先看一下? 谷 三 不用了，不用了。

江 燕 连长，我这么说对吗?在你的心里，部队是第一位 的，哪怕妻子离开你，你也要留在部队上。记得你说 过，你妻子……站起来了，学会了走路，就跑了。但 是，这些仍然改变不了你对部队的忠诚。连长，我真 的祝福你，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!……即使不是她， 也会是另外一位比她更好的女人……

谷 三 说这干什么呀?说这干什么呀 …… (自己倒伤感起 来)

〔踏着月光，宫梅慢慢走来，身后跟着董喜财。

〔女大学生们惊喜地跳了起来，上前抱住宫梅，那气 氛像是久别重逢，又像是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。

**蒋晓红** 该死的!你跑到哪儿去啦?

谷 三 好啦，回来了就好!(对董喜财)不错，应该表扬，总 算把宫梅找回来了……

宫 梅 连长，其实别看班长嘴上不说，可他心里比谁都明 白，他还说“你还要救我?还是先救救你自己吧!”



〔周围的人已经忍不住笑了。

**宫** **梅** ( 对蒋晓红等人)我把咱们商量的事都跟喜财哥说 了 。

江 燕 我们想戏弄真诚，反倒被真诚所戏弄!

**蒋晓红** 我们想当救世主，却发现被拯救的正是我们自己! (对低头畏缩的董喜财)……喜财哥，对不起，这个主 意是我出的。

董喜财 没关系，在家的时候我妹妹也常跟我闹，只是花样没 有你们多。

〔肖乐着整洁的军装走来。 **肖** **乐** 报告连长，我可以走了吗?

谷 三 (打量着肖乐)嘿!走吧! ……放假的时候回来看

看，看看你的老连队，看看你这个老哥儿。 〔女大学生们惊异地看着肖乐。

**肖** **乐** 亲爱的同学们，我来和你们告别，先走一步了。 江 燕 你要去哪儿?

谷 三 ……他考上军校了。

江 燕 真的?……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?

**肖** **乐** 现在告诉你们也不迟呀。(从口袋里掏出卡片和一 枚图钉，将卡片钉在墙上)……这是我的通讯地址， 谁要愿意保留它请收好。

江 燕 (急忙找出书和本)……这个给你，我已经完成任务 啦!

肖 乐 (收起)谢谢!(拿出一本新书)不过，参谋长知道我

一直在抄这本书，他特意让他的同学从国外又买了 一本送给我。

江 燕 (失落地)那我白抄啦?

肖 乐 不!(将新书交给谷三)这本书我送给连队，让更多 的战士有机会看到它，我自己还是看这本我们一个 字一个字抄出来的书。

**谷** **三** 好 !

**肖** **乐** 再见啦，喜财!

〔董喜财动感情地跟肖乐握手。

**肖** **乐** 就算你复员回家了，我也一定会去参加你们的婚礼! 〔董喜财没说话，拍拍肖乐，又狠狠地握了握手。

**杨惠萍** 通过这次军训，我在你们的身上收获很多。谢谢，以 后无论走到哪儿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忘记这 段军营生活。

谷 三 同学们，同时我也应该谢谢你们，是你们给我们这片 绿色的军营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色彩。有了当兵 的历史，你们一辈子都不会后悔。

〔远处军营的大喇叭里传来广播声：“……下面播送 师团党委高度评价的一篇大学生军训日记，题目是 《一篇来自军营的调查报告》,作者是军训九连一排 一班江燕同学 …… ”

〔人们看着江燕。

江燕(笑了，取下墙上肖乐的地址)我还会继续写的!该 集合了!

**蒋晓红** (突然地)姑娘们，来!把蜡烛点上!给绿色的军营

里添点儿红色! **宫** **梅** 等一等!

〔人们看着宫梅。

**宫** **梅** 我，我想再开一次灯。(拉灯绳)

**女大学生们** (数着数儿)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—— 〔灯亮。歌声起。

〔月光清澈，烛光闪烁 ……

——剧终

**不知秋思在谁家** **(四幕话剧)**



白峰溪

**人** **物**

苏重远——女 六十岁

叶绯——女三十四岁(她的大女儿) 叶 纭——女 三十二岁(她的二女儿) 叶 维——男 二十四岁(她的小儿子) 秦征——男 二十八岁

张伶俐——女二十二岁 **时** **间：**故事就在当今生活里

**第** **一** **幕**

〔艳阳初夏，正是一片新绿，百花绽蕾，柳絮纷飞的时 节。

〔稠密的枝叶成为布满舞台的衬景，场景迁换时，装 饰性的片叶可以灵活垂动，故事从始至终都在同一 个环境中进行，但是，根据需要，人们的活动范围有 时在室内，有时在庭院中，或是在室内外交错活动 着 。

〔幕启时，一位中年妇女从深处走来，她步履轻缓，若 有所思。当她渐渐走近时，空中纷纷扬扬的柳絮，使 她感到一片朦胧，她用手轻轻地驱散着，正当她无可 奈何地淡然一笑，远处传来“妈妈!”的呼喊声，她止 步回眸，灯暗。

〔灯光复明时，苏重远的室内。陈设朴素简洁，墙壁 上醒目地悬挂着几帧字画、锦旗，上写“为人师表”、 “桃李满天下”、“辛勤的园丁”等等。在另一个角落 里，与这间屋子很不相称地堆放着一包包纸袋，纸 箱，倒有点象是商店的仓库。在那一扇墙上，挂着一 个令人瞩目的大年历——一个美丽的少女柔媚的笑 脸。旁边放着一个“吉他”。

〔场上无人。呼喊妈妈的声音在继续着。

〔少顷，叶绯上。叶绯，匀称的体形，红红的双颊，充 满着青春的活力，她有着一双如同她的性格一样晶 莹透亮的眼睛，乐观开朗，似乎生活里没有任何事足 以使她忧愁，此时，她背着挎包从外面走来。

叶 绯 妈妈!(巡视四周寻找着)妈妈!

〔苏重远在外面兴奋地应声：“哎!绯绯吧?绯绯回 来了?”

〔苏重远，虽已微微发胖，但风姿犹存，一头浓密的秀 发掺杂着少许银丝，无论从气质到服饰，都显示着人 民教师特有的庄重温和。

**苏重远** (十分喜悦)绯绯，多少日子没回来了，你就不想我 们?

**叶** **绯** 哪儿能呢!(冷不防抱住妈妈亲了一下)

**苏重远** (慈爱地推开)多大了，还这么疯疯癫癫的!往你们

机关打了无数次电话，总是不在，你跑到哪儿去了? **叶** **绯** 您当然找不到我，不在那儿干了。

**苏重远** (一 怔)什么?不干了?好好的工作不想干了?为什 么?

叶 绯 因为我嫌那座办公大楼太神圣了，我的理想的翅膀 没法起飞!(调皮地做了个起飞姿势)

**苏重远** (立即严肃起来)你这种大大咧咧的样子什么时候才 能改?工作，工作是可以由你随便挑选的?

**叶** **绯** (娇嗔地)瞧，又开始训我了是吧，最怕一回来就挨 训 !

**苏重远** 好，不训你，说说你干什么去了?

叶 绯 妈妈，我和过去的几个同学，还有各方面的专家，组

成了一个技术咨询小组，就相当于国外“兰德公司” 那种性质，搞软科学，这样一来，大学里学到的知识 可以充分发挥，这有什么不好吗?

**苏重远** 得到正式批准了吗?

**叶** **绯** 唉呀，您别又大惊小怪的好吗?人才流动嘛!没事。 (有意岔开话题)哎，妈妈，看样子刚才来过客人吧?

**苏重远** (欣喜地)刚才我的同事陈老师来了，绯绯，我正想告

诉你，你猜她来…… **叶** **绯** 给妹妹介绍朋友!

**苏重远** 你怎么知道?

**叶** **绯** 这还能猜不出来?您最关心的大事!

**苏重远** 我听了介绍，觉着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衡量，这个人可

能有些希望，你回来得正好，一会儿等纭纭回来，帮 我动员动员她，本周末晚上，咱们一定让她去见一 见，你说好吗?

叶 绯 啊呀我的妈妈，我真担心您为了妹妹的婚事都要急 出毛病了，依我看大可不必，现在社会上象她这种情 况多得很，不是连国家领导人都说了吗，“这已经是 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了!"

**苏重远** 唉!(象是在自嘲)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哇!早先我曾 经耻笑过那些痴心父母，没想到事情临到自己头上， 也是一样的滋味!

叶 绯 纭纭自己都不急，您干嘛总这么折磨自己?(端详着 母亲，惊异地)哎，妈妈，我觉得您好象瘦了，退休了， 不是不经常去学校了吗?

**苏重远** (有些哀伤)是啊，不经常去了。可这是一关哪!奋 斗了一辈子， 一旦变成个和自己热爱的事业无关的

人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呀!

叶 绯 咳，会工作，也要会休息，找朋友们聊聊天，要么,到 外地转转，欣赏欣赏祖国大好河山!

苏重远 没兴趣。绯绯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好些眼花缭乱的 事情，弄得你看不惯，想不通，街上嘛，乱哄哄地人挤 人，到处一片叫卖声，人情嘛，也不象早先那么亲密 了，弄得你莫名其妙的烦躁!(苦笑地摇着头)也许 是我老了?真的是思想跟不上趟儿啦?(喟然长叹) 不要说对别人，就连对自己的儿女们也觉得捉摸不 透哇，你妹妹呢，解放后第一代硕士，按说该叫我满 足了，可是三十二了，婚姻问题老也解决不了，朋友 们都怪我“你这个妈妈还睡大觉哇，还不急着张罗张 罗?”我何尝没张罗?可都不合她的心意，最近可好， 我一跟她提起这个事，她就跟我急，弄得我是深也不 是，浅也不是!

叶 绯 妈妈，其实这是历史文明前进的表现，女人们智商高 了，精神上的追求复杂化了，不轻易将就，当然选择 爱人也就难了。

苏重远 再难也不能不结婚呀!唉!你弟弟呢，(指着那一堆 货物，气恼地)瞧!念书不成材，经商作生意，现在学 的满口生意经，一身商人气，变得跟我越来越话不投 机，一开口就闹矛盾……

〔窗外汽车鸣笛。 **苏重远** 听，回来啦!

**叶** **绯** 谁?还坐汽车?

**苏重远** 哼，还能是谁!(忽然自谴地)瞧，好长时间没见你，

一 回来就跟你叨叨起来没完了。 ……你饿了吧?

叶 绯 不忙，等会儿再说。

〔外面欢快的歌声由远渐近，这是叶维。

〔叶维，高高的身材，仪表堂堂，举止干练，但脸上依 然透着一种孩子气。

叶 绯 (急忙迎上去)“倒儿爷”回来啦!“倒儿爷”!生意兴 隆!见面发财!

叶 维 (兴奋地)喲!稀客，大姑奶奶回娘家了!(环视室

内)哎，那位呢?你那位小老夫子怎么不一块来? 叶绯(流露着怨怒)谁管他!各有各的事。

叶 维 怎么?又闹意见啦?(嬉笑地)哎，别价呀! 苏重远 什么,又闹别扭了?

**叶** **绯** (急忙岔开)妈妈，咱们吃什么呢?维维，咱俩合作炮 制，怎么样?

**苏重远** 哼，他吃不上家里的饭了，这又在哪家饭馆里早吃过

了 。

叶 维 (自豪地)饭馆?您小瞧了，今天咱是大饭店，马克西 姆!马克西姆知道吗?(转对叶绯)大姐，领教过吗?

叶 绯 什么马克西姆，麦克菲勒的，咱是连门儿也不敢进， 一餐小吃，恐怕俩月的工资也下不来。

叶 维没错儿!所以说，这年头儿哪儿是腰里装着几十块

钱就能过得下去的呢。 **苏重远** (轻蔑地一笑)哼!

叶 维 对，可谁让你们是大知识分子呢，知识分子，四化栋 梁之材，咱够不上，嘿，可我敢这么说，你们就没咱这 点气派!(说着欲打开印有外文的塑料食品袋)没得 说，改天小弟我走运，把你们都带去“喂”上一顿!

**苏重远** (不屑地)不稀罕!这种气派有什么光彩， 一文不值!

叶 绯 一文不值?这您可又外行了，做买卖讲究的是义气， 谈生意能不来点气派?在哪儿谈?货摊上谈?小木 板亭子里谈?人家头一眼就觉着你寒磷，先来个瞧 不起，今天虽说花上千把百，可人家一看，够份儿! 把货抓到了，等着吧，换来的就是几十倍的“大团 结”,用手一拈，卡嚓卡嚓的!

**苏重远** (早已不耐烦了)行了行了，整天就知道发财!

叶 维 (轻蔑地)嘿，笑话!哪个做买卖的不知道发财呢?

苏重远 听够了!谈点正事吧，绯绯，你在日历上替我做个记 号，5月18日，星期六，晚七点。

叶 维 5月18日?什么事? 叶 绯 纭纭去会朋友。

叶 维 (兴奋地)好哇!这可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!

叶 绯 (走到挂历前)不对呀妈妈?18日哪儿是星期六，星 期一嘛!

苏重远 怎么会呢?(走近查看)你看，这是7月份，(嗔怪地) 维维，你搞的什么鬼名堂，怎么又给我翻到7月份? 上回差点儿给我误了事。(说着，将挂历翻过来)

叶维(急上前制止)哎，别动别动!……对，18日，星期六， 没错儿!看清楚了吧。(又复原挂上)

叶 绯 (玩笑地)维维，是不是爱上7月份这个大美人儿了?

叶 维 那倒不见得，爱美，人之天性，你看这人儿漂亮不漂 亮?

叶 绯 无可奉告。画片上就这么一个表情，美不美那要看 她的全部气质。

**叶** **维** 您说呢，妈妈?

**苏重远** 嗯，小姑娘长相可以……

**叶** **维** (得意地)怎么样，妈妈都看上啦! **苏重远** 可是……俗气!

**叶** **维** 怎么俗气!(不满地)您的审美观成问题!

**苏重远** (敏感地)为个挂历上的画片怎么这么动感情?维 维，我先警告你，什么成就都还没有，不要过早地在 这方面动心思，不要跟外人比，在家里，两个姐姐都 比你强，你可好，大学连考三年不中榜，最后落到这 步天地，摆摊卖东西，就差挑付担子沿街叫卖去了。

叶 维 (自尊心受到挫伤，激动地)摆小摊怎么啦?伤您自 尊了是吧，男子汉大丈夫自食其力，怕丢人?怕丢人 赶明儿别认我这个儿子好不好!

叶 绯 (急忙调解)行了行了，妈妈随便说两句你就受不了 啦!

叶 维 我早就受不了啦!好几回我在货摊上，妈妈躲着我 绕道走，喊她都不答应，就象不认识似的。您瞧不起 我，我可一点儿不自卑!(忿忿地抄起吉他弹拨着)

**苏重远** (苦恼地嗫嚅着)怎么是瞧不起呢，我是觉着……

叶 绯 (安慰地)我理解您的心情，妈妈，不过我觉得这没什

么不好，谈不上丢面子，您想得到吗，我们伙房大师 傅的儿子成了医学博士，看门房的老大爷两个女儿 考取了研究生，同样，科学家的孩子也有当服务员、 开汽车的，知识分子的子弟也有不少做小买卖……

叶 维 哼，多啦!

叶绯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!这有什么呢!

**苏重远** (烦躁地打断)我都明白!维维走到今天，我这个妈 妈有责任，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，培养了多少优秀学 生，可自己的孩子……无非盼他成材嘛!

叶 维 成不了材，我就发财!什么成材不成材呀，能发财就 是成材，现代化的生意人也需要高水平，没才还干不 了呢，(挑战似地)要不信您自个儿试试去，您呀，哼， 不把本儿都搭进去才怪呢!

叶 绯 (将叶维拉在一旁耳语几句)好了，妈妈今天特别高 兴，陈老师则才给纭纭介绍了一个很不错的朋友，咱 们一块商量商量怎么跟她说，好吗?

叶 维 (忽然想起什么)哎哟!我差点忘喽，(打开食品袋) 妈，我给您带回来一盒西式快餐，还有一只法式铁扒 鸡，本来还是热的呢，叫您这么一气我，倒把我气忘 了!(遗憾地)瞧，这会儿全凉了!

〔苏重远迟疑地接过东西，以一种爱怜的目光望着儿 子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转身刚欲走去。

〔叶纭和秦征从外面亲亲热热地走来。

〔叶纭，修长的体形，娟秀的面孔，她与叶绯有着迥然 不同的气质，文弱娴静，内向斯文。

〔秦征，个头不高，貌不惊人，但是浓眉下那一双深沉 的明眸，透着一股书生气，他寡言少语，腼腆中略显 拘谨 。

叶 绯 太好了，纭纭回来了!

叶 纭 (惊喜)姐姐，好长时间不露面，把妈妈想坏了，我来 介绍，他叫秦征，我的同事，朋友。这是我的母亲。

秦 征 (礼貌地)伯母您好! 叶 纭 姐姐叶绯。

秦 征 (右手替叶纭提着一袋青莱，此时，他把网袋移向左

手，与叶绯握手)您好! 叶 纭 弟弟叶维。

秦 征 您好!

叶 维 哎哎，(颇有些难为情)不敢当，对我可用不着您哪您

的 。

叶 纭 维维，快把他手里的菜接过来!

叶 维 二姐，这是你的东西?(对秦征)让您受累了! 叶 纭 秦征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把那些资料找来。

**苏重远** (敏感地，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，审视中略带 几分惊喜)纭纭，你的朋友?啊!噢，请坐，请坐吧! (纭纭转身上楼)

**苏重远** (热情地)请坐，绯绯，招待一下客人!

叶 绯 好，(对秦征)茶?还是咖啡? 秦 征 (欠起身来)随便。

**苏重远** 和叶纭在一个研究所工作? **秦** **征** ( 略带南方口音)是的。

**苏重远** 以前好象没见过你嘛! **秦** **征** 刚来一年多的时间。

**苏重远** 听口音象是南方人吧? **秦** **征** 是的，上海。

叶 维 上海人?(玩笑地)上海青年不都是细高挑儿，人称 豆芽菜体形吗，你可不大象呀!

**苏重远** (急忙取糖盒，乘机以严厉的目光狠狠责备叶维)小 秦同志，请吃糖，你们家乡的“大白兔”奶糖。

**秦** **征** 谢谢!

**苏重远**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? **秦** **征** 两个弟弟。

**苏重远** 就你一人在外地? **秦** **征** 是的。

苏重远 (试探地)恐怕有女朋友了吧? 秦 征 (有些难为情地)噢，不，不。

〔叶维目睹母亲的神情，在一旁发笑。 〔叶绯也感到妈妈的热情不大得体。

叶 绯 妈妈，来，您过来看看，(以目光示意)咖啡是不是过 于浓了?

苏重远 (不予理睬)小秦同志，你今年多大了? 秦 征 二十八岁。

苏重远 (下意识地冲口而出)小了点，小了点啊! 叶 维 (扑哧笑出声来)您! ……

叶 绯 (赶紧岔开)秦征，请喝咖啡!(快速搅动茶匙，嗔视 母亲)

**苏重远** (努力挽回自己的失态)啊，不小，其实也不小了，响

应号召，晚婚嘛!不要客气，坐，坐。 秦 征 (更加局促不安)谢谢。

〔叶纭手拿一摞文字资料从里面出来。

叶 纭 秦征，这是前一阶段的全部资料，你有什么弄不清楚 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

秦 征 好极了，(翻看资料，抽出一份交给叶纭)这份不要

了。那么,我走了，(向苏重远等)打扰了，再见! **苏重远** 哪儿的话，以后常来玩!

〔叶纭叶绯送至门口，叶维陪秦征走出门外。

叶 纭(十分温柔地对母亲)我本来买好两张电影票， 一会 儿陪您消遣消遣去，既然姐姐回来了，咱们算了吧， 您说呢?

叶 绯 (嗔怪地)妈妈，您刚才怎么啦?弄得人家多不好意 思!

**苏重远** 纭纭，这位年轻人他是? …… 〔叶维放声大笑从外面返回。

叶 维 哎呀呀，我的妈妈，您再着急也不能这样嘛!见到一 个男青年就马上把人家当成您的女婿候选人，问长 问短，条件审查，(学着母亲的口气)“多大啦?”,“成 家了吗?”,“有朋友了吗?”(又笑起来)哎呀呀，刚才 您那种表现，哪儿还象是个大知识分子，倒象街道上 的小脚侦缉队!

苏重远 (自己也感到难以为情)唉!什么知识分子不知识分 子，母亲的心，你们没法儿体会!(十分懊悔)怎么, 刚才他感觉出来了?

**叶** **维** 人家又不是傻子，没瞧见弄得人家脸上红一阵紫一 阵的?

叶 绯 (责备地)你更不含蓄，干吗当着人家哧哧笑? **苏重远** 绯绯，我刚才确实表现的……?

叶 绯 (一字一板)有失常态!

**苏重远** (自责地)真是的，其实，看样子我也觉着是不大可能 的事，我这是怎么啦……

〔叶绯叶维望着母亲的神情，又都发笑。“啪”地一 声，叶纭突然气愤地将桌上一件什么东西用力一摔。 〔场上人都愣住了，片刻间沉静无声。

**苏重远** (惭愧地)别这样纭纭，刚才我可能是敏感了，可你应 该理解……

叶 纭 (迸发出心中无限的积怨) ……接近一个男人就遭到 一番议论。接近多点，马上就招来一连串闲言碎语， 外面是这样，没想到家里也这样，(委屈地)我的交往 已经够谨慎的了!举手投足，都得三思而行，(忿忿

然，象是宣读公文似地)告诉您，刚才那个人名叫秦 征，我的助手，纯属同事关系，年龄比我小，学识比我 低，我们合作得很好，但是那种关系，现在没有，将来 没有，永远也不可能有!我交待清楚了吧!

叶 维 (不满地)你跟妈妈发的什么横嘛!

叶 纭 对。请您原谅，妈妈。(近于自语)真想爆炸了!手 头这个项目，眼看接近成功，可现在，再也进展不下 去了!

**苏重远** (关注地)为什么?

**叶** **纭** 那些无聊的舌头。想象力真比作家们还丰富，给我 设置了一条无形的障碍 ……

叶绯(激动地)怎么回事?告诉我，我还专有兴趣对付那 些无聊的舌头!

叶 纭 算了吧，没什么意思!

叶绯(焦急地)你倒是说说嘛!

叶 纭 这个项目，本来得到我们研究所一位专家的全力帮 助，人家花了不少个通宵帮我试验，可是没出半个 月，多少闲言碎语送到耳边，吓得我再也不敢登门求 教了!(激动、委屈地)连他的夫人，我过去很不错的 同学，居然也轻信这些闲话，冷言冷语，讥讽嘲弄， “叶纭，别那么整夜整夜干革命，堂堂正正找个对象， 赶紧结婚吧!"……我受不了!受不了这种人身攻 击 !

〔苏重远陷入痛苦。

叶绯(沉默有顷，突然忿忿地)懦弱!怪谁?我 一 点也不 同情你!

叶 维 (挑起拇指走向叶绯)佩服!

叶 绯 种庄稼还能怕听蜊刺蛄叫! 叶 维 对，谁叫就跟谁吵!

叶 纭 我最怕吵，我也不会吵。

叶 绯 所以，你就甘愿生闷气，是吧! **苏重远** 吵也不对，应当找人说说道理!

叶 维 (不屑地)您那一套早过时了，这年头儿谁管谁呀!

叶 绯 ((勾起了自己的心事)哼!女人，就是难处太多。人， 不能活得太委屈了!(突然间十分激动)纭纭，实话 告诉你吧，昨晚上我还干了一架呢!

**苏重远** (立即紧张起来)跟谁?你跟谁吵架了?

叶 绯 瞧把您紧张的!(忽又改口)没事!我是想劝劝纭 纭，只要自己做得正，那就什么闲话都不听!

**苏重远** 不，你刚才自己露馅儿了!

叶 维 大姐，怎么回事?回家还不兴念叨念叨!

叶 绯 咳，昨晚上是跟我公公、婆婆，外加婆婆奶奶。 叶 维 嗬，三对一呀!

叶 绯没头没脑地把我召去训了我一痛，(学着公公的口 气)“叶绯，我们家的孩子可都是好样的，街坊邻居可 都夸我们是规矩人!”我说，您扯这些干什么?我也 是好样的，百分之百的规矩人!还是我婆婆泄露天 机了，(学着婆婆的口气)“叶绯，你怎么老也不着家? 外边怎么那么多朋友?”嗬!我婆婆奶奶就更直截了 当啦，(又模仿着老奶奶的神情)“你老实说，你那些 朋友都是男的还是女的?”

叶 维 (饶有兴趣)你怎么回的她?

叶 绯 (从书包内取出一个本子)我打开这本通讯录给她( 看，瞧!老奶奶，光男的就有二百多!差点把她吓晕

过去。

〔叶绯叶维大笑起来，也把叶纭逗笑了，只有母亲在 默默思索。

叶 纭 对，看来我的性格里也应该补充一 点你的成份。 ……不过，对你这种交往方式，我又实在不敢恭维， 姐姐，你真的有二百多男朋友?

叶 绯 傻样，我那是夸大其辞，故意说说而已，我哪有那么 多，不过，我的生活格言就是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 广交天下豪杰。纭纭，说实在的，你就是太闭塞，太

拘谨了，不然，你的婚事也不会拖到今天。 叶 . 维 哎，大姐，那后来呢?后来怎么着?

叶 绯 (轻蔑地)咳，谁跟他们认真呢，我要是说，这叫发展 横向交往，开阔知识领域，时代的需要，这些道理他 们能懂吗?干脆，我甩了一句：“哎，别把善于交往看 成一种不良品质吧，我们是现代人!”说完扭头就走 啦!

**叶** **维** (欣赏地)高!

**苏重远** (严肃地)还夸她呢，说句公道话，要有你这么个儿媳 妇，我也受不了!

〔叶绯叶维狡黠地交换着眼色。

叶 绯 好了，我这是个小插曲，别说了，趁纭纭在，快谈那件 头等大事吧!

**苏重远** 你这个插曲也不小，别总想瞒着我，回头我单独跟你 谈。(转对叶纭)纭纭，有这么个事 ……

**叶** **纭** (早有预感)介绍朋友!妈妈，咱们能不能另开辟一 个话题呢?这种事，我早没兴趣了!

**苏重远** 不能灰心，以往那是没遇到合适的，5月18日 ……

(望了望挂历，悻悻地)啊呀，维维，怎么又是这个美 人图?纭纭，星期六晚上 ……

叶 纭 妈妈，我不一定有时间。

叶 维 二姐，为了妈妈你也得积极点，妈妈为你快得神经病 了!(一本正经)来，让小弟进你一言，前些年，您是 一个心眼儿做学问，为了一种远大目标，硬克制住自 个儿的七情六欲，(挑起拇指)小弟佩服!(转对母 亲)妈妈，我可以先说几句吗?

**苏重远** (满意地)嗯，你说得对，说吧!

**叶** **维** 可我就不信，一个人再忙，就没点谈恋爱的时间?我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爱情，也是人生一大追求目标! 您说呢，妈?

**苏重远** 那……那又太过分了。

**叶** **维** 那时候，您是月中嫦娥，拒人千里之外呀，后来呢，靠 人介绍，左一个不行，右一个不行，急了吧!

叶 纭 (反感地)你住嘴好吗!

叶 绯 去去去，别在这儿乱砍了，到外头当你的“砍爷”去

吧!

叶 维 我砍得有没有道理吧?我的中心意思是，什么高大 身材，英俊的外貌，风趣的谈吐，斯文的气质，强烈的 事业心，文明的家庭，别信电影小说里的人物，那都

是作家们把很多人加在一块儿捏鼓出来的 …… 叶 纭 你有完没完?(转身欲走开)

叶 绯 (推开叶维)你算了吧，你根本不理解你二姐!

叶 维 怎么不理解?反正你们这些学问大的，老想找那比 自个儿学问更大的，我高，他得更高，甚至连个头儿 也要高的，对了，我想请问一句，高大就一定完美?

有出息的男人必须是一米八零?

叶 绯 讨厌!一边儿钻你的生意经去吧，别在这儿假充社 会学家!

叶 维 说句实话，有人还专怕找你们这样的，比如小弟我 吧，找对象还专躲着你们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，跟你们 这种人在一块儿太累得慌，为了表现自己，还得使着 劲儿够她。(连连摇头)不行不行，神经太紧张，受不 了!受不了!

叶 纭 (蔑视地)浅薄!(望了望挂历)走吧，快找你的画中 人去吧，等你约会呢!

叶绯(突然醒悟)啊，原来如此?

**苏重远** (一怔，也望望挂历)什么?她?你? … …

叶 维 (急向叶纭做了个运动场上暂停手势)哎，二姐，不能 不仗义啊，妈，别听她的，二姐跟我开逗呢!

**苏重远** 好了，我不听你们高谈阔论了，5月18日，就这么办 啦，行吗，纭纭?

叶 纭 (讷讷地)看情况吧，妈妈!

**苏重远** (无可奈何地)小阿姨回老家了，没人给咱们做饭吃， 自己动手去!

叶 绯 我来尽义务!

叶 维 别价，姑奶奶回娘家，不敢当，我来! 叶 纭 你算了吧，我来!(走下)

叶 维 对。让二姐施展施展她那业余爱好——炒菜。其

实，学问大的也不一定不会干家务活儿，二姐的手艺 气死饭店大师傅，谁娶了二姐，那算他福气。

〔叶维走去，叶绯也随着走去。

**苏重远** (忧心忡忡)绯绯，你就算了吧，来，坐下!

**叶** **绯** (以攻为守)……妈妈，刚才，那只不过随便说说，您 千万别再给自己增加烦恼了，其实，我们没事……

**苏重远** 绯绯，你别当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你和他，现在关

系紧张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他早就跟我告过你的状了! **叶** **绯** 他告状?哼!告什么?(漫不经心，斜视一方)

**苏重远** 瞧瞧瞧，什么样子!不小啦，你这个姐姐，给弟弟妹 妹们做的什么表率?你也是该收敛点儿啦，我是你 妈妈，我真不愿意由我嘴里说出，你……越来越…… 放肆!

叶 绯 (放声笑起来)放肆!?我还当您说出什么叫我接受 不了的名词呢!

**苏重远** (愈加恼火)女人哪!自己的言行要考虑名声!

**叶** **绯** 妈妈!那我倒要请教您，您认为女人怎么样生活才 算合乎规范呢?人们喜闻乐见的那套成系列的女儿 经，我反正是不会背，也不想背了，新的规范又是什 么 呢 ?

**苏重远** 哼，新的!新的不一定都是对的! **叶** **绯** 这我不否认。

**苏重远** (近于乞求)绯绯，你们几个，就算你还让我安心，你

可千万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别再给我添乱了! 〔叶维拿着饭锅从里面走来。

叶 维 妈，我又忘了，煮饭的水，放在中指的第几个关节上 来着?

〔苏重远忧心忡忡，似乎没有听见。 〔叶绯若无其事地笑起来。

叶 绯 没出息!连这点小事也要问妈妈!

叶 维 (走到母亲跟前)妈，这水，应该放到第几个关节来

着?

**苏重远** 哪个关节都搅得我六神不安，心烦意乱呀!(无可奈 何地)唉!

**——灯光骤暗幕落**

**第** **二** **幕**

〔两个多月以后。

〔已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，盛夏的阳光仍把大地照 射的满目金黄。

〔外面邮递员清脆的铃声。送报人喊着“报纸”!苏 重远应声走出，她取回报纸刚坐在院中的藤椅上阅 读，叶维兴致勃勃地从外面走来，他手里拿着几包食 品和一束鲜花，嘴里哼着欢快的小曲。

**叶** **维** 妈妈，二姐回来了吗?

**苏重远** 你今天回来得倒早嘛!(看到他手中的花束)这是干 什么?有客人要来?谁?

**叶** **维** 谁来这是次要的，我赶紧回来是看看二姐在不在，怕 她象俩多月以前那样，又把晚上的约会给误喽。

苏重远 不，(喜悦地)今天不会，已经跟她谈妥了。(向着房 内轻声地)纭纭，时间不早了。你们是不是暂时告一 段落?

**叶** **维** 二姐在家呀!

**苏重远** 又跟小秦攻他们那张图纸呢，咱们都为她操心，她自 己总这么不紧不慢 …… (看了看手表，焦急地)叶纭!

叶 维 您这不等于下逐客令吗!

**苏重远** 我看他这个助手真有点书呆子气，一钻进去就没完 没了!

〔叶纭和秦征走出。

**叶** **维** 瞧，你们的科研被我妈妈强行中断，包涵点啊!

**苏重远** (歉意)小秦，和你就不见外了，你是叶纭的同事，所 以 ……。

**秦** **征** 不，我是她的学生。

**苏重远** 不得已才打断你们，今天晚上七点她有点事，只好 …… (走进室内)

秦 征 (略显迟钝)啊?噢，噢。

叶 维 明白了吗?我姐姐要去湖心公园，鹊桥赴约!

秦 征 (有些醒悟)我明白了，明白，……请原谅，我事先不 知道，(对叶纭十分抱歉地)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? ……实在对不起!(急下，又返转身来郑重叮嘱叶 纭)赶快!赶快!(下)

**苏重远** (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拿出)换上这件衬衣，把鞋也 换换去。

**叶** **纭** (顺从地接过来)

**苏重远** (望了望天空)西北方向长云彩了，会不会要变天? 带上这件风雨衣。

叶 维 (拿起晚报)对，天气预报，晚间阴有小雨。 叶 纭 (无奈地又接过风雨衣)

**苏重远** (端详着)头发怎么这么乱，显得一点朝气也没有。 叶 纭 (顺手捋了捋头发)

苏重远 最好换条裙子，换你姐姐给你的那条浅驼色的。

叶 维 (不耐烦地)哎呀，行了妈妈，这又不是打扮大姑娘上 轿，还没到那一天哪!

叶 纭 (突然把所有衣物一扔)我不去了! **苏重远** (倏地一怔)纭纭!

叶 纭 (烦躁地)送到市场上推销商品呀!

苏重远 (强耐住性子)好，不换就不换，(向叶维喝斥地)你说 话文明点!

叶 维 我又怎么错了?我也是关心姐姐呀，这回热情点啊， 韶华转眼飞逝，您已经三十多了，越大越不……

叶 纭 越不值钱，是吗?

叶 维 没敢说，千金小姐嘛!

叶 纭 (嘟囔着)千金小姐也是个货币形象，用不着你恭维。 苏重远 (调解着)别理他，赶紧走吧!

叶 维 (看看手表)别，再呆会儿，现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整一 个钟头，刨去路上的时间，刚合适。

**苏重远** 那不是正好吗?走吧!

**叶** **维** 不，(神秘地)二姐，不能准时赶到，女同志要以适度 的迟到，表现自己的尊严，我们那位每回都是……

〔叶纭没有理睬，拿起风雨衣和手提包转身走去。 〔苏重远目送她的背影，少顷返回。

〔叶维走进房中，将水果等装在盘内，又将鲜花插入 瓶中。

苏重远 (舒了口气)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她，差一点又让你 这张嘴给误了事，……维维，我也觉得你二姐现在脾 气是变了，变得真有点 …… (不忍启口)唉!

**叶** **维** 妈，等着好消息吧。您先歇会儿，等会儿可能有个人 来拜访您。

**苏重远** 拜访我?

**叶** **维** 对。您是咱家的家庭元首哇，我希望您来个亲切接

见，更希望这次会晤是在愉快友好的气氛下进行。 **苏重远** 谁?什么人要来?

叶 维 瞧您，在二姐的事儿上，您那么神经过敏，上回人家 秦征来，您硬闹了个大误会，嘿，怎么轮到我，您又神 经迟钝了呢?

**苏重远** (醒悟过来，指着挂历)维维，她?

**叶** **维** (高兴地)对喽!人家说过好几回，想来看看您。

**苏重远** (心情矛盾)噢?好，见见也好，听说你两个姐姐都见 过她?她们怎么说?

叶 维 印象颇佳?妈，您猜我对她提出的头一条要求是什 么吧!我说，我妈这么多年不容易，你头一条就得孝 顺我妈!

**苏重远** (满意地笑了)孝顺?当不起，这个年代还敢要求孝 顺?和睦相处就算不错了!

**叶** **维** 不对，您猜她怎么说吧，“用不着你嘱咐，保险孝顺得 她老人家乐得合不上嘴!”

**苏重远** 她的职业是? ……

**叶** **维** 怎么说呢，属于自由职业吧! **苏重远** 具体点。

叶 维 哎呀行啦，您是不是还要审查审查家庭出身，政治面 貌，社会关系?

**苏重远** (轻轻叹息)说心里话，我真不愿意你这么早就…… **叶** **维** 我愿意就行了呗!

**苏重远** 既然这样，我干脆不必过问!

〔苏重远刚欲走去，外面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：“叶 维”!

叶 维 来啦!(乞求地拦住母亲)妈，我求您热情点，面部表

情带点笑容，啊!妈!我求求您了 ……

**苏重远** 既然来了，当然要热情接待，去，你出去迎迎，我换件

衣服去。(下) **叶** **维** OK! (跑下)

〔张伶俐满面春风地走来，她身材窈窕，妩媚多姿，身 着最时髦的夏装，头戴一顶缀有彩色飘带的遮阳帽， 浓妆艳抹，耳边环佩轻摇，一派现代妆束。

叶 维 (打量着，欣赏着)嗬!够派!见婆婆还特地到饰倒 饰?

**张伶俐** 她老人家在吗? **叶** **维** 正在恭候。请!

**张伶俐** (刚欲走进，忽然停住)叶维，我……我怎么心里有点 儿发慌呢?……你看，我可是空着手儿来的。左寻 思右寻思，就是想不出带点什么才合适，这有点儿不 礼貌吧?

叶 维 这样正好，我妈妈最不计较这一套，快进屋!

〔两人走进室内。

张伶俐 哎呀!真漂亮。这房子(看墙上条幅)这字写得可真 带劲儿!

叶 维 我爸爸生前写的。

张伶俐 (环顾四周)啊呀，多宽敞，多美呀!真象个小花园似 的。就你们一家住呀?

叶 维 对。怎么样，还行吧!这还是我爷爷留下的遗产，我 们享老爷子的福啦，要不，哪儿找这种条件儿去!

**张伶俐** 敢情。你瞧我们家，七员大将，三间小房，四世同堂! 真够挤兑人的!

叶 维 请，请坐!

叶维(喊叫)妈，她来了，(苏重远走上)我先介绍介绍!

**张伶俐** (爽朗地)还用得着介绍，苏老师!(礼貌地深鞠 一 躬)不，伯母!(又鞠一躬)

苏重远 (惊异的目光掩饰不住大失所望的神情，下意识地走 到挂历旁，望了望画中人，又端详着张伶俐)啊，请 坐。坐吧!

**张伶俐** 伯母您甭客气，甭客气!

**苏重远** (极力排除尴尬)不客气，哎，维维，你给她倒杯冷饮。 **张伶俐** 甭价，不渴，刚在冷饮店喝了瓶“维尔康”。

**苏重远** (和蔼地)你的名字是? …… **叶** **维** 伶俐。张伶俐。

**张伶俐** 伯母，就您一人在家?二姐呢? 叶 维 噢，二姐去湖心公园赴约去了。

**张伶俐** (喜悦地)约会去啦?伯母，听他念叨，您挺为二姐的 婚事着急，您可别价，二姐那么好的条件儿，还愁找

不到好对象!您说是吧? **苏重远** 是。没急，不着急。

**张伶俐** 我早说过来看看您，可最近特别忙，天天有表演，有 时候一天两三场呢!

**苏重远** 噢，你是在文艺团体工作?

**张伶俐** (调皮地笑起来)对，您看我象个演员儿吧!

〔张伶俐与叶维狡黠地对视，两人大笑起来。 **苏重远** (惶惑地)怎么,我说错了?

**叶** **维** 行，您有眼光。没错儿，其实，没错

**苏重远** (更加惶惑)维维，你搞什么名堂?什么工作不一样 社会分工，哪样也缺少不了。

**张伶俐** 快别逗伯母了。伯母，我跟他一样，干个体，我说的

表演，是时装表演，我是业余时装表演团的!(下意 识地做了个姿势)

苏重远 (一怔，惊异的目光急向叶维投去)时装表演?她 ……当时装模特儿?

张伶俐 (爽朗地)这回您可说对喽!伯母，您看过时装表演 吗?

**苏重远** (克制住不悦，不失和蔼地)看过，在电视上。 **张伶俐** (天真地)您喜欢吗?

**苏重远** (心绪纷繁地点点头)喜欢，喜欢!

**叶** **维** 光在电视上看不来劲，哪天我带您看回现场表演去! 妈，这工作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得了，服装公司前一 阵刚贴出招生广告，第二天报名的人差点儿挤破门 槛儿!

张伶俐 (更加自豪)没错儿!条件儿可严着哪!时装模特儿 首先要求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，严肃的生活态度。 要有健美的体格，(绘声绘色地)轻盈的步履，适度的 仪表，动人的神情 … …

〔叶维欣赏着，情不自禁地拿起吉他轻轻地边唱边伴 奏，更激起伶俐的表演欲望。

**张伶俐** ……还要有音乐感，表现力，眼神要正，表情要动人， 根据不同的服装样式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。

〔苏重远先是躲开自己的视线。几欲克制，再也看不 下去了，悻悻然走下。

〔正当他们兴致勃勃表演着，叶绯风尘仆仆提着旅行 袋从外面走来，悄悄站在一旁欣赏着。

**张伶俐** 哎，伯母，伯母呢?

叶 维 (也发现母亲不见了)噢，大概拿相机去了，要给你拍

照 。

叶 绯 (玩笑地轻嗽一声)

张伶俐 (惊喜)哟!大姐，大姐回来了!

叶 绯 接着来，接着表演呀!瞧，真遗憾，让我打断了!

张伶俐 (打量着叶绯)嗬，您可真是发扬艰苦朴素的老传统 啊。瞧您这身打扮儿，要是再戴上个红胳臂箍儿，我 还当哪儿来了个红卫兵呢!

叶绯(也打量着伶俐)好漂亮啊，伶俐!(猛地一绾袖子。 佯做红卫兵的姿态)对，红卫兵，造反!造你这奇装

异服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反! 〔三个人欢快地笑起来。

张伶俐 这回出去不少日子吧?快仨月了吧?

叶 绯 对。我们给三个地区搞了发展规化决策咨询。想得 到吗?

叶 维 捞了不少吧?(竖起一个指头)有这个数?一吨?还 是一方?

叶 绯 (不解地)一吨? 一 方?开什么玩笑，你当我是去贩 卖水泥木材去了!

叶 维 瞧，露怯了不是!

张伶俐 行了行了，人家大姐是搞学问的，哪儿懂咱们那套行 话。大姐，他问是一千还是一万?

叶 绯 关于经济收入的问题，对不起，对任何人无可奉告。 张伶俐 哟，您可真清高，我们又不要您的。

叶 绯 不是清高。金钱嘛，当然谁也离不了，不过钱这个东 西，只是表现普遍运用的经济杠杆，可发挥知识的作 用；比方说，这几个地区按照我们的决策咨询干下去， 几年以后的发展变化，这个意义能用金钱估量吗?

张伶俐 (钦佩地频频点头)嗯，没错儿!大姐， 一定挺辛苦的 吧?

叶 绯 当然。山上山下，本土资源，邻里状况，区域间的协 作，整天跑断腿。(翘起脚上那双破旧的旅游鞋)这 叫“踏破铁鞋有觅处哇”!

叶 维 “得来真得费功夫”!祝贺你了!

叶 绯 好了，不谈这些了。刚才打断了伶俐的精彩表演，我 还没看够呢!

叶 维 这没关系，家里人嘛，随时表演。来，伶俐，咱们接着 来!

**张伶俐** 好了好了，快让大姐休息吧!

**叶** **维** 来，大方点嘛!(高声喊着)妈妈，来呀，给您来个现

场表演，家庭包厢!(说着打开录音机) 张伶俐 (稍一犹豫)行，请大姐多提宝贵意见!

〔录音机里发出强烈的音响，缓急相间。 〔张伶俐翩翩起舞。

〔正当几个人兴高采烈之时，苏重远走出，她再也抑 制不住了。

**苏重远** (突然厉声厉色)维维!

〔音乐声戛然而止。张伶俐与叶维面面相觑。 **张伶俐** (惊慌地)伯母，您不喜欢?

叶绯(努力缓和气氛)不不，当然不是! ……妈妈，我回来 了，您最近好吗? ……

苏重远 (控制鄙薄的怒火，严肃地)伶俐，既然你们俩是这种 关系，那就允许我不能见外，做为我，懂得尊重儿女 们的感情，不会横加干涉，所以，我希望你们要懂得 …… 自重!

**叶** **维** (恼怒地)妈，您根本不懂这工作的意义!

**张伶俐** 对呀，伯母!人人追求美，享受美，可也要创造美呀! **苏重远** 美，美，重要的是这里(指着额头)这里应该美!(失

去理智地转身欲下)

张伶俐 (也忽然严肃起来)您先别走。要是这样，我可得跟 您叫叫真儿，您的意思是说我外表美，思想丑吗? ……我不跟您来虚的，这么说吧，昨天我们表演以 后，当场就有六十多家厂商踊跃订货，都说：“瞧，这 些产品多有立体感，订它几万套!”伯母您想，您自个 儿要是纺织厂厂长，服装公司的经理，您愿意眼看着 自个儿的产品滞销卖不出去吗?

**苏重远** (想反驳，但又难于出口)

**叶** **维** 要是不懂，就少发表意见!

**苏重远** (迁怒地)我懂，这比电子科学，登月计划，人类学的 顶峰还重要，还光荣是吧!(转身匆匆走去)

**叶** **维** (愤怒地)妈……你 ……

**苏重远** (悻悻返回，指着挂历)美，美，月份牌上十二个大美 人儿风吹日晒还有消色的时候呢，何况是人呢!

叶 绯 (焦急地)妈妈，您怎么能…… 〔苏重远推开叶绯，忿忿然走下。

**叶** **维** (怒不可遏，欲冲向母亲) **张伶俐** (急制止)你这是何必呢!

叶 维 哼，在她的脑子里，只有科学家的贡献才算贡献，新 鲜事儿她一窍不通!

**张伶俐** 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其实伯母那么个有文化的开明人

儿什么道理不懂?依我看就俩字：清高。 叶 绯伶俐真聪明，说得对极了!

叶 维 甭在乎，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，反正我就三个字 儿：我爱你!

叶 绯 伶俐，刚才都怪我，千万请你原谅，千万别动气，好 吗?

张伶俐 (大度地)咳，没事儿。大姐您甭说了。

叶 维 (安慰地抱着伶俐的双肩)不管怎么说，我就觉着我 的伶俐好!

张伶俐 (娇嗔地甩开他)行了!唉!咱没那么高的学问，所 以，你这么三追两赶就成了!其实我这心里早就打 鼓，生怕伯母瞧不上，果不其然……大姐，还是你们好 哇，走到哪儿都受尊敬，公公婆婆保准宠着当宝贝!

叶 绯 (忽然感到一阵苦涩)唉，那可不见得，各有各的心 事，人人有本难念的经，不信你问问叶维!

叶 维 对了，大姐，你一走这么长时间，跟你们那位，矛盾恐 怕更得激化吧?

叶 绯 (脸上蓦地阴沉下来)唉!(瞬间又开朗地)不过，现 在我解脱了!自由了!我现在是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

来”呀!

叶 维 啊?离了?!

叶 绯 和平谈判，双方自愿!

〔苏重远正从内室走出，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惊愕，愤 怒，转身返回。

张伶俐 (关切地)离啦?打离婚啦?瞧，我连面儿还没见过

就离了。那位大姐夫怎么样? 叶 绯 还不错。

张伶俐 (意外)不错干吗要离呢?

叶 绯 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更合适!

张伶俐 (十分焦急同情)啊呀，这可真是没想到的事，怎么就 会离了呢?大姐，你……

叶 维 (急忙警惕地制止)小声点儿!……大姐。 一会儿你 可千万先别提你这事啊，她气儿不顺，你别自个儿硬 往枪口上撞!

叶 绯 当然，当然。

张伶俐 大姐，您刚回来，先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我走了。

叶 绯 好，以后照常来玩，好吗? 〔叶绯叶维送张伶俐走出。

〔苏重远走出。她辗转反侧，恼怒交加，独自坐卧不 宁。

〔少顷，叶绯返回。

叶 绯 (佯做若无其事)妈妈，几个月不见，怎么样，想坏了 吧?

**苏重远** 一走这么长时间，过得挺自在吧!

**叶** **绯** 那当然!(兴致勃勃)妈妈，我们这回由十个人组成 的咨询小组，走的是当年插队落户的山区，见到不少 熟人，真痛快!(打开提包)看，我带回一些山区特 产，木耳、松蘑、(将两支毛绒绒的东西拿到母亲眼 前，把苏重远吓了一跳)您见过这种东西吗?飞龙!

这可是上国宴的山珍呀! …… **苏重远** (冷冷地推开) ……哼!

叶 绯(妖嗔地)瞧您，每次回来您都喜出望外，可今天 ……

(玩笑地)我可要走啦! 〔此时叶维从外面返回。

叶 维 (没好气地)妈，你刚才象话吗?人家好心好意 …… **苏重远** (也没好气地)我真痛心哪，你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

姑娘!

**叶** **维** 我也真痛心哪，这样的姑娘你怎么就会不喜欢!

**叶** **绯** 妈妈，您也是太让人下不来台了，人家俩人真诚相 爱，您何必自寻烦恼，管那么多干什么!

**苏重远** (突然暴发)不管!不管!你们的事，我什么也不管!

〔叶绯叶维愣住了。气氛立时紧张起来。 **苏重远** 维维，你干你的事去，我跟她有话说!

〔叶维忿忿走去，叶绯急上前拦住，暗示叶维留下帮 她应付母亲。

**苏重远** (目光逼人地)你现在可真是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 呀 。

**叶** **绯** (愉快的神情倏然收起)

**苏重远** (沉重地)绯绯，你和他，到底还是走了这一步?…… **叶** **绯** (低头不语)

**苏重远** (忐忑焦虑)怎么不说话?……说话呀! 叶 绯 (怯怯地点点头)

**苏重远** (立时怒火燃遍全身)我不同意!告诉你，我不同意! **叶** **绯** (嗫嚅地)您又不能代替我生活。

苏重远 我没代替，当初你们自由结合，谁也没强迫你们，想 结就结，想离就离，今天结，明天离，自由这个神圣的 字眼儿，你们就这么随便糟蹋呀?……说说，到底有

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? 叶 绯 没有。

**苏重远** 他品质恶劣，不可救药?

**叶** **绯** 实事求是地说，他是个不错的人。

**苏重远** 有第三者插足?来自他?还是来自你? 叶 绯 都没有。

**苏重远** 他怀疑你作风不检点? **叶** **绯** 不，他说他决不是。

**叶** **维** (冷笑)哼，他说他决不是? **苏重远** (忿忿地)那到底为什么? **叶** **绯** 跟您说不清楚。

**苏重远** 没道理，所以说不清楚! …… (不可遏制地)轻率! 太轻率了!

**叶** **绯** (难以容忍)轻率?这俩字跟我不沾边!

**苏重远** 我承认你的上进心，可一个人要全面发展，要事业， 更要道德!

叶 绯 (痛苦地)要道德，可有的事用道德没法解释清楚，什

么是道德，临到自己头上我也说不清楚了!

**苏重远** 哼，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道理就草率办离婚!现 在到处是时髦事，告诉你，赶这种时髦，没什么光彩!

叶 绯 (似乞求，又似质问)妈妈，我的痛苦您理解吗?…… 真倒霉!我当初干吗要结婚，我只要自由，不愿意身 边有人限制我!

**苏重远** 你不知道自尊，我可懂得要面子!你叫我怎么对外 人讲?一个女儿还没嫁出去，又一个女儿闹离婚，你 叫我怎么有脸见人?你们把我的脸都丢尽了!走! 这个家已经没有你的床位了!

叶 绯 (惊愕地)什么?!妈妈，您……您也逼我走?

**苏重远** (难于启口)这儿，这儿已经不再是你的家!!(痛苦 无力地靠在沙发上)

叶 绯 ……好，我走!我不让您丢脸，好吧!(匆匆向外走 去)

叶 维 大姐!(紧追着叶绯，抢过她手中的提包)

**苏重远** 绯绯，你回来，回来!快给我回来!

〔叶维强拉住叶绯，她一头靠在秋千上，泪水夺眶而

出 。

〔此时天上飞过几片浮云，隐约传来雷声。母亲痛苦 地坐在院中藤椅上。

**苏重远** 绯绯，绯绯，刚才妈妈的话说重了，我不明白，当初，

你们不是好好的吗?

**叶** **绯** 是的，标准的自由恋爱，要么怎么就会结婚呢! **苏重远** 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步天地呢?

**叶** **绯** 我没变。当初我就是这么种脾气，好动，不安分，爱交 际，他完全了解，不但了解，而且十分欣赏，所以结婚的 时候我们共同定了个协议：结婚以后，双方的个性必须

保持原样，谁也无权触犯对方个性的完整…… 叶 维 (赞赏地)这一条定得好!

叶 绯 再说，我从事的工作，需要我广泛交往，收集信息，探 讨业务，我没有一丝越轨行为，没干一点坏事，我不 知道触犯了别人什么,连他那妈妈、奶奶、七大姑八 大姨们都看不上我，嫌我东跑西颠，没点女人样子， 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?(越说越气忿)我为什么要甘 当受气的小媳妇?

**苏重远** 老人嘛，可以不去计较，可你替他想想，整天不着家，

日子长了谁也受不了!

叶 绯 当然。(深沉、痛苦地)有时候我也常常自责，谁让我

结婚了呢!于是我厚着脸皮安慰他，磨破嘴皮子做 解释，甚至我跟他下保证，我绝对没事儿，如果有事 儿我会坦率地告诉你，绝不隐瞒。可是换来的是什 么呢，换来的倒是他越来越有理，我倒真的象做了什

么亏心事 ……

**苏重远** 他是你丈夫，他……他爱你嘛!起码的常识!

**叶** **绯** 这种爱法我受得了吗?……翻我的日记本，查我的 通讯录，他看不惯的人不许我接触，和朋友们交往他 限定时间，一见面板着个面孔冷得吓人，整天象是我 欠了他什么,可我凭什么要这样?凭什么?

**苏重远** (也气忿地)你用他当初的海誓山盟教训教训他!

**叶** **绯** 哼，海誓山盟?我最不相信的就是海誓山盟， 一点用 没有!妈妈，说心里话，我很爱他，我也不愿意走这 一步呀! …… (深沉地感伤)真难哪!他要求我是好 妻子；公公婆婆需要我是好媳妇；以后还要当个好母 亲；可我自己还想做好我的工作，好这个，好那个，这 么多的好，我没法协调!我承受得了吗?……妈妈， 您把我生下来，我不是来支配别人的，可我也绝不是 来忍辱负重的!……您问我为什么要离，很简单，就 为这个!

**苏重远** (被女儿的话打动了)我懂，我懂，我也是个女人哪!

〔天空突然降雨，顷刻间阴云密布。 叶 维 走，下雨了，进屋去谈。

**苏重远** 下雨了，纭纭还在外面呢!维维，要么,你去接接她? **叶** **维** 淋不着，不是给她带着雨衣了吗!

**苏重远** 噢，对，对。(也走进室内)

〔苏重远陷入苦恼，场上沉闷无语。

叶 维 (下意识地轻轻弹拨几声忧伤的曲调，接着， 一声长 叹)唉!悲哀呀，哀哉!一代书生!

〔叶绯抬起头来，望了望母亲苍白的脸上在紧闭的眼 睑下淌着泪珠。

叶 绯 (深情地)妈妈，我让您难过了! 〔叶维将一杯茶放在母亲手里。

**苏重远** 维维，你对这个事是怎么个想法?

叶 维 (吞吞吐吐)对这种事嘛，什么谁谁离婚啦，谁谁两口 子闹矛盾啦，谁谁第三者插足啦，我从来不加议论， 因为我认为这纯属个人的事。

**苏重远** ( 意外)少耍滑头，这是你亲姐姐!

**叶** **维** 怎么说呢，要叫我说真话嘛，我对大姐深深理解，对 那位嘛，我也深表同情。

**苏重远** (悻悻地)莫名其妙!

**叶** **维** 本来嘛，大姐奋发图强，想当个女事业家，无可指责， 妇女解放，独立自主，世界新潮流嘛，可做为大姐夫 呢，——噢，对不起，这层社会关系已经在户口本上 注销了。天下哪个男人结婚，不希望得到点轻松愉 快?生活的旋律不能老在一个音符上跳动，谁不想

享受小家庭的乐趣呢，可从她身上，得的到吗? 叶 绯 (十分意外，恼怒地)你……腐朽!

叶 维 (急忙做了个暂停手势)休战!在家里我是少数民 族，说实话，一提妇女解放这个词儿，我就有种恐惧 感，(夸张地)我就浑身打哆嗦!

叶 绯 封建势力的优秀接班人，你有点80年代新青年的气 质吗!

叶 维 我承认，可能有点儿封建残余，女人不喜欢奶油小

生，同样，男人也害怕太能干的钢筋小姐! 叶 绯 (气忿地)你 …… !

**苏重远** (烦躁地)别吵了!(痛苦地)你们怎么都变得这么玩 世不恭，你们都还是我教育出来的孩子吗!个个变

得都叫我快不认识你们了!

叶 维 大姐，依我看，那位小老夫子确实不怎么样，既然定 了，就别再苦恼了，行吗?

苏重远 不，我还没决定呢!绯绯，我并不主张不合理的婚姻 硬要勉强维持，可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，他还跟 我说过不少你的不是呢!(乞求地)他有毛病可以要 求他改，你也需要一定的忍耐。

**叶** **绯** 忍耐是一种消耗性行为，我办不到。 **苏重远** 可人要自尊，自尊哪!

叶 绯 尊重自己就是自尊!

**苏重远** 不信，将来你要后悔的! **叶** **绯** 我从来不做后悔的事!

苏重远 (失望，痛苦地)天哪!我这根可怜的神经紧张得还 不够吗!我这个母亲好难当呀!跟你们是越来越没 有共同点了!

叶 维 那咱们就努力寻找共同点吧!

〔外面雨声淅沥，隐约传来叶纭的声音：“明天见!”一

个男声：“明天见!”

叶 维 听，是不是二姐回来了?

〔苏重远充满希冀地迎上。

叶 维 好，快看看二姐是不是找到她的共同点了!

〔叶纭神情平静，若无其事地走来。

叶 纭 姐姐回来了!(端详着叶绯)真象个事业家! 叶 绯 纭纭，情况怎么样?快谈谈吧!

**苏重远** 刚才和谁说话?怎么,那个人送你回来的? 叶 纭 (一笑)哪儿呀，是秦征。

**苏重远** (失望地)怎么,是秦征?你没去赴约呀?

叶 纭 去了，怎么专选择了这么个鬼地方，分手以后，天已 经黑了，要穿过一条很背的树林子，我正有点儿紧 张，没想到秦征一直在那儿等着我呢!

**叶** **维** 嘿，行!你这个助手真够仗义!

**苏重远** 小秦这孩子真善良，(歉疚地)你怎么让人家走了 应该请他进来喝杯茶，避避雨嘛!……快说说，这个 人还可以吗?

**叶** **纭** (淡淡地)嗯。

**苏重远** 谈的时间还不短嘛! **叶** **纭** 嗯。

**苏重远** 那就好。说明彼此还有共同语言?(喜悦，忐忑，甚 至有些慌乱)绯绯，你给她沏杯新茶!

叶 纭 不，(打开书包，取出一个纸盒)来，我请客! 叶 维 好咧，有门儿!

叶 纭 姐姐，这回出去，都到了哪些地方?

**苏重远** (急不可待)你们等会儿再聊，是不是和他约好以后 继续了解?

叶 维 (打开纸盒)咳，雪糕，怎么请我们吃雪糕呢! 叶 纭 雪糕有什么不好?

**苏重远** 结果到底是? ……

**叶** **纭** (从叶维手里接过一个雪糕，慢慢地呷着，淡然一笑) 妈妈，我完成了您们交给我的任务!(含着泪水、冲 上楼去)

〔在一双双迟疑、失望的目光中——

**—** **—幕落**

**第** **三** **幕**

〔几天以后。

〔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橙色的晚霞映照着庭院，叶维独 自一人坐在花坛上烦闷地弹着吉他，时而低沉，时而 昂奋。

〔叶绯从里面走出。

叶 绯 轻点!

叶 维 (不予理睬，继续弹着)

叶 绯 妈妈病了，听见吗?……妈妈心烦! 叶 维 谁不心烦!

叶 绯 你烦什么,不就因为妈妈得罪了你的伶俐，我看人家

伶俐倒挺大度，瞧你，还男子汉呢! 叶 维别把人看扁喽啊!

叶 绯 (恼恨地)看扁了你?我太看重你啦，那天我特意留 下你，指望你在妈妈面前为我帮帮腔，没想到你反而 帮倒忙，对我放冷枪，开横炮。太不仗义了!

叶 维 我说的是真话嘛!

叶绯 你的真话让我更认识了你，哼，没想到你这个小男子 主义立场也那么顽固!我算看透你了!

叶 维 (烦躁地)行了行了!咱们就别再打横仗了!(惆怅

地放下吉他) ……你当是我不理解你?不同情你? 别看你表面上乐呵呵的，谁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 味儿 ……

叶 绯 (被感动了，片刻沉重，心酸地拍了拍弟弟)

叶 维 你看看二姐呢，满心以为这回有点门儿，大伙儿空抱 了一阵子希望，得，又完了，你瞧妈妈这样子，血压一 下子高上去了!(忽然又气恼地)也怪，没对象的他 着急，有了的他又不痛快，行了，这回可好，你又回来 了，咱们一家子大团圆吧!……我真闹不懂，好好的 一家子，又不是仇人，干吗过得这么别别扭扭的呢! 哎，大姐，这两天对你怎么样?

叶 绯 不怎么搭理。不过我明白，心是好的，妈妈嘛， …… 可是再也没有比不被理解更让人难受了!

叶 维 昨儿也给我宣判 了：往后不许领你那位摩登女郎再 登家门了!

叶 绯 那是气话，什么事都得有个过程。

叶 维 反正，你们都是知识分子，好样的，我在家里是剔装 货!(忿忿地)我就不服这口气儿，等着瞧，出不了一

年，我给她弄个大经理当当! 叶 绯 (玩笑地)嗬，野心不小啊!

叶 维 野心?我没说出来的野心比这大得多! 〔张伶俐手提一大包食品轻轻走来。

张伶俐 (悄声地)大姐!大姐! 叶 绯 (热情迎上)伶俐!

张伶俐 嘘!(走进屋来，四处怯步窥视)伯母不在?(如释重 负)这下正好!听叶维说伯母病了，我给她送来点营 养 品 。

**叶** **绯** (颇受感动)伶俐，你? … … 你这是何必呢!你自己 交给妈妈吧，妈妈在家。

**张伶俐** (急制止)别，别价!叶维，你交给伯母。 **叶** **维** (迁怒)我不管!

张伶俐 (无可奈何)好，大姐。东西放在这儿!(流露出几分 阴郁)大姐，实话跟您说，这两天我也挺不好受的，自 打听他说伯母病了，心里就更觉得不是滋味儿，我总 寻思，是不是那天因为我来，惹得伯母不痛快，心里 一蹩闷，就病了呢?

叶 绯 (急安慰)伶俐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，妈妈本来身体就不 好，要说心里不痛快，主要是生我的气，跟你一点关

系没有，你可千万别…… 张伶俐 大姐您甭说了!

叶 维 你也是。好事不往自个儿身上揽，揽这份责任干吗! 张伶俐 那天回去跟我妈一说，嘿，又挨了我妈一痛数唠，怪

我自个儿硬要高攀，她说：“门不当，户不对嘛”! 叶 维 (不屑地)什么话呀!

张伶俐 (多情地望着叶维)可谁让我们俩这么难舍难分呢， 我说：“我这也叫量体裁衣。反正我们俩门当户 对!”是吧，叶维?

叶 维 去去!哪儿那么多事儿呀，没想到你这小脑袋瓜里

还那么复杂!

张伶俐 大姐，回头请您转告伯母，请她好好保重!(忽然想 起)对了，您可千万别告诉她是我送来的!

叶绯不，为什么呢。我一定要说， … …伶俐，你真 … … 真 是太善良了!

张伶俐 叶维，我得告诉你一声，下午广告公司又来邀请了，

.明儿个要我到南方参加表演去，大姐您瞧，干我们这 行工作，别看有人瞧不惯，可我们还真受欢迎，真挺 忙活的!(转对叶维命令地)走吧!

叶 维 哪儿去?

张伶俐 不是有两张音乐茶座的票吗?正好，也算给我送行! 叶 维 哟，差点儿忘喽!你等会儿，我去换换衣裳!大姐，

你给我钉扣子的那件衣服呢? 叶 绯 在楼上呢。

**张伶俐** 行啦，大晚上的倒饰什么,谁看你呀!

〔室内传来苏重远的声音：绯绯，有客人来?

〔张伶俐一阵慌乱，叶维急做了个暂停手势，两人匆 匆走上楼去。

**苏重远** (倦怠地走至院内)有人来?

叶 绯 不，是维维。 ……妈妈，是不是吃点东西?(打开食 品)水果，午餐肉罐头，银耳麦乳精，奶油曲奇饼，人 参蜂王精，还有……

**苏重远** (惊异地)这是干什么?我害了什么重病值得这么大 惊小怪?

**叶** **绯** 这是人家对您的一片孝心嘛! **苏重远** (诧异)谁?

**叶** **绯** 伶俐，刚才伶俐来看您了，人家关心您的身体，特地 跑来，可没敢……

**苏重远** (有些受感动，但瞬间又冷静下来，反感地将东西一 推)我不需要!

**叶** **绯** 头晕好点吗，妈妈?

**苏重远** 没什么大病，我自己清楚。(苦恼地感叹着)唉!人 这一生，真有品尝不尽的滋味呀，不走到哪一步，没

有哪一步的体会。在职的时候，幻想过退休以后的 清闲，哪想到工作没有寄托了，操心的内容也不一样 了，儿女们的烦心事每时每刻在折磨你，细想起来， 人这一生就是来还债的，等把债还得差不多了，也就 离八宝山不远了!

叶 绯 您为什么硬给自己强加那么多的债务呢?我们都这 么大了，各走各的路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，这都是 您自找的!

苏重远 不，也许你们做母亲的时候，对孩子能够做到，我们

不行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中国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走 过来的。(心中忽然泛起一丝酸楚) ……我总也忘不 了你爸爸临终前的那番话呀!“以后，这三个小东西 的抚养，教育，成人以后的婚事，我真怕你这付瘦弱 的肩膀，挑不起这么重的负担哪! ……"我再三说让 他放心，放心吧，他这才闭上那双忧虑不安的眼睛 …… (她哽噎地说不下去了)

〔叶绯也激动了，悄悄擦拭泪水。

苏重远 几十年了，我就在这秋千上，把你们三个推大的呀! ……可是，你妹妹，学问成了，婚姻误了；维维呢，从 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幻想过未来的儿媳妇是什么样 子，可今天摆在我面前的，恰恰是我心里最……最厌 恶的姑娘!

叶 绯 妈妈，干吗想那么多呢，走，我陪您散散步去! (挽起母亲走向庭院深处)

〔楼道上张伶俐在侧耳谛听着，此时，她初是惊愕，继 而伤心哭泣。

〔稍顷，叶纭从楼上室内走出，当她走至伶俐身旁时，

倏地一怔。

叶 纭 啊!是你?伶俐? **张伶俐** (掩面抽泣)

叶 纭 伶俐， ……你哭了?为什么? 张伶俐 (转身不语) … …

叶 纭 是不是和维维生气了?

张伶俐 不是，我心里蹩闷的慌 ……

叶 纭 为什么?伶俐?……你说呀!

张伶俐 二姐，您告诉我，什么样的姑娘，是最好的姑娘?

叶 纭 这，这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，每个人的标准、 尺度不同……这 ……

张伶俐 您告诉我，什么样的姑娘，是让人最厌恶的姑娘? 叶 纭 (惶惶地)这……我也说不清楚。

张伶俐 (十分委屈地)二姐，谁不想多读点书，多长点学问? ……我从小还幻想过当科学家，当宇宙飞行员呢，可 哪儿能人人都有那么大的本事?我也没那么高的天 分哪!二姐，我待业好几年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 一个适合自己条件的职业，我总算也有了工作，本来 我还挺自豪的，可是社会上有人说我们轻浮，俗气， 下流，出卖色相，我心里真……后来，遇见了维维， 他不轻视我，可……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伯母会这么 样的瞧不起我，我心里真象用刀扎了一样 ……。

叶 纭 (自责地)伶俐，实在抱歉，我一直埋头自己的工作， 对你关心得太少，太少了，我不知道你心里还埋着这 么多痛苦，……不过，那天妈妈也许是……

**张伶俐** 您别说了，二姐，你们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，为了伯 母，也为了你们家庭和睦，今后，我就不再来了!

**叶** **纭** 不，伶俐，你千万不能这样做，不能。

**张伶俐** 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您也别告诉维维，免得他又跟伯母 拌 嘴 。

叶 维 (从室内走出)走吧!

张伶俐 (拭去泪水，强做笑容)走吧!(挽起叶维，走下楼梯) 〔叶绯与苏重远漫步返回。

叶 绯 妈妈，我不想跟您争论，生活，每时每刻都在起变化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和追求，怎么是您做母亲的 所能左右得了的呢?

苏重远 是呀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好对付，教师难当，家长也 难当，想让他们俯首帖耳听你的?谈何容易!我自 问多年来严于律己，也希望你们个个争气。没想到 当了一辈子教育工作者，到头来对自己的孩子们束 手无策! …… (十分认真地)绯绯，这些天我常常自 责，常常反问自己：我算得上是个好母亲吗?我是不 是在事业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，对你们没尽到责任?

是不是欺骗了自己的家庭，也欺骗了自己? ……

叶 绯 我不同意。您这种自责对自己太不公平啦，妈妈!

不过您的这些想法嘛，也可以说是职业母亲们的一 种普遍心理--母亲的内疚感。我觉得这又是您给 自己强加的过错!怎么说呢，您是既坚强又脆弱，思 想嘛，既是新的，也是旧的!

苏重远 (立生抵触)少动不动就是什么新的，旧的，我们身上 这两部分都是宝贵的，都有保留价值!……新的，旧 的，我顶反感来这一套!

叶 绯 (无奈在)好好好!您别又激动! ……可有些事，也 不能以人们喜欢不喜欢，看的惯看不惯来决定，我无

非是劝您想开些，大家都宽容些，高兴些，别让好心 换来烦恼。(望望上空)天空本来是晴朗的，别人为 地阴云密布!

**苏重远** 嫌我絮叨，是吗?不耐烦了!

叶 绯 没有，真没有!我倒挺愿意象现在这样跟您谈谈心， 这几天您把我干得够呛!

**苏重远** 去，你去把纭纭叫出来!

**叶** **绯** 不合适吧，她一工作起来，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!

**苏重远** 不一定。她心里的苦恼我知道，从前有句老话：“寡 妇门前是非多”,现在呢，又多了一句：“大姑娘门前 是非多”,别看她工作有点成绩，可有些闲言碎语弄 得她心里并不痛快。

叶 绯 其实，何必呢!生活里本来就有那么一些人，为了一 件和他自己毫不相干的事，宁愿花费比做十件善事 还要多的精力和口舌，议论起人家的私事也不嫌累 得慌……事儿妈!管那些呢!

**苏重远** 去。就说我让她出来休息一会儿!

**叶** **绯** (无奈地向室内轻声地)纭纭，可以打搅一下吗?妈 妈找你。(转对母亲)妈妈，吃药的时间到了。

〔叶纭手里握着一支笔从里面走出。 叶 纭 姐姐，今天怎么没出去?

叶 绯 一会儿就走。

叶 纭 (温顺地站到母亲身旁)有事吗，妈妈?

**苏重远** 不是你们那项研究已经有眉目了吗，总该喘喘气，轻 松一会儿嘛!

叶 纭 妈妈，我还有几个数据需要弄得再精确点，等我突破 这最后一个难点，一定陪您好好散散心去，您说好

吗? … …

**苏重远** (想说什么,又迟疑吞吐)纭纭，你……

叶 纭(揉搓着手上的笔，预感到母亲的心事)成果鉴定会 的日期越来越近了，我心里急得很，妈妈，假如您没

什么事，我再去接着干一会儿，行吗? **苏重远** (果断地)不行!又想躲开我是吧?

叶 纭 不，不是……

叶 绯 (看了看表，突然地)呀，我得赶紧走啦! **苏重远** 你又到哪儿去?

叶 绯 和朋友们聊天去，约好的!

**苏重远** (反感地)哪儿那么多朋友，哪儿那么多好聊的?

叶 绯(也反感地)妈妈，您怎么也……我又不是去干坏事!

**苏重远** 好!好!你走!你走!早点回来，别又三更半夜地， (话里有话)绯绯，我的意思，你明白吗?

叶绯(苦笑着点点头)明白，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,明白!明 白!(转身走去)

**苏重远** 坐下，纭纭，你坐下!你一直也没跟我说说，那天接

触的那个人，到底又是怎么个不合适呢? 叶 纭 (吞吐地)妈妈，您别打听了，好吗?

**苏重远** 总该简单跟我说说嘛! **叶** **纭** (不语)

**苏重远** (嗔怨)看，一问起你，你就不耐烦，一次不行，两次又 不行，总是谈不成功，我心里也应该明白明白到底是

怎么回事嘛! **叶** **纭** (不语)

**苏重远** (突然间抱怨地)纭纭，太挑剔了!别再挑了，挑到几 时算一站呢!

叶 纭 (也突然委屈地)妈妈!您 … … 您怎么也这样看我? 只想到我在挑别人，可您怎么不知道别人也在挑我

*呢?*

**苏重远** (十分意外)挑剔你?你有什么可挑的? **叶** **纭** (不语)

**苏重远** (焦灼地)纭纭，在妈妈面前，为什么把你的心封闭得 那么紧呢?原原本本跟我说说嘛!

**叶** **纭** (不语)

**苏重远** (苦恼地)你是变了!性格也变了!以前那点温柔， 那股甜劲儿，越来越不见了，弄得我现在一提起这件 事都有点紧张，难怪人们常说……(不忍启口)常说， 姑娘大了 ……

叶 纭 姑娘大了性格变态，是吗?(忿忿然)对。我承认我 变了，可是您与其责怪我，不如责怪别人强加给我的 精神负担太沉重了，这些负担也包括那些关心我，爱 护我的好心人，其中也包括您，妈妈!

**苏重远** 你错了，你委屈我了，纭纭……

**叶** **纭** 您，还有那些亲戚，朋友们，一回回地把一根根红线 塞进我的手里，每一回我都被这些红线牵着去赴约， 却完全不知道红线的那一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这 么一回又一回地介绍，定时间，约会，问年龄，问职 业，问兴趣爱好，未来生活打算……(越说越沮丧)我 就这么循规蹈矩地没完没了地重复着，做为一个女 人，每一次我的自尊象是受到一次嘲弄，每一回我的 情感受到一次伤害，我，我受够了!

**苏重远** 你不要伤心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你的婚事一天不了，我 这颗母亲的心也一天受着折磨呀!

叶 纭 (抬头望着母亲痛苦的神情)我不明白，人们可以容 忍一些同床异梦的夫妻，可以给那些草率成婚的人 们进行无数次的调解，为什么不能容忍这些迟迟不 结婚的我们呢?(乞求地)妈妈，我有自己的追求，生 活得很充实，有做不完的事，一点也没觉得空虚，您 就安下心来，别总这么……(突然激动失言)别总这 么逼我了!

**苏重远** (委屈地)我逼你?!纭纭你说什么?我逼你? **叶** **纭** 是的，您已经把我逼烦了!

**苏重远** 我是为了你一生的幸福。

**叶** **纭** 我不要您安排的这种幸福，不要! **苏重远** 我是为了你好!

**叶** **纭** 我不需要，我已经想定了，我不结婚了!

**苏重远** (驀地一惊，严厉地)荒唐!你怎么可以有这种可怕 的想法?

**叶** **纭** 没什么可怕的，女人可以独身生活!

**苏重远** 你，你这样做怎么对的起你死去的父亲?! **叶** **纭** 在结婚问题上，女儿对父亲没有什么义务。 **苏重远** 胡说!你居然要过独身生活?

叶 纭 为什么不可以呢?每个人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 式。独身，定了，谁也管不着，您做妈妈的也无权干 涉!(转身悻悻地跑上楼去。

〔失望，委屈，使苏重远陷入凄恻，感伤，她独自徘徊， 怆然泪下。

〔月亮的清辉铺洒着幽静的庭院。她触景生情走向 丈夫遗留下的条幅前，久久凝视。

**苏重远** (喃喃自语)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孩子们也在变，变得

我真难理解他们了 ……此时此刻，我的心好孤独啊 ……叶翔啊，你说的对，我这瘦弱的肩膀，实在是挑 不起儿女们的这付重担了 …… (失声抽泣)。

〔叶纭轻步走来，想挽回刚才对母亲的失礼。苏重远 轻轻推开叶纭，缓步走进室内。

〔叶纭深情地望着母亲的背影，少顷，独自惆怅地倚 在花坛下，闭目遐思。

〔秦征从外面走来。当他发现叶纭之后，没有立即惊 动她，默默地站在她的身旁，深情伫立。

〔几片树叶打落在叶纭脸上，当她发现秦征时，倏地 一惊。

叶 纭 秦征，你怎么来了?

秦 征 我知道我来会打扰你，可我又觉得打扰一下也许对 你有好处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?

叶 纭 坐吧， ……真难呐，还是为了那几个要命的数据翻来 复去折腾，有时候真觉得干不下去，真不想干了!

秦 征 不想干了?谁相信，除非你不是你! 叶 纭 真的。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!

秦 征 (一种挑战的口气)我可从来不想打退堂鼓，相信 一 句话：好事多磨!……在一切事情上 ……

叶 纭 (感叹地)唉!想干点事，可既有强大的动力在支撑， 也有不小的阻力在困扰，一天到晚做着自我抵销，为 了争取点时间，有时候真想把耳朵堵上，把眼睛蒙起 来，求得一个心静!

秦 征 (矜持地微笑)哼，把耳朵堵上，把眼睛蒙起来，这句

话，我看你倒是把自己描绘得非常准确。 叶 纭 (有些诧异)什么意思?

秦 征 (急忙掩饰)没有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不过，我总觉得别 看你表面上清高，实际上很多方面……你很软弱!

叶 纭 软弱?很多方面?你指的什么? 秦 征 (含蓄地一笑)不，没有指什么。

叶 纭 小秦，怎么忽然叫我对你有点捉摸不透啦?

秦 征 (感到自己的失言，立即严肃起来)是吗?不，没什 么,我只是想劝你，我们的环境还不理想，哪个有志 者的肩上不压着几块沉重的负担?除非不干事，干 出成果了，各种非议也就跟着来了，何必管那些呢!

(兴奋地打开书包)有信心!信心! 叶 纭 (立即兴奋起来)你有新的发现?

**秦** **征** 当然。这些天终于找来这些难得的资料，证明沿着

你的设想走下去，完全有把握! 叶 纭 (激动地)太好了，马上告诉我!

秦 征 (收起资料)不，就是想让你缓一口气，可以缓一口气 了，要么何必这么着急跑来告诉你呢!

叶 纭 (十分感动)谢谢你!秦征，你太好了，我一直把你当 做我最好的朋友，也经常幻想着这么一种人与人的 关系：当人们面面相视的时候，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 的是信任、支持，而不是冷漠和猜忌。几个月以前， 假如我不是在那些闲言碎语面前屈服了，在那位专 家帮助下继续干下去，也许早已经完成，用不着再花 这么大的力气。(喟然长叹)真不懂，我最烦的是在 很多困难当中，我没有结婚也成了一条障碍了……

**秦** **征** (忿忿地)应当衊视一些闲话， 一个人如果单为别人 的议论活着，那么,每个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人淹死!

叶 纭 是的，这大概就是我的软弱吧!

〔忽然，秦征不安地站起来，揉搓着双手，时而窘迫不 安，时而欲言又止。

**叶** **纭** (有些诧异)怎么啦?是不是把你的话题打断了?

**秦** **征** 不，不，可你……我想问你，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你 总是这么冷漠呢?

叶 纭 (淡然一笑)为了堵住别人的嘴，随便凑合一个?

**秦** **征** 当然不是。你……要求太高了，按照你幻想的模式 去找吧!

叶 纭 不，那是别人的误解，我什么模式也没有，只幻想心

灵上的相通，精神上的和谐。

秦 征 这种人在你生活里难道没有吗? 叶 纭 起码，暂时还没有发现。

秦 征 (一种失望的感情和男性的自尊，使他突然激动起 来，转身欲出，又自觉不当，立即停住)

叶 纭 你坐下!……谢谢你的关心，秦征，不过在这个事情 上，我真有点象契诃夫笔下那个疲倦贪睡的女孩儿， 打不起精神来了，咱们谈点别的好吗?

秦 征 (矛盾着)好，不，(极力镇定着自己)你的想法不对， 我认为，沿着奋斗者的足迹，人们找到的不该是一个 事业上的畸形儿，应该是一个创造生活的强者。所 以，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你探讨探讨!

叶 纭 我知道你的关心是真诚的，可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 么一批人，让我们在事业和生活上找到了更高的追 求，我不愿意勉强自己，你说呢?

秦 征 (神情严肃地)可是难道你们自己身上就没有弱点 吗?

叶 纭 弱点?你指的什么?

秦 征 有些女同志，过分孤高，说自己不重金钱重才华，不 重物质重精神，她们自以为很超脱了，可难道这种追 求里面不包含她们心理上的依赖性吗?

叶 纭 (面对一种从来不曾听过的指责，倒使她产生了兴 致)依赖性?我倒有点不理解你的意思了!

秦 征 我知道，你心目中那个偶像，一定要在各方面超过 你，从他身上使你得到支撑的力量，假如你觉得不如 你的人，你当然是绝对看不上；假如这种人出现在你 的面前，他的感情你也绝对发现不了……

叶 纭 (惶惶地感觉到了些什么,但又立即否定)……不，我 不大明白，不大明白你的意思，……

秦 征 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支撑自己呢?进一步 说，又为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撑他人呢? 说清楚点吧，为什么一定要男高女低，男强女弱呢?

叶 纭 (惊愕的目光望着他) ……没想到你这位寡言者今天 突然发表这么多议论!不过这一番话倒确实叫我感 到新鲜，仅仅是新鲜!

秦 征 (严肃中夹杂着气忿)眼睛总往上看，打个比方吧，你 自己的成就已经到达宝塔的上端了，再往上看，只剩 下宝塔尖儿了，你去寻找吧，宝塔尖儿上再往上看， 那里倒有一个：月球上的吴刚!(不知一种什么心 情，激动中带着焦灼，猛地背过身去，朝着天空一声 长叹)唉!

叶 纭 (轻轻走至他的身旁)怎么?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!

秦 征 (猛然转过身来)比方说，你想没想过找我这样的人 做你的丈夫?

叶 纭 (蓦地 一 惊)秦征!(目光转为严肃和冷峻)莫名其

妙!

秦 征 突然吗?你一定奇怪，秦征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，可我 为什么不会有这种想法?为什么没有权力产生这种

想法?秦征今天不如你，未必将来永远不如你! 叶 纭 我确信不疑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

秦 征 (深情、恳切地)别再十叩柴门九不开了!

叶 纭 (感到象是受了亵渎，也猛地转过身去)谢谢你的怜

悯!高尚的怜悯! 秦 征 不，绝不是!

叶 纭 绝对是。我不需要，秦征，对不起，请你走吧! 〔秦征急走到门旁，又停步返身向叶纭走来。

秦 征 不!请允许我把话说完!(感受着一种强烈的爱的 压抑和苦痛)人是有理智的，既能唤起感情，也能抑 制感情，我被你唤起的感情，已经抑制得够长的了!

叶 纭 (悻悻地)这不可能，不可能!……秦征，你也不可 能，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怜悯，不 需要!谢谢你的好意。

秦 征 你觉得突然，是因为我不愿意表露，我知道应该怎么 样去表露，可我不愿意。(深沉地，象是在自语)说到 偶像，谁心目中没有偶像呢，我也有，可是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起，我心目中的偶像早和现实中的你联在 一起了……

叶 纭 (烦躁地打断)不要再说了，不可能，我也不会相信! 秦 征 (难以控制的自尊，也焦躁起来)不相信?那或许是

你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情!我敢!你能否认你我之间 有着一种难得的默契和真诚的友谊吗?

叶 纭 不否认，可那完全是另一回事!

秦 征 (沉重地)……我渴望过，怯懦过，但是我相信世界上 再也没有别人象我这样理解你、剖析你了，甚至包括 你自己!

叶 纭 太自信了!可我不相信! ……几天以前的晚上，对 我的这个事情，你表现出的那种关切，甚至冒着雨去 陪我，怎么可能……不，不!

秦 征 你指的是你和别人的约会吗?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 应该那样做，只能那样做，(万分委屈)我没有想故做

崇高，更无意向你讨好! …… 叶 纭 好了，别再说了!

秦 征 (近于愤怒)好，好吧，如果你硬要往别处去想，那不 只是对我的误解，而且是对我的贬低!(忿忿地)对 我人格的贬低!

〔秦征转身匆匆离去。

〔叶纭转过身来，奔向前去，凝视着秦征远去的背影， 伫立良久。

〔她返转身来，若有所失。

〔她在恼恨?她在歉疚?她在激动?她在思索? 〔一缕朦胧的光束，照在她的脸上。

**——灯暗，幕落**

**第** **四** **幕**

〔 中 秋 节 。

〔已是夜色降临的时候，暮霭掩映，淡黄色的圆月斜 挂在清冷的天际，一个倩影在独自徘徊，这是叶绯。 她一反平时奔放乐观的神情，忧郁沉思，少顷，她倚 在一个什么地方，再次拿起那本厚厚的通讯录，无精 打采地翻阅着，接着，沮丧地一扔。

〔叶纭从外面走来，一种沸腾着的情怀，使她比以往 显得年轻，更富青春的朝气。

叶 纭 姐姐，姐姐!

叶 绯 ( 迟 钝 地 ) 纭 纭 !

叶 纭 今天这么清闲，一个人在这儿等着赏月哪? 叶 绯 (一声深沉的长叹)唉!

叶 纭 (玩笑地模仿她)唉!对风长叹，对月长吁呀，怎么 啦?乐天派也有这种时候?没去找朋友们聊聊天?

叶 绯 找谁聊天去!刚才翻遍了那么厚的一本通讯录，打 了十几个电话，硬是找不着一个可以去聊天的人家! 有的和男朋友公园赏月去了；有的女朋友家请去过 节；有的陪着妻儿老小在吃团圆饭，这种日子口儿谁 会欢迎一个外人去插上一杠子呢!

叶 纭 (深深体量着姐姐的心情)姐姐，有点孤独感，是吗?

没关系，我陪着你! 叶 绯 别，用不着!

叶 纭 (象是玩笑)姐姐，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有 时候还想他?

叶 绯 干吗有时候?是常常想。 叶 纭 (意外地)噢?

叶绯你觉得奇怪吗?一个人的感情，不可能象录音磁带 那样，一洗就什么也不存在了。

叶 纭 我知道你并不恨他，他也并不恨你，只是没法一块生 活，对吗?……姐姐，一个人生活，到底觉得寂寞，是 吗?

叶绯是呀，寂寞，寂寞常常是一种渴望。纭纭你说，女人 的天性是什么?

叶纭(一怔)呀，问题太大也太抽象了，你有什么新发现 吗?

叶绯 嗯，渴望家庭，渴望家庭也是女人的天性， ……妈妈 指责我，想结婚也是你，闹离婚也是你，说的也对

叶 纭 恐怕妈妈现在还不知道，离婚以后仍然痛苦的还是 你 。

叶 绯 人，就是这么个矛盾体，有什么办法呢，因为他限制 了我另一部分天性，渴望自由的天性，所以，离，也只 能如此!

叶 纭 姐姐，你说是不是象你我这种人，思想太复杂了?

叶 绯 当然，想得越多，苦恼越大，所以有时候我倒非常美

慕咱们那位未婚弟妹张伶俐，你看她和维维生活得

多有意思!(感叹地)唉!所以跟我的一些女朋友们 聊天，她们也常说，女人是既要强，又怕强，强不得， 弱不得，好象站在悬空的钢丝上，需要小心翼翼，左 顾右盼，要么,就得准备着付出点代价!……所以， 我对你嘛，纭纭，深表同情，真正理解你的人太少了

叶 纭 (勾起自己的心事，突然激动地徘徊着)

叶 绯 至于我嘛，我也想反省反省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，可 是至今还没想清楚。……咳，(又开朗起来)我看还 是鲁迅先生最理解我们：“女人有母性，有女儿性，而 无妻性，妻性是逼出来的。”纭纭，我可能是还没被逼 出来?也许这就是我性格中的缺陷?你说呢?

叶 纭 (有些心不在焉)啊，依我看，那恐怕是当初没有找到 真正的知音者!

叶 绯 我不承认!知音者也会变的，今天是知音，你能保证 他明天还是知音?永远是知音?

叶 纭 (十分认真地)噢?姐姐，知音也会变? ……

叶 绯 (忽然感到歉疚)哎呀，糟糕!我可能说的太玄了，可

千万别把你给吓住!会吗?不会吧，纭纭?

叶 纭 (陷入遐想)啊?啊，对 ……

叶 绯 (感到妹妹有些异样)你想什么哪? 叶 纭 没有，没有哇，你说我会想什么呢?

叶 绯 (目光犀利地)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，你恍惚不定，反 正不是在想你的那个设计!(试探地)纭纭，能不能 告诉姐姐，你苦苦等待的那个人，到底是什么样的， 脑子里具体吗?

叶 纭 说不清楚。不过，现在好象稍稍清醒一些，(激动而

又神秘地)姐姐，我总希望能遇到一个能把我镇住的 人，现在，好象遇到了!

叶 绯 真的!(惊喜地突然抱住妹妹)那可太叫人高兴了， 快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已经相爱了?

叶 纭 谈不上，远远谈不上，不过，……反正，这些天思绪乱 得很，连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叶 绯 (狡黠地笑着)哼，说不清楚，我一听就能清楚，这就 是爱情的朦胧阶段。纭纭，能不能告诉我他是谁呢?

叶 纭 告诉我，姐姐，比如说有一个人，我们是朋友，应该说 还是非常谈得来，非常理解的好朋友，可是因为某种 心理障碍，让我从来就没想过可以再向前跨进一步， 后来……

叶 绯 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向你求爱了?

叶 纭 不是，他突然对我来了一通严肃的批评，尖苛地指责



叶 绯 (又打断)于是一通批评指责倒让你动心了? 叶 纭 不，引起了我的思考。

叶 绯 (紧逼)思考以后，你发现自己爱上他了?

叶 纭 (羞涩)哎?你干吗呀，姐姐，瞧你这付神气，倒象是 个审判的法官!

叶 绯 (得意地判断着)嗯，爱情并不完全充满着柔情蜜意， 有时候恰恰通过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，不过我可以 这样跟你说，友谊，从来是连接爱情的最好基点!

(神秘地)可以让姐姐先认识认识吗? 叶 纭 你见过。

叶 绯 (更加惊异，猜测着)我见过?啊?

叶 纭 (忽然又忧郁起来)不过，现在变得非常陌生，很可能

从那天起，也就算过去了，再也不会谈起这些事了! 叶 绯 为什么?

叶 纭 我伤了他的自尊! 叶 绯 不可以挽回吗?

叶 纭 (惆怅地)很难，我太了解他了!

〔外面传来叶维的声音：“你……你回去!我……我 没事儿!”

〔张伶俐搀扶着叶维从外面走来。

张伶俐 (有些慌乱地)大姐，二姐!(将叶维扶在一张椅子 上 )

叶 绯 (急上前)怎么啦，维维? 叶 维 (神智恍惚)没……没事! 叶 纭 伶俐，他是不是病了?

张伶俐 (吞吐地)不是，噢，是。反正他不舒服，刚才摇摇晃 晃，脸色儿苍白，可把我吓坏了!

**叶** **纭** (惊慌地)怎么突然这么厉害!(对叶绯)妈妈在吗? **张伶俐** (急制止)可别惊动伯母，快把他扶到床上睡会儿也

许就缓过来了，他没病，他是……

叶 维 (昏昏然，却厉声厉色)别!别多嘴! **叶** **纭** (朝着室内喊)妈妈，您出来一下!

**张伶俐** 哟，那，我得走了!

叶 绯 伶俐，不能走，今天过节，妈妈把中秋晚餐都准备好 了，说什么也要在一块儿聚一聚，不许走!

张伶俐 不，大姐，我们那边也正在聚会呢! 叶 纭 不行，伶俐绝对不许走!

**张伶俐** 不行，二姐，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，我不来了，可我又 不能不送他回来呀!(走到叶维身边)叶维，叶维，你

觉得好点吗?哎呀维维，你倒是快醒呀!(焦急的摇 晃他的双肩)你听见我说话了吗?

叶 维 去!(猛地将张伶俐一推) 叶 纭 怎么突然病的这么严重?

**张伶俐** 大姐，二姐，我把他交给您们照应了。

叶 纭 你别走!(拽了伶俐一下，正好苏重远从外面走来， 与伶俐撞个满怀)

**苏重远** (打量着她的一身夜礼服，感到惊异) **张伶俐** (颇不自在地)伯母，您身体好些吗?

**苏重远** 啊……来了……,(对叶纭)这倒底是怎么回事?

**叶** **纭** 妈妈，弟弟病了，伶俐把他送回来了，您看，挺严重的 呢 !

**苏重远** 维维，你觉得怎么不舒服? **叶** **维** (摆手不语)

**苏重远** (侧目询问伶俐)他怎么了?

**张伶俐** 是，他本来是好好的，可，可谁想到……(慌乱)哎呀 伯母……他是……哎呀，伯母，他也许是……哎呀， 我也说不清楚，谁知他怎么就……

苏重远 (抚摸儿子的头，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鼻而来，她的疼 爱立即化为怒火)你?!什么病!他喝醉了!(对伶 俐)他喝酒了?

张伶俐 嗯，伯母，您可千万别动气，这也不能全怪他，是这么 回事，刚才公司开庆祝会，一群哥儿们在馆子里把他 给灌醉了。

苏重远 (抑制不住怒火)哼!哥儿们， 一群哥儿们!学吸烟， 学喝酒，坏习气你学全了，大概是在外面出够了洋相 回来了!堕落!堕落呀!维维!

叶 纭 妈妈，别这样，来，伶俐，咱们扶他进去躺躺。

**张伶俐** 走吧!(埋怨地)我 一个劲儿地说：“别喝了，别喝 了!”可硬要逞能，我就知道非惹伯母生气不可!

叶 维 (粗暴地甩开伶俐)少……少废话!你走，你走!

**张伶俐** (一怔，继而委屈地)走就走!

**苏重远** ( 严厉地)别撒酒疯了!伶俐，别理他，你坐!…… 哼，大过节的也不着家，又跑到饭馆去耍威风，摆气

派去!(气愤地)你……你让我痛苦哇，维维! 〔母亲的愤怒，倒使叶维醒过酒来。

叶维(甩开别人的搀扶，执拗地返回，又坐在椅子上，喃喃 自语)看不上我!瞧不起我!你痛苦?谁心里没有 痛苦?我耍威风?我摆气派?(昏昏沉沉，半醒半 醉)我只有在馆子里大把大把扔票子的时候才觉着 威风，才觉着气派，“哎，师傅，上什么菜?”"什么好上 什么!”“几道菜?”“越多越好!”吃不了我情愿看着， 喝不了我临走扔下，我叫那些吃一菜一汤的人们瞧 着眼馋，叫服务员们跑前跑后从我手里赚大钱，…… 只有这时候我才觉着自个儿气派!(阴郁地)可我心 里明白，人们路过饭桌的时候斜着眼儿来一句：“倒 儿爷，钱儿来得容易，会坑人嘛!”我坑人?我的良心 不能随着商品一块卖喽!……外边人瞧不起，在家 里我是剔装货!骂我堕落，我堕落?我从小你管过 我多少?你在我身上用过几分心思? … … (一 阵头 昏，说不下去了)

苏重远 (情感受到震动，沉重地)唉!恨铁不成钢呀!(掏出 手帕擦拭泪水，走到叶维身边，爱怜地为他拭去额头 的汗珠)纭纭，快去给他倒点冷桔子水!

〔叶纭将一杯冷桔汁送到叶维手里。

叶 维(忽然精神振作)哎，我得说清楚点儿，您可别觉着我 瞧不起自个儿啊，没有!绝对没有!(指着叶绯)你 们成材，你们光荣，你们是武老二会打虎，我是武大 郎卖烧饼， ……笑什么?我就是这材料，不比谁低一 等……

叶 绯 当然，当然。快别说了，进屋休息，好吗? 叶 维好，好，休息，休息。

叶 绯 哎，你上哪儿去?

叶 维 别管我，我要攀高峰，攀高峰!(哼着小曲走上楼去)

妈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您儿子不含糊，我们正开筹备大 会呢，(自豪地)一个新的贸易公司的经理，等着您儿 子领衔上任呢!

叶 绯 伶俐，他说的是真的? 张伶俐 是，真的。

叶绯(惊喜)不简单嘛，你的野心终于实现啦!

叶 维 (得意地)小意思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我没说出来的 野心比这大得多!(转对母亲)妈，放心，您儿子这两 个眼睛，总盯着跑在我前面的人，我非要在强者面前 比试比试!(向张伶俐一挥手)快走吧，公司外交部 长!告诉他们，我说话就到。

**苏重远** 你干吗要撵她走?

**叶** **纭** 你们公司还设外交部? **张伶俐** 您听他的呢。

叶 维 营业部副主任，包趸包销，权力大着呢!(踉跄走进 室内)

叶 纭 哎呀，他跑到我们屋去了，别吐我们一床!(追下)

**叶** **绯** (拍着伶俐的肩膀)行啊，副主任同志，外加时装表演 艺术家 。

张伶俐 您别说了，大姐。(对苏重远)伯母，您老消消气，好 容易病刚好点儿，可别气上加气，再把您身子气坏 喽，我知道您全是一片好心，可我们……我跟您掏心 窝子这么说吧，其实，我也挺美慕人家大姐二姐的， 人家多有才能呀，可是不成啊，祖坟上没有那棵草 儿，我没长那个脑袋!

叶 绯 不对，伶俐，什么叫才能，我认为从广义上讲，一个人 只要能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这特长就是自己的才能，我 们有什么了不起，你的特长我们想学还不一定具备 条件呢!

**张伶俐** 大姐可真会说话，真会安慰人。

叶 绯 本来嘛，如果光有什么科学家、硕士博士，这个社会 就不能生存。你说是吗?

**张伶俐** (天真地)是，您说得也是。瞧!你们一开口就这么 一套一套的，我往哪儿摆呀!

叶 绯 瞧!又来了。

张伶俐 行!大姐，我听您的，努力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吧。伯 母，我走了。

叶 绯 哎，伶俐，以后我们要想美化美化生活，可要找你走 后门儿去呀!

张伶俐 没的说，往后您想用点什么衬衣，外套，毛衣夹克，皮 鞋头巾什么的，保管款式新颖，时髦大方，领导服装

新潮流嘛!包在我身上了。回头见，伯母! (走向门外)bye—bye!

叶 绯 (追上)哎，伶俐，一会儿回来啊，不管多晚都得回来!

(转对母亲)妈妈，快，您自己请请呀!……妈妈，这 个儿媳妇有什么不好，乖乖的，甜甜的。

**苏重远** 我也没说她有什么不好，可维维为什么偏偏喜欢这 样的……

叶 绯 哎呀妈妈，您就 ……

苏重远 好了，好了，我看，咱们谁也别想说服谁，好多事情 我拿你们没办法，你们也没法改变我，我有自己的好 恶，你们总不能勉强我喜欢什么,厌恶什么吧!

〔叶绯一转身，看到秦征出现在门口。 叶 绯 秦征来了，欢迎!欢迎!(喊)纭纭! 秦 征 伯母，打扰了，过节好!大姐过节好!

〔叶纭愣住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〔叶绯观察着妹妹，顷刻间有所醒悟。

叶 绯 噢? … … 也许? … …啊，秦征，你们谈，你们谈!妈 妈，让他们接着攻那项尖端科学吧!(拉着母亲走 去)

〔秦征站定，他心境坦然，两人相视无语。

〔皓月已升上中天， 一阵晚风吹拂着四周的枝叶飒飒 作响。

叶 纭 好象有点凉了，到里面坐吧! 秦 征 ( 诚恳地)还生我的气吗?

叶 纭 (淡淡地)怎么会呢!

秦 征 我很后悔，担心我那天一时的鲁莽，毁掉我们好不容 易培植起来的友谊!(乞望着答复)假如你真的不再 生气，那么,我现在就可以走了， ……真的不再生气 了吗?

叶 纭 (纷乱中轻轻点了点头)

秦 征 (迟疑有顷，转身走去)

叶 纭 (急迫地，但又缓缓地)假如……假如没有什么急事， 能不能稍稍呆一会儿呢?

〔秦征站定，俩人都显得那么矜持、拘谨。

秦 征 也想借用你的说法，这该不是什么怜悯，高尚的怜 悯?

叶 纭 那天你的一番话，当时很叫我吃惊，不过细想起来， 你的批评也很有道理!

秦 征 (感到意外，更加内疚)不，不!

叶 纭 当然，你的批评只对了一半!对于这对的一半，我很 感谢你。

秦 征 (不知她是反话，还是真情)感谢?

叶 纭 感谢你让我发现了自己，发现了自己长时间以来连 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的心理障碍。

秦 征 (沉重地)不，我那天实在太不冷静，咳，我怎么会一

时冲动说出那么一番话来呢! …… 叶 纭 (惶惶地)一时冲动?

秦 征 ……我一向自认为对你是最理解的了，平时人们很 多议论实在不公平，在这方面你有很多烦恼和压抑， 其实，我都知道……

叶 纭 看来，你确实是理解我，所以我想对你说点真心话， 人们看到我们这些人有了点知识，得到了个学位，都 会挑起大拇指头夸我们有出息，有作为，可是当我们 由于得到这块牌子而失去找对象的机会，人们又会 反过来指责我们太挑剔，眼光太高，以为我们准是些

不食人间烟火的古怪人，其实…… 秦 征 其实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

叶 纭 这些年，我也结识过一些人，可常常是很快地走近 了，又很快地分开了，他们一知道我的情况，客客气 气地恭维一句：“不敢高攀”!从此，也就算结束了。 (一丝无可奈何地苦笑)哼!人们大概不会去指责他 们太挑剔吧!说实话，这种压抑心情就连最关心我 的妈妈也未必完全理解，社会上有不少好心的红娘 不辞辛苦地为我牵线做媒人，可当我从对方怀疑的 眼睛里，看到的是：象你这种人有没有一般女性的温 柔贤慧?能不能为别人提供家庭服务?……结果 是，只能把你淡灰色的心境再加上一层深灰色的油 彩……怎么说呢……

**秦** **征** (越加谴责自己)是的，所以我更觉得那天对你的一 通指责是多么没有道理!

叶 纭 (真诚地)不，秦征，你的批评引起我的深思，是的，我

也确实有自己的弱点……带有传统性的弱点! **秦** **征** 那么,你真的原谅我了?

叶 纭 (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，激动的热血从心底直到绯红 的双颊。她突然躲开视线，起身仰望天空的星月，沉 思不语)

秦 征 (惊异地看着她，似乎意识到些什么)当然，你自己成 就已经很高了，要求别人也高，这本来是很自然很合 理的事，所以……

叶 纭 (打断)不要再说了，不管是谁，寻找的都应该是真正 的知音!

秦 征 (充满希冀地试探)那么,你会宽恕我那天的鲁莽? 不会从此再也……

叶 纭 我很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发现了自己!……以往，我

完全以为自己已经陷入了爱情的死角，爱情的光，不 会再照在我的身上了!(转过身来)感谢你，我的朋 友!感谢你那天对我的剖析!

秦 征 (茫茫地难以揣测她的心境)感谢?朋友? 叶 纭 友谊，从来是连接爱情的最好基点!

〔秦征愣住了。皎洁的月光洒在他的脸上。

〔大概是什么地方播放音乐，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,深 沉悠扬的旋律在月光中荡漾。

叶 纭 (倚在一棵树下)啊，今天的月色真好啊……假如有 一天我们真的……你不觉得对你有什么遗憾吗?

秦 征 (不加思索地)有。

叶 纭 (意外)有?什么呢? 秦 征 我不如你!

叶 纭 不，不，我指的是按照一般习惯，你应该选择一位更 小、更活泼、更……

秦 征 我不愿意你把我放在别人的天平上，用统 一 的砝码

 去平衡!(腼腆地连连摇头)有什么办法呢，我更喜

欢成熟的女性!

〔他们的拘谨感消失了，回复了和谐的友情。

叶 纭 成熟?其实很久以来，我倒觉得你比我更成熟，在很 多事情上让我刮目相看，早已经成为我工作里、生活 里，不可缺少的……

秦 征 (紧接)学生，助手!(表现出一种少有的调皮神态) 谢谢你!不过，我又想借用你一句话：假如有一天真 的， ……你可要做点准备，准备迎接另一种闲言碎 语，有人会讲：“叶纭眼光高吗?挑来捡去，最后找了 个他!”

叶 纭 (也风趣地)同样，你也会被人议论：“瞧，秦征野心不

小，敢高攀他的老师!” 〔两人会心地笑了。

〔里面传来叶绯的声音：“妈，妈，我去看看维维。” **苏重远** 我也去。

**秦** **征** (对叶纭)我走了。 **叶** **纭** 也好，明天见!

**秦** **征** 伯母，叶绯大姐，我告辞了!

**苏重远** 小秦，那天晚上叶纭去约会，多亏你冒着雨去接她，

我还没谢你呢。

**叶** **纭** 妈妈，我还有点事，出去一下。(匆匆走进室内) **苏重远** ((命令地)有什么事明天办，今天休息!

**叶** **绯** 别，妈妈，让纭纭去吧，她确实有事。(狡黠地笑着)

您非常关心的事!

**苏重远** (惶惑地)什么? … … 莫非? …… 叶 绯 可能吧!

〔苏重远蓦地一惊，急向前奔去，她猝不及想，不是喜 悦，也不是反感，只是震惊。

〔叶纭走出。

**苏重远** (惊奇的目光凝视着她)纭纭，你?

**叶** **纭** (温柔地)妈妈，我去送送他，很快就回来，可以吗?

**苏重远** 这 … … 不可能吗?纭纭，你真把我搞糊涂了! … …

你不是说过，你跟他不可能，永远也不可能吗?

叶 纭 我说过，的确那样想过，可是 …… (含蓄地一笑)一切 都在变，包括自己，谁能把未来的生活预先支付给人 们呢!妈妈，我去了!(匆匆走去)

**苏重远** 嗯，嗯。(目送她的背影，思索着)

叶 绯 妈妈，您高兴吗?

**苏重远** ( 惶惶然)太突然了!… … 绯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 ……你觉得小秦能够让她真正觉着满意吗?

叶 绯 自己的事情，只有自已最有权力做出判断。可是谁 能不说他们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飞跃呢!妈妈，这回 您应该安心啦。

苏重远 (思绪纷繁，慢慢坐下)安心?绯绯，操不完的心哪， 现在你又成了我最大的心事了!(抱怨地)我早说 过，总有一天你要后悔!

叶 绯 后悔?绝对没有的事! ……也许将来有一天我真的 后悔了，可除非那个时候的我，已经不是今天的我 了，我想寻找一条完美的人生之路，可是现在还没找 到，生活里充满了未知数，您允许我去自我完善吧， 妈妈!

苏重远 … …多少事情让我眼花缭乱，你们也一个个的突然

袭击，弄得我晕头转向，招架不住，指挥不灵，我对你 们真是品评无策，褒贬无辞呀!(象是在自语)是呀， 老的对小的有很多的不理解，小的对老的也有很多 的看不惯，可是我们对你们的看不惯越来越变得无 足轻重；你们对我们的看不惯，总会这么延续下去! 看来，人这一生，就是因惑的几十年哪!

**叶** **绯** 困惑，正是在求索。对吗，妈妈?

**苏重远** 绯绯，我愿意一个人好好想想!

〔叶绯轻轻走下。

〔舞台上的树叶呈现一片橙红，夜空暗蓝深遂，明月 当头，繁星闪烁。

**苏重远** (仰望着皎洁的夜空，感叹着，思索着)

今夜月明人尽望， 不知秋思在谁家。

〔星闪月移，浮云疾速游动。

〔片片红叶，轻轻地飘落着 ……

**—** **—** **幕徐徐落**